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精选



写在前边的话

我国古代短篇通俗小说产生较早，数量也颇为丰富。它主要包括宋、元时的“话本”和明、清间的“拟话本”。所谓“话本”，就是当时艺人们讲故事（即“说话”）的底本，现在保存下来的，约40种左右。所谓“拟话本”，则是明、清时文人们仿效话本形式所写的通俗小说，冯梦龙的“三言”（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）和凌蒙初的“二拍”（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），收集了大部分这类作品，约近200篇，其他还有《照世杯》、《石点头》、《三刻拍案惊奇》等所收40余种。

在这众多的篇章中，有许多内容不错、故事也很生动的作品，它们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遗产，值得介绍给今天的少年儿童阅读。作为尝试，我从“三言”中选了10篇，进行改写，使其情节更集中，语言更接近现代口语，并对一些难认的字加了注音。在改写中，对原作中一些封建迷信及不健康的描写，均作了修改或删削。如《互敬爱义子胜亲生》一篇，原作题为《刘小官雌雄兄弟》，是讲刘公一心行善，积了阴德，上天才给了他两个好义子的，宣扬了善恶报应思想。改写时，我则突出了刘公心地善良和这一家互相敬爱的美好品德。《云门穴李清遇神仙》一篇，删除了李清因虔诚信佛才得遇神仙的描写，而把它改写成一篇颇为有趣的神话故事。《李太白恃才傲权贵》原题为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，文中有许多地方表现了对少数民族的轻蔑，改写时删除了那些侮辱性的词语，并加强了李白反抗权贵的品格。我想，这样改，会更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。

从内容看，这10篇作品可分为三个方面：

1. 名人传说故事，如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》、《齐晏婴二桃杀三士》以及有关李白、王安石、苏东坡的传说等。这些作品虽然写了历史人物，但故事多是虚构的，我们不要把它当做历史传记来读。比如，苏东坡由湖州贬到黄州，是因为被人诬控为写诗讽刺了皇上，并不是王安石把他贬去的，而且那时王安石早已不是宰相、没有大权了。

2. 神仙、侠客扶助善良，惩除奸人恶霸的故事，如《除恶霸花仙助秋公》、《李畿尉旅馆遇侠客》、《惩赃官玉马奋神威》等。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揭露了统治者的专横贪婪，鞭撻了邪恶势力，表达了人民的愿望、理想和要求。

3. 颂扬了正直善良、乐于助人的美好品德和人的聪明才智，如《互敬爱义子胜亲生》、《云门穴李清遇神仙》、《苏小妹月夜考新郎》等。

这些作品少年读者会喜欢的。他们读后，既能从中得到乐趣，获得艺术上的美感，又能增长一些文学方面的知识，提高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鉴赏力，并可通过作品，认识当时的社会。假若真能如此的话，改写者也就如愿以偿了。

吴庆先 1992年10月于沈阳

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精选

俞伯牙摔琴谢知音

春秋时，有一人姓俞名瑞，字伯牙，楚国郢（yǐng）都人。这俞伯牙虽然是楚人，却在晋国做了上大夫的高官。

一次，他奉晋国国主之命，出使到楚国去。伯牙带着随从，乘车经陆路来到郢都。朝见楚王后，楚王见他是个很有才艺的人，对他十分敬重，特设宴款待。郢都是伯牙出生的地方，宴后，楚王派人陪同伯牙游览了郢都。在楚期间，伯牙又去祭扫了祖坟，会见了一些亲戚朋友。

办完了公事，伯牙也不敢在楚久留，住了几天后，便拜辞楚王，准备返回晋国。楚王赠送他不少黄金、彩缎，又送给他一辆华丽的马车，让他乘坐回国。伯牙离开楚国十二年了，很想绕路乘船打水路回去，好观赏一下故国的山水，因此编了一个谎儿，对楚王说：“臣身体不舒服，患了点儿病，乘车太劳累，请大王借我一只船。臣乘船回去，路上还可以吃药治病。”楚王同意了，命令水军调拨两只大船，一正一副。正船由晋国使臣伯牙乘坐，副船安顿仆从和行李。这两只船都结实华美，舱内床上，张挂着彩色锦帐，干净整洁。

在江边码头上，伯牙和前来送行的楚国群臣告别后，张起风帆出发了。他是个风流才子，一路上望着名山胜水，两岸风光，心情非常高兴。这一天，来到汉阳江口，正是八月十五。中秋之夜，正是人们赏月的时候，哪知却风狂浪涌，下起瓢泼大雨来。船无法前进，只好停泊在山崖下边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雨渐渐停了。这时，风平浪静，天空中现出一轮明月来。雨后的月夜，整个山川，更加宁静、清新。伯牙坐在舱中，望着江上月色，一片银辉，心绪也受到感染，便叫童子点香，说：“这样美的月夜，正好弹琴。”

童子在香炉内焚好香，又把琴囊捧来，放在桌上。伯牙打开琴囊，取出琴，调弦转轸（zhǎn），弹出一首曲子。这曲子还未弹完，突然嘣的一声响，琴弦断了一根。伯牙很是惊异，叫童子到船头去问掌船的，这船停靠在什么地方。童子出去一会儿，回来禀告道：“因遇风雨，船临时停泊在山脚下，附近没有人家，不知是什么地方。”

伯牙心想：“这一定是荒山野外了。若是在城市或者村庄，或许有聪明好学的人，偷听我弹琴，所以琴声忽变，琴弦断了。在这荒山脚下，哪会有听琴的人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想是有仇人差来刺客，不然，就是有盗贼，想在更深夜半登船来打劫财物。”想到这儿，当即吩咐随侍人员：“你们到岸上去搜查一番。柳林里，芦苇丛中，都进去看看。”

侍卫们领命，搭上跳板，正要上岸，忽听崖上有人应道：“船中大人不用疑虑。我是砍柴的樵夫，不是盗贼。因打柴回来晚了，又遇到暴风雨，只好到这崖上避雨。听到您的琴声悠美，我就留住听一会儿。”

伯牙听了，对侍卫们说：“山中打柴的人，也敢称‘听琴’二字！这话不管真假，我也不计较了。你们放他去吧！”

可是那人并不走，在崖上高声说道：“大人说得不对啊！俗话说：‘门内有君子，门外君子至。’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懂琴的人，那么这夜静更深，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。”

伯牙见他说话不俗，心想他或者真是个听琴的，便走到舱门，问道：“崖上那位君子，既是听琴的，知道我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吗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

人若不知道，也就不来听琴了。方才大人弹的，是将孔仲尼叹颜回，谱入琴声的。它的歌词是：

‘可惜颜回命早亡，叫人思想鬓（bìn）如霜……’末尾一句还没有弹，琴弦就断了。小人也还记得，那一句词是：‘留得贤名万古扬。’”

伯牙听了，大喜说：“先生果然不是俗人。崖上说话不方便，请到船上来。”回头对随侍人员说：“搭好跳板，请那位先生登船。”

那人来到船上，果然是个樵夫。他头戴箬笠（ruòlì），身披蓑（suō）衣，手拿尖担，腰插板斧，脚穿一双草鞋。那些随侍人员见他这身穿着，都下眼相看，说话恶声恶气：“咄（du）！你这樵夫，下舱里见我老爷要叩头，问你什么话语，要小心答应。他官大着哩！”

樵夫说：“各位不用多说，等我解衣相见。”他摘下斗笠，头上是青布包巾；脱了蓑衣，身上是蓝布衫儿，青布裤儿。他不慌不忙，将蓑衣、斗笠、尖担、板斧，都安放在舱门外边。又脱下草鞋，甩去泥水，重新穿上，这才走进舱中。

官舱内灯烛辉煌，宽敞豪华。樵夫见了伯牙，并不下跪，只是作了个揖，说：“大人，施礼了。”

伯牙是晋国的大臣，从未和穿布衣的普通百姓交往过。下座还礼吧，怕失了官体；让他回去吧，又已请人家下了船。没办法，只好微微一举手说：“贤友免礼吧。”随后，叫童子给拿座位。童子取来一个小凳儿，放在下席。伯牙很是傲慢，向樵夫一努嘴说：“你坐下吧！”

那樵夫也不谦让，很大方地坐下了。伯牙见他没有告谢就坐，心中有些不高兴，因此也不问他姓名，更不叫手下人来敬茶。两人沉默着，对坐了一会儿，伯牙不客气地问：“刚才在崖上听琴的，就是你吗？”樵夫说，“是。”伯牙又说道：“我来问你：既然来听琴，一定知道琴的出处。你说说，这琴是什么人造的？抚琴有什么好处？”

正问话间，随侍人员来禀告说，起顺风了，月色又好，可以开船。伯牙吩咐：“再等一会儿。”樵夫说：“刚才大人所问，小人恐讲话絮烦，耽误了您顺风行船。”伯牙笑了笑说：“我还怕你不懂琴理，讲不出来呢！你若讲得有理，我就是不做官，也没什么要紧，何况行船快慢呢！”

樵夫听伯牙这样说了，也就不再客气。他先从伏羲（xī）氏如何派人砍伐优质梧桐树造琴讲起，然后讲了琴各部分的构成、尺寸大小，以及从尧舜时的五弦琴，如何演变成周文王、武王时的六弦琴、七弦琴，最后又细致讲述了琴的“六忌”、“八绝”、“七不弹”。真是滔滔不绝，对答如流。

伯牙边听边点头，心中暗暗佩服。不过又一想：“他也许只是记住了一些琴的知识，不一定深通乐理，等我再试他一试。”于是又问道：“先生讲得不错。你既然熟知琴的来历和妙处，我按心中所想，弹一首曲子，你能听出来吗？”

樵夫说：“请大人抚琴。我若猜不对时，您可不要怪罪。”

伯牙将断弦整好，凝神沉思了一会儿。这时，他想到了高山，弹了一首曲子。樵夫边听边赞叹道：“好美呀，巍峨峻拔，大人的心意在高山上！”伯牙没有说话，又沉思一会儿，想到了流水，随着用手弹出一支曲子。樵夫又赞叹道：“好美呀，汹涌澎湃，大人的心意在于流水！”

这两句赞语，都说中了伯牙的心意。他又惊又喜，忙推琴而起，与樵夫重施宾主之礼，口中连连说着：“失敬，失敬！我以衣貌看人，差点儿误了

天下贤士！先生高名雅姓？”

樵夫见伯牙这样热情，便也很有礼貌地欠身答道：“小人姓钟，名徽，字子期。”伯牙拱手说道：“是钟子期先生。”子期也问道：“大人高姓？在哪里做官？”伯牙说：“我姓俞名瑞，在晋国任职。这次是出使楚国回来，路过此地。”子期说：“原来是伯牙大人。”

伯牙请子期坐在客位，自己以主人身份相陪。他先叫童子敬茶，吃完茶，又叫童子拿来酒，与子期共饮。伯牙问道：“听口音，先生是楚国人了，但不知家在哪里？”子期说：“离这里不远，地名叫马安山集贤村。”伯牙点头说：“集贤村，好个名字！”又问：“先生有什么志趣爱好？”子期说：“也就是打柴为生。”

伯牙笑了笑说：“子期先生，依下官看，像您这样才艺，为什么不去求取功名，将来也好留名青史，却在这荒山野林里充当樵夫、打柴度日呢？”子期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家里还有两位父母，都已年迈了。我又没有兄弟相帮，因此只好打柴度日，在家奉养父母。就是让我做三公的高官，我也不能离开父母啊！”伯牙说：“先生这样有孝心，就更难得了。”

二人边饮边谈。伯牙见子期学识广博，谦恭有礼，无论自己原先对他的冷淡还是此时对他的敬重，他都是一个样子，心里就更加喜欢了。伯牙又向子期敬了一杯酒，问道：“先生多大年纪了？”子期说：“虚度二十七岁了。”伯牙说：“我大您一岁。先生如不嫌弃，我二人结为兄弟怎样？这才不辜负我们是知音之交。”子期笑着说：“大人是上国的贵官，我是穷乡的樵夫，我怎敢高攀呢！这也恐有辱您的名声。”伯牙说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有几人？今日我能与您这样的贤士结交，实在是平生最大的幸事。如以富贵贫贱为嫌，那我俞瑞是什么人呢！”

伯牙叫童子把炉火烧旺，点上名香，就在船舱中与子期顶礼八拜，结为兄弟。伯牙年长为兄，子期为弟。结拜后，伯牙叫童子重新取酒，好和子期再饮。子期让伯牙坐在上座，自己坐在下席。二人兄弟相称，互相畅谈心曲。

子期和伯牙二人，越谈心意越相投，话语也就越多。不知不觉间，月淡星稀，东方已经发白。船上的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，准备开船，子期只得起身告辞。伯牙斟了一杯酒，递给子期，把着他的手说：“贤弟，我和你相见怎么这样晚，相别又这样早啊！”子期听了，心情激动，不觉把泪珠滴落杯中。他擎起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又向伯牙回敬一杯。两人都觉得相聚时间太短，不忍分离。伯牙说：“愚兄情兴未尽，想留贤弟和我同行几天，不知可以吗？”子期说：“小弟也是这样心情，只是父母年老，无人照顾。‘父母在，不远游’啊！”伯牙说：“既是贤弟家中有二位老人，明年可禀过二老，到晋阳来看愚兄一看，我们兄弟好再次相会。”子期说：“小弟不敢轻易答应。答应了贤兄，到时就应践约前往。可是万一父母不同意，小弟不能去探望兄长，使贤兄在千里之外担心、挂念，那我的罪过就更大了。”

伯牙听了，赞叹地说：“贤弟，你真是至诚君子啊！好吧，明年还是我来看你。”子期说：“贤兄明年什么时候来？小弟也好到时迎接。”伯牙屈指算着说：“昨夜是中秋节，今日天明，是八月十六了。贤弟，明年我来，仍在中秋节五六天内，若过了八月二十日还没有到，那就是失信了，不是君子。”子期说：“来年年中秋节五六日内，小弟准在江边侍立迎候，决不有误。天已大亮了，小弟这就告辞。”伯牙说：“贤弟请稍等。”叫童子取出两块黄金，约四十余两，双手捧着，递给子期说：“贤弟，这点薄礼，就算我孝

敬二位老人的心意吧。既然是自家兄弟，我也就不怕礼轻了。”子期不敢谦让，当即收下。又向伯牙拜了两拜，含泪走出船舱，取尖担挑了蓑衣、斗笠，把板斧插在腰间，然后踏着跳板上岸。伯牙在船头相送，两人洒相挥手而别。

开船后，一路上虽然山水秀美，伯牙却无心观览，只是思念着子期。又走了几天，舍舟登陆，改为乘车行进。一路上，各州县官府知是晋国上大夫，不敢轻慢，都安排车马相送。到了国都晋阳，伯牙向晋王汇报了出使楚国的经过，晋王十分满意。

光阴迅速，过了秋冬，不觉已到春夏。伯牙思念子期，真是日日不忘。看看离中秋节不远了，伯牙向晋王请了假，便收拾行装，准备起程。这次仍是大转弯，从水路而行。说来也巧，八月十五日晚，船恰好行至乌安山去年停泊处。伯牙吩咐水手，将船停靠在崖边，水底抛锚，岸边钉橛，系牢缆绳。这天夜间，天气特别晴朗，月光透过朱帘射进舱中，在舱壁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影子。伯牙叫童子将帘卷起，自己走出舱门，站在船头上，仰望那满天的星斗。一轮圆月照在江面上，到处是一片银白。伯牙触景生情，想起去年与子期相遇，正是八月中秋，雨住月明。今日重来，又是这样好的月夜。可是，为何不见子期的踪影？他原约定在江边相候的，莫非忘记了？不能，伯牙相信，子期是不会失约的。

又等了一会儿，仍不见子期到来。伯牙心想：“我明白了：我今年所乘的，不是去年的船了。现在江边来往船只多，子期贤弟急切间如何能认出我的船？去年是我抚琴惊动了，今夜我再抚一曲，子期弟听了，一定会来相见。”于是，叫童子把琴桌安放在船头，焚上香，摆好座位。

伯牙坐好，打开琴囊取出琴，调弦转转，才试音律，发觉商弦中有哀怨之声。伯牙吃了一惊，停下琴不弹，说：“呀，商弦哀声凄切，子期弟必有忧伤之事。去年相会时，他曾说到父母年岁高，如今恐怕不是父丧，就是母亡。事情有轻重之分，他又很重孝道，宁肯失信于我，也不能失礼于父母，所以没有来。明日天亮后，我要亲去子期贤弟家中探望。”

伯牙闷闷不乐，叫童子收拾琴桌，自己下舱就寝。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一夜也没睡着。好不容易盼到天明，忙穿衣起床。梳洗完毕后，叫童子带上两锭黄金，背上瑶琴，相随着去集贤村看望子期。

两人上岸后，顺着山路走了五、六里地，出了谷口。童子站住说：“老爷，从这山谷出来，两边都是大路，但不知哪一条路是通集贤村的。”伯牙四下望了望，也拿不定主意，只好说：“先等一会儿吧，等有了过路人，问明了路再走。”

伯牙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，童子站在他身后。不大工夫，左边大路上过来一位老人，白发银须，左手拄着藤杖，右手提着竹篮，慢慢走着。伯牙起身迎向前去，向那老人施了一礼。老人不慌不忙，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，双手拄藤杖还礼，说：“先生有什么指教？”伯牙说：“请问，这两条路哪一条是通集贤村的？”老人说：“两条路，通两个集贤村。左边通上集贤村，右边通下集贤村。先生从谷口出来，东去十五里，西去也是十五里。不知先生要去哪一个集贤村？”

伯牙暗暗想道：“子期弟是个聪明人，怎么说话这么糊涂！你知道这里有两个集贤村，去年相会时，就该说个明白。”老人见伯牙沉吟不语，说道：“先生要寻那人，是不是没把地址说清楚，只说了个集贤村，没分上、下，叫先生没处抓寻了？”伯牙说：“正是。”老人说：“两个集贤村中，共有

二十多户人家，大多是避世隐居的人。老夫在这里多住了几年，这些人家我都熟悉。先生到集贤村是访友吧？你只要说出那人姓甚名谁，老夫就知道他的住处了。”伯牙告诉老人说：“我要找的那位朋友，姓钟，名徽，字子期。”

老人听了“钟子期”三字，一双昏花眼内，扑簌簌（sù sù）掉下泪来，说：“先生若到别家，还可去；这钟家，就不必去了。”伯牙一惊，问道：“请问老伯，这是为什么？”老人哭出声来，过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“先生不知，钟徽就是我的儿子啊！去年八月十五晚上，他打柴回家时，在江边遇到晋国上大夫俞伯牙。两人意气相投，谈了一夜。分手时，那伯牙先生赠了他二镒黄金。我儿回家后，便买书攻读，我也没有阻拦。他白天打柴，已十分劳苦，夜里又辛勤诵读。日子久了，劳累过度，害起病来。三个月前，已亡故了。”

伯牙听了，五脏俱裂，泪如泉涌，大叫一声，哭倒在地。钟公向童子问道：“这位先生是谁？”童子低声说：“是俞伯牙老爷。”钟公说：“原来就是我儿的好友。”忙用手去搀扶。

伯牙坐在地上，双手捶胸，恸（tòng）哭不住，边哭边说：

贤弟啊！我千等万盼，以为今年的中秋佳节，又是我们的相会之日，你却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人间……”钟公擦着眼泪，在一旁劝解。伯牙哭了一会儿，在童子和钟公的搀扶下，站起身子，又向钟公重施一礼，说道：“老伯，子期贤弟灵柩（jiù），是停在家里，还是葬在郊外了？”钟公说：“我儿临终前，对我和他母亲说，他和晋大夫俞伯牙先生有约，日后在江边相会。为践前言，死后要葬在马安山江边。老夫遵照亡儿遗愿，已把他葬在江边了。刚才先生来时走的小路右边，那丘新坟，就是钟徽之墓了。今天是他的百日，老夫正想去坟前烧化些纸钱，不想和先生相遇。”伯牙说：“老伯，我陪您一起去吧，也好悼念一下子期贤弟。”

伯牙叫童子帮钟公提了竹篮，两人随着钟公，又进了谷口。走了一会儿，果然见路左边有一丘新坟。钟公在坟前摆上几样时新果品，焚完了纸钱，伯牙整整衣服，下拜说：“贤弟，你在世时为人聪明正直，死后定会成为神灵。愚兄千里来此相会，哪知从此却永别了！”拜完，放声大哭。

哭了一会儿，伯牙叫童子把瑶琴从囊中取出来，放在祭石上。伯牙盘膝坐在坟前，一边流相，一边抚琴。那琴声哀婉凄楚，催人泪下。旁边树上两只叽叽喳喳的鸟儿，似乎也被琴声打动，停止了鸣叫。钟公问道：“先生弹的，是什么曲子？”伯牙说：“这是我心有所感，随手弹出。老伯若不嫌弃，我说给您听。”钟公说：“老夫愿听。”伯牙便一边抚琴，一边吟诵道：

忆昔去年春，江边曾会君。
今日重来访，不见知音人！
但见一丘土，惨然伤我心。
伤心复伤心，不忍泪珠纷！
子期子期兮，何故别我去？
此曲终兮不复弹，三尺瑶琴为君死！

伯牙吟完，从衣袋里取出小刀，割断琴弦，双手举起琴，向祭石上用力一摔。只听喀嚓一声，那琴被摔得粉碎。钟公大惊，问道：“先生为什么要摔碎瑶琴？”伯牙说：“子期已不在，我还对谁弹呢！世间朋友尽管多，可要觅知音，难上难哪！”

钟公听了，感动得流下泪来。伯牙又问道：“老伯还没有告诉我，您的家到底是住在上集贤村，还是下集贤村？”钟公说：“上集贤村第八家就是我家。先生问它做什么？”伯牙说：“我现在心神恍惚，就不能去老伯家拜望了。我随身带有二锭黄金，请老伯收下。一半做您和伯母的生活费用，一半买几亩祭田，供以子期祭祀扫墓用。等我回朝后，再上表给晋王，辞职退休。那时再到上集贤村来，迎接老伯和伯母同到我家，享受晚年的安乐。我就是子期，子期就是我。老伯千万别把我当外人看待！”说完，叫童子取出黄金，双手捧着递给钟公，然后哭拜在地。钟公拄着藤杖还礼。

伯牙拜完钟公，又向子期的坟墓拜了几拜，这才起身，和童子慢慢地向江边走去。

齐晏婴二桃杀三士

春秋时候，齐国朝中有三个勇士。一个叫田开疆，身高一丈五尺，生得红脸尖腮，浓眉大眼，异常魁梧。他随齐景公去桐山打猎时，忽然从山中窜出一只猛虎来。那虎直向景公骑的马扑去，马见虎来，向前一跳，把景公摔倒在地。在这危急时刻，田开疆一跃把虎按住，用左手揪住虎脖子上的毛，右手挥拳猛打，又用脚去踢老虎面门。这一顿拳脚，不一会儿把那只猛虎打死，救了景公性命。景公封田开疆为寿宁君。从此，朝中文武百官，没有不怕他的。

第二个叫顾冶子，身高一丈三尺，生得面如涂墨，满脸黄须，十分凶悍。他在随景公过黄河时，天忽然下起大雨，河水猛涨，波浪汹涌，船眼看就要被浪打翻。这时，只见河水中有像龙一样的东西在翻腾，两眼冒着凶光，向船扑来。景公惊慌，连说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顾冶子说：“大王放心。这是黄河之蛟，等我去杀了它。”说完，脱掉衣服，拔剑下水。过了一会儿，风平浪静，只见顾冶子手提蛟头，跃出水面。景公封他为武安君。

第三个叫公孙接，身高一丈二尺，生得尖头阔腮，虎背熊腰，能力举千斤，勇武善战。齐景公曾率军迎击秦兵，战败被围在凤鸣山。这时，公孙接手持一百五十斤重的铁棍，杀入秦军重围。秦兵被打得丢盔弃甲，纷纷退避，公孙接冲到山上，救出了景公。景公封他为威远君。

田开疆、顾冶子、公孙接都勇武盖世，性情相投，于是三人结拜为兄弟，愿意同生共死。渐渐地，他们自恃有功，在朝廷横行，别说一般大臣，就连齐王也不放在眼里。每当他们三个来到殿上，齐景公都心惊胆战。

那时，齐和楚都是强国。两国虽然相邻，但一直不和睦，双方交战已二十余年。一天，楚王派中大夫靳尚前来齐国讲和，对景公说：“齐、楚不和，常年交战，给百姓带来许多困苦。如今楚王派我来讲和，让我们两国放下刀枪，和睦相处吧。我们楚国地域广阔，有江有湖，粮食丰收了，几年也吃不了，可以说是一个上等国家。两国若讲和，互相都有好处，请大王考虑。”

还没等齐景公说话，田开疆、顾冶子、公孙接三人在一旁发起火来，大声说：“你一个楚国算什么！等我们三人率领大军，把楚国踩成平地，叫你们人人都死，鸡犬不留！”当即喝令武士，把靳尚推出去斩首。

武士押着靳尚走出大殿，恰好碰见一个矮个子走过来。这人身高不到四尺，但长得端庄清秀。众人一看，原来是丞相晏婴。晏丞相字平仲，学问渊博，又能言善辩，人们都尊称他为晏子。当时，晏子叫武士停下，问是怎么回事，武士把经过说了。晏子叫放了靳尚，让他回国，然后上殿禀告了景公。

田开疆等三人听了，十分恼怒，对晏子说：“我们要杀靳尚，你为什么把他放回国？”晏子说：“没听说‘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’这句话吗？他一个人到这里来，我们把他捉住杀了，让别国知道，也会笑话我们。我愿意亲去楚国，凭三寸之舌，叫楚国君臣都拜服我们，尊齐国为上国，不用动一刀一枪，这还不好吗？”

田开疆三人气得怒发冲冠，叱骂晏子说：“齐国人没长眼睛，让你这矮个子当了丞相！我们三人能杀龙斩虎，力敌万夫，如果亲率大军，几天就可吞并楚国。要你有什么用！”景公说，“丞相既然说了，一定会有办法。他如真能说服楚国，那比出兵强多了。”三个人听齐王这么说了，只得恨恨地说：“你到楚国若损了我们国家的威风，看回来时不把你剁成肉泥！”说完，

气哼哼地出殿了。

景公对晏子说：“丞相这次出使楚国，不可大意。”晏子说：“大王放心。我到楚国后，见机行事，一定会取得成功。”晏子辞别景公，带着十多个随从，就往楚国去了。

楚王听说晏子的车马已经来到郢都，忙招集大臣们商议，说：“齐国晏婴是个能言善辩的人，我们要商量个计策，先堵住他的口，叫他不来劝说我们。”大臣们出了不少主意，楚王最后定下了几条，然后才召见晏子。

晏子在楚臣的陪同下，来到朝门，却见正门不开，只门下面的闸板留了半截空口。晏子只有低头才能钻过去，这显然是羞辱他身材矮小的意思。晏子也不说什么，弯腰便往空口钻。随从连忙拉住他说：“这是楚人故意污辱丞相，请丞相不要钻。”晏子大笑说：“你们哪里知道！我曾听人说，人有人门，狗有狗洞。到人住的地方去，走人通行的门；到狗住的地方去，就得钻狗走的洞。你们不用犹疑了！”楚臣听了这话，脸一红，忙叫人把大门打开，晏子旁若无人地大步走了进去。

他来到大殿，向楚王行了礼，楚王问道：“你们齐国地小人少吗？”晏子说：“齐国东连大海，西接魏、秦，北邻赵、燕，南至吴、楚，纵横几千里地，鸡犬之声连绵不断，怎么能说是地小呢？”楚王说：“土地虽然广阔，人却不多吧？”晏子说：“我们齐国人呼出的气，如同空中的云；挥出的汗，好像天下的雨。走路的人肩挨肩，站立的人足碰足。这怎么能说人少呢？”楚王说：“既然地大人多，为什么派一个矮子来我国做使臣呢？”晏子答道：“出使到大国，就用大人；出使到小国，就用小人。我晏婴长得矮小，自然来楚国啦！”

楚王被说得无话可答，用眼看看两旁的文武大臣。那些人都都低头不语。于是，楚王请晏子上殿，让人给他拿了座位，并设酒宴款待。晏子高兴地喝起酒来，好像没有刚才的事一样。

不一会儿，武士簇拥着一个人来到宴席前，这人口中大声喊冤。晏子一看，原来是自己从齐国带来的随从。楚王问：“这人犯了什么罪？”一个大臣答道：“他在宴席上作贼，偷走一件酒器，被户尉捉住。”那随从申辩说：“小人确实没有偷拿东西，是户尉诬赖。”晏子说：“有人看见，还敢抵赖！快推出去斩了！”一位楚国大臣对晏子说：“丞相远道而来，怎么不带个诚实的人呢？随从作贼，他的主人不觉得羞耻吗？”晏子说：“这个人从小跟随我，我很了解他。他在齐国，是诚实的人；如今到了楚国，却变成了窃贼。这是风俗使他改变的啊！我听说，江南洞庭地区有一种树，它所结的果子叫桔，是黄颜色，味道甜美；如果把这种树移种到北方，结出的果子则叫枳(zhǐ)，它的颜色发青，味道又酸又苦。同一种树，在南方和北方结的果子却不一样，这是环境不同的缘故。以此推论，那人在齐国不偷东西，到了楚国就偷东西，这不是风俗不同吗？”

晏子这番话，把楚王说得满脸羞愧。他忙离开座位，起身向晏子拱手行礼说：“您真是一位贤士啊！我们楚国大小公卿，没有一个能赶得上您的。请您说出高见，我愿听教诲。”晏子说：“大王，您知道，齐国中有三位勇士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他们很久就想起兵来攻打楚国。我一直不赞成这样做，齐、楚两国打起仗来，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呵！因此，今日我特地前来讲和。大王最好能亲自去齐国一次，和齐王商谈，我们两国结成盟国。如有别国来进犯，我们就可以互相救应。只要齐、楚之间互不相侵，那么两国都能

够长治久安。大王如不听我的话，祸事就不远了。这不是我吓唬大王，请您认真考虑。”

楚王说：“您讲得很有道理，我愿意与齐国讲和。但田开疆、顾冶子、公孙接三勇士都是粗鲁凶狠、不讲礼义的人，我不敢去。”晏子说：“大王放心，保您无事。我用一条小计，就可让那三人死在您面前，以铲除两国的祸患。”楚王说：“只要能除去三人，楚国愿意自称小邦，年年岁岁向齐国纳贡。”晏子同意了，楚王大摆宴席招待他。两行商定，晏子先一天回国，楚王准备礼物，随后就去拜见齐王。

晏子回到齐国前，把出使楚国的情况派人先回去向景公报告了。景公非常欢喜，下令朝中大臣都随他出城迎接丞相。田开疆三人听了，心中越发恼怒。晏子来到时，景公下车迎接，说了一些慰劳的话，然后同乘一辆马车回城。齐国百姓纷纷出来观看，把道路都堵住了。

第二天，晏子进宫去见齐王。他在外殿先见到田开疆三人，他们正在玩一种游戏。晏子上前施礼，那三人连头都不回，好像根本没有晏子这个人一样。晏子站了好久，见他们不理睬，这才走开。进殿见了景公后，晏子把刚才田开疆三人傲慢无礼的事说了。景公说：“这三人时常带剑上殿，从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久后必定篡位。我早想把他们除掉，可是没有办法啊！”晏子说：“大王放心。明日楚国君臣来后，可大摆宴席。我在席上略施小计，叫他们三个都自己结果性命，祸害就除掉了。”景公问：“丞相有什么妙计？”晏子低声把想好的计策说了一遍。景公听了，心中欢喜。

第二天，楚王带领一百来位文武官员，用车拉着金玉珠宝等礼物，来到齐国。景公把楚王君臣请到大殿，楚王先下拜，景公还了礼，分宾主坐好。楚王说：“二十年间，多有冒犯。丞相的话说得对，齐、楚和睦相处，对两国都有好处。因此，我国君臣，特前来请罪。带些薄礼，也请您收下。”齐景公表示感谢，然后摆设盛大宴席，招待楚国君臣。田开疆三人带剑站在殿下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好像谁也没在他们的眼里。晏子则上下应酬，不断向客人劝酒，显得非常忙碌。

酒喝到高兴的时候，景公说：“御园中的金桃已经成熟，可派人去摘来献上。”不大工夫，一个宫女手捧金盘来到宴前，盘内盛着五枚半红半黄的大桃。

景公对楚王说：“我这御园中金桃与别的桃不一样，气味香甜，可惜今年只结了五枚。”说完，让晏子敬酒献桃。晏子手捧玉杯，先敬楚王。楚王饮了一杯酒，吃了一枚桃。随后，晏子又向齐王敬酒。景公也饮了一杯，吃了一枚桃。景公说：“这桃是珍贵之物，丞相使两国和好，劳苦功高，应吃一枚桃。”晏子恭敬地跪下，从齐王手中接过酒杯，饮过一杯酒，随后吃了一枚桃。

景公又对参加宴会的众人说：“齐、楚两国公卿之中，谁的功劳大，可以吃桃。”话音刚落，田开疆挺身而出，站在宴席间说：“从前我随大王在桐山打猎，徒手打死猛虎，这功劳怎样？”景公说：“你救王保驾，功劳很大，可吃一桃。”晏子向田开疆敬了酒、桃，请他吃了。

这时，顾冶子跳出来，说：“打虎不算稀奇。我曾在黄河中斩了恶蛟，救大王脱险回国，这功劳怎样？”景公说：“这是盖世之功，自然应该进酒吃桃。”晏子也向顾冶子敬了酒、桃。

公孙接撩起衣服，大步走到齐王面前，说：“我曾手挥铁棍，于十万秦

军中救出大王，杀得敌军没有敢靠近的，这功劳怎样？”景公说：“天地之间，没有比将军功劳再大的。可是桃子已经没有了，只好先赐酒一杯，来年再赐桃吧。”晏子说：“将军的功劳最大，可惜你说得太迟了。吃不到桃，反把大功淹没了。”

公孙接听了，气得手按宝剑，高声叫道：“杀虎斩蛟，小事一件。我在十万敌军中驰骋，救出大王，建立了大功，反而不能吃桃，在两国君臣面前受辱，也将受后人耻笑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！”说完，拔剑自刎而死。

田开疆大惊，也拔出宝剑，说：“公孙兄弟功大没能吃桃，我功小反而吃桃，这是我的羞耻！”说完，自刎而死。

顾冶子大叫道：“我三人结义兄弟，誓同生死。他们二人都死了，我怎能独自活着！”也拔出宝剑自杀了。

晏子叫人抬出三人尸首，又向楚王敬了一杯酒，说：“大王今后可以不再忧虑了。二桃杀三士，我的计策怎样？”楚王离开座席，拜了一拜，恭敬地说：“丞相神机妙策，佩服，佩服！从今以后，永尊齐国为上国，誓不再侵犯。”

从此，齐国成了霸国。齐、楚和睦相处，没再发生争战。

李太白恃才傲权贵

唐朝时，有一位才子，姓李名白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。因为他长得潇洒（xi o）俊美，骨格清奇，又精通书史，写得绝妙诗词，所以人们都说他是神仙降生，称他为李谪（zhé）仙。

李白性格狂放，喜欢饮酒旅游，不愿去朝中做官。他要看尽天下名山，尝遍天下美酒。一次，李白听人说湖州的乌程酒好，他便不远千里而往，来到湖州酒馆中，开怀畅饮。湖州的迦（ji）叶司马听说李白来了，忙把他请到府中。迦叶司马对李白非常敬重。两人饮酒赋诗，畅谈了十多天，李白告辞要走，迦叶司马说：“以先生的大才，取得功名很容易，为什么不到京城长安去应举呢？”李白说：“如今朝政混乱，是非颠倒。托人情的可以高高得中；纳贿赂的，可以荣登榜首。除了这二者，就是孔、孟那样的贤才，他们也不会选取。我李白所以流连于诗酒，就是不愿意受那些贼试官的气罢了。”迦叶司马说：“实情虽然如此，可是谁不知先生的大名！您一到了长安，必定会有人荐举。”李白觉得迦叶司马的话也有道理，便决定到长安去游历。

过些日子，李白来到长安。一天，他到紫极宫游玩，结识了也去那儿游玩的翰林学士贺知章。贺知章也是才气横溢的大诗人，他和李白一见如故。两人相邀着来到酒馆，可是身上都没带银子。贺知章解下身上的金貂衣，当了买酒。两人饮至晚间，谈得情意相投，贺知章把李白邀到家中，结为兄弟。从此，李白就住在贺知章家中。

时光迅速，不觉试期已近。贺知章对李白说：“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杨贵妃的哥哥、太师杨国忠，监试官是太尉高力士。他们都是贪财的人。贤弟没有金银买嘱他，就是有冲天的学问，他们也不会取你。好在我和他们都还熟识，等我写一封信送去。他们看在我面上，也许会关照一二。”

李白依仗自己的才气，本不愿意去攀求那些权贵，可是贺知章的情意难却，也只好同意了。贺知章把信写好，派人送给了杨国忠和高力士。二人接了书信，看过后商量道：“贺知章一定是受了李白金银，却写了封空信在我这里白讨人情！到考试那天记着，如见李白的卷子，当时就批落。”

三月初三这天，全国的才子都来到长安应试。卷子发下后，李白才思敏捷，挥挥洒洒，很快写完，第一个交卷。杨国忠见是李白的卷子，看也不看，提笔在上面胡乱一抹说：“这样书生，只好给我磨墨。”高力士冷笑一声说：“磨墨也不中，只好给我脱靴。”说完，他们喝令手下人把李白推了出去。

李白怀着满腔怒气，回到贺府，把情况对贺知章说了一遍。贺知章安慰说：“贤弟不要烦恼。你就在我这儿住下，等过了三年，下次开试时再考。那时必定另换试官。”李白发誓说：“将来有一天，我若遂了心愿，定叫杨国忠给我磨墨，高力士给我脱靴。”

李白在贺府住下，不觉又过了一年多。一天，有渤海国使臣，带着国书来到。玄宗皇帝命翰林学士贺知章陪同接待。

当晚，贺知章把他安顿在国宾馆住下。第二天，使臣递上国书。玄宗宣见贺知章，让他开读。贺知章拆开渤海国书一看，不由惊得满身是汗，忙拜伏在金阶，向玄宗奏道：“国书上都是像鸟兽一样的文字，臣学识短浅，一

迦叶司马：“迦叶”是复姓，“司马”是官名，州、郡一级的副职。

些儿也不认识。”

玄宗又叫杨国忠来读。杨国忠也像瞎子一样，什么也看不明白。玄宗非常生气，叫满朝文武都来辨认，结果没有一人认得。玄宗大怒，向群臣喝骂道：“你们这许多文武，却没一个有学识的人，能替我分忧！这国书认不得，如何回答？回答不

出，却不被渤海国耻笑？他们若见我大唐没有能人，必定兴兵来侵边界，黎民百姓就要受到侵扰。我限令三日，你们若找不

出人识得渤海国书，一律停发俸禄；六日认不出，一律停职；九日认不出，一律问罪！”众大臣见皇上发怒，没一人再敢启

奏，都默默退出。

贺知章回到家里，把这事对李白说了。李白微微一笑说：

“那渤海国文我曾读过，也没什么难懂处。”贺知章听了这话，又惊又喜，说：“贤弟博学多才，认识渤海国文，这可救了满朝文武。”

第二天，贺知章入朝，向玄宗皇上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：臣结识一位秀才，姓李名白。他才气过人，博学多能，要辨识渤海国书，非他不可。”玄宗当即派使者，带着诏书，去贺知章家中，宣取李白。

李白听了诏书，对使者说：“我是从外地来的一个普通百姓，无才无识。朝廷中有许多文武大臣，都是博学之士。辨认渤海国书，自然是这些大臣的职责，何必找我这山野之人呢！我不敢奉诏，怕得罪了朝中权贵。”李白说的“权贵”，当然是指杨国忠、高力士等人。

使者回去把李白不奉诏的话报告了玄宗。玄宗问贺知章：“李白不肯奉诏，怎么办？”贺知章说：“李白文章盖世，学问惊人。去年在试场中，被试官屈批了卷子，又把他羞辱一番，推出门去。今日又让他以普通百姓身份入朝，他能心愿吗？以臣的意思，陛下可派一大臣，前去以礼相请，他必然肯来。”玄宗说：“就依你所奏。赐李白进士及第，穿紫袍金带，上朝见驾。这件事，你亲自去办吧。”

贺知章领旨回家，请李白开读，又把玄宗求贤若渴的心情说了。李白只好穿上皇上所赐袍服，骑马随贺知章入朝。

玄宗在御座上，见李白人物出众，心中高兴，说道：“今有渤海国派使臣送来国书一封，满朝文武没人能够识认。先生博学多能，可为国分忧。”李白躬身奏道：“臣才疏学浅，卷子被杨太师批落，高太尉又将臣推出门去。臣是一个不入选的秀才，不能称试官的意，怎能称皇上的意？渤海国书，何不让太师、太尉宣读？”玄宗说：“我自了解先生，先生不必推辞了。”

玄宗命侍臣把渤海国书拿给李白观看。李白略看一遍，微微冷笑，当着玄宗和众大臣，流利地翻译出来：

渤海国大可毒致书唐朝皇上：自你向北进兵以来，与俺国逼近，边兵屡屡侵犯我边界，想出自你皇上之意。俺如今派官前去讲和，可将你与俺相邻的三十六城，让与我国。俺有好物相送：太白山之兔、扶余之鹿、率宾之马、九都之李、乐游之梨……你皇上都有份。若是不肯，俺起兵来厮杀，看哪家胜败！

玄宗听了，大吃一惊，沉吟了半晌，对两边文武说：“渤海国要兴兵抢占我三十六城，你们有什么计策，可以退敌？”那些大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

面面相觑（qù），没一人敢应声。玄宗又问李白，李白说：“陛下不用忧虑。明日可宣渤海国使臣入朝，臣当面写一封回书，与他一样字迹。回书中言语，恩威并重，叫渤海国可毒不敢兴兵进犯。”玄宗问：“可毒是什么人？”李白说：“渤海国称国王为可毒，就像回纥（hé）称国王为可汗、吐番称国王为赞普一样，都是他们国家的风俗。”

玄宗见李白学识渊博，对答如流，心中高兴，当即加封李白为翰林学士，又在金銮殿大设酒宴。在悠扬动听的琴瑟声中，嫔妃劝酒，宫女传杯。玄宗说：“李卿，你可开怀畅饮，不必拘礼。”李白见有好酒，也就一杯又一杯地豪饮起来，不觉喝得大醉。玄宗命令内官把他扶到侧殿床上安寝。

第二天早上，皇上升殿时，李白醉酒还没有醒。内官把他扶起来，穿好袍服，匆忙进朝。百官朝见已毕，玄宗召李白上殿。他见李白还有些醉眼朦胧，就吩咐内侍，叫御厨快做碗醒酒酸鱼汤来。不大工夫，内侍用金盘托着一碗鱼羹（gōng）送来。玄宗见鱼羹冒着热气，怕太烫，就亲手拿起一双象牙筷，在碗中调了一会儿，然后赐给李白。李白喝了鱼汤后，顿觉浑身爽快，醉意全消。

殿下文武百官见皇上这样恩宠李白，有的吃惊，有的高兴，有的不乐。杨国忠和高力士两人，又气恼又嫉妒，可又不敢表现出来。

玄宗传旨，宣渤海国使臣入朝。使臣进殿，拜见了玄宗皇上，然后立在阶下。李白身穿紫衣，头戴纱帽，手捧渤海国书，站在大殿左侧柱下，用渤海国语，高声朗读国书。使臣听他读得音调铿锵（kāng qiang），一字不差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
李白读完，对使臣说：“你渤海小国，甚为失礼。我大唐皇上，宽洪大量，不去计较。现有诏书批答，你可带回本国。”使臣听了，吓得战战兢兢地在一旁等候。

玄宗命人在自己的御座旁设一张七宝床，又叫内侍取来白玉砚、兔毫笔、龙香墨及五色金花笺（jiān）摆放好，然后叫李白坐在自己旁边的锦墩上，草写诏书。

李白向玄宗奏道：“臣的靴子不干净，恐踩脏了席子。望皇上开恩，允许臣脱掉靴子。”玄宗准奏，对一小内侍说：“去给李学士脱靴。”李白又奏道：“臣有一句话，请陛下赦免臣的狂妄之罪，臣方敢说。”玄宗说：“李卿有什么话都可以说，我不怪罪你。”

李白心中暗暗高兴，向玄宗奏道：“臣去年参加考试，被杨太师批落，又被高太尉赶出门去。今日见他二人站在前边，臣就神气不旺，有些胆怯。请陛下吩咐杨国忠给臣磨墨捧砚，高力士给臣脱靴系袜，臣才能精神旺盛，提笔草写诏书。”

玄宗正在用人的时候，不敢违拗（niù）李白心意，只得传旨：“杨国忠给李学士捧砚，高力士上前脱靴。”他二人心中明白，这是李白借机出气，报复前仇。可又不敢违背皇上旨意，只得强忍怒气，一个给李白脱靴，一个上前磨墨。

李白扬扬得意，穿袜坐在锦墩上。杨国忠将墨磨好了，捧砚侍立在李白旁边。论官职，杨国忠是朝廷太师，除了皇上，就数他官高权大了，这时在众官面前给李白捧砚，连个座位都没有，脸羞得通红，但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。李白看也不看他，左手将胡须一拂，右手举起兔毫笔，蘸（zhàn）足了墨，然后向五花笺上，挥笔疾书。不大工夫，一封诏书写成。

李白把写好的诏书呈给玄宗。玄宗见上边写的也都是渤海国文，自己一字不识，对李白的才学越发爱重。玄宗又把诏书传给文武百官看了，这些大臣一个个也都惊奇不止。李白知道玄宗和众官看不明白，就在御座前，把诏书朗诵了一遍。诏书中先讲了大唐兵威将勇、国力的强盛，接着讲了四邻各国如何送礼纳贡、与大唐和平相处，最后告诫渤海国王事要三思，不要冒险，自取灭亡。玄宗听了，非常高兴，叫李白再对渤海国使臣宣读一遍。李白仍叫高力士给穿上靴子，这才下殿。

李白当着使臣，用渤海国语又宣读一遍。使臣听李白读得音韵铿锵，又见他俊逸潇洒，神态威严，飘飘然有神仙的气概，吓得直向殿上拜舞磕头。李白读完，玄宗叫掌印官在诏书上盖了大唐国印，加上函封，然后叫渤海国使臣带回本国。

使臣拜辞出朝，贺知章送至都城门外。使臣私下问道：“读诏书的那人是多大的官，叫太师捧砚、太尉脱靴？”贺知章说：“他是李学士，姓李名白。太师是朝廷大臣，太尉是皇上亲臣，他们只是人间高官。那李学士却是天上神仙下凡，赞助大唐，还有什么人能和他比呢！”

使臣回到本国，把所见所闻及大唐有神仙相助的事说了一遍。国王看了诏书，知道大唐国力兴旺，也就不敢再发兵侵扰。而是又派使臣，送来不少贡品求和。于是，两国也就相安无事了。

李白为国立了大功，玄宗皇上要加封他官职。李白辞谢说：“臣是喜欢逍遥散漫的人，不愿做官。”玄宗说：“学士既然不愿做官，我府库里有各种奇珍异宝、白玉黄金，任你挑选。”李白说：“臣也不愿要黄金白玉。如能常随陛下游览，日饮美酒三千杯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玄宗知道李白不看重名利，对他越发敬重。他把李白留住金銮殿中，经常赐宴，有时处理一些国事也向李白征询意见。

一天，玄宗和杨贵妃在御花园里赏花。此时园中牡丹花正盛开，有大红、深紫、纯白、浅红各种颜色。玄宗看得高兴，把宫中的艺人们召来，让他们奏乐唱歌。他听了几首曲子，嫌那歌词太旧了，就叫人去宣召李白来写新词。李白正在长安一家酒楼上吃酒，被内侍接到御花园沉香亭，乘着酒兴，提笔带醉一挥，立时写成《清平调》三首。玄宗看了，啧啧赞个不住，当即叫艺人唱这三首新词，自己吹玉笛伴奏。杨贵妃听得高兴，亲手斟一杯西凉葡萄酒，让宫女敬给李白。

李白被皇上和贵妃看重，高力士又嫉妒又恼恨。一天，杨贵妃无事，倚着栏杆重吟李白所写《清平调》三首，恰好高力士在面前。他见左右没别人，就对杨贵妃说：“奴婢以为娘娘听了李白这词，会恨入骨髓，哪知却这样喜欢！”杨贵妃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怨恨？”高力士见机会已到，就赶忙说：“那词中有‘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’两句，明明是把娘娘比作赵飞燕。飞燕是汉成帝的后妃，成帝对她宠爱无比，她却和别人私通，后来被成帝废掉。娘娘想想，李白写这词，不是有意毁谤娘娘吗？”

杨贵妃听高力士一说，不由恨起李白来，从这以后，常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。玄宗见贵妃不喜欢李白，宫内宴会时就不再召他，也不再留李白在殿中住宿了。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伤，皇上有意疏远自己，也就不愿意留在朝中，多次奏请玄宗，要求离去。玄宗说：“李卿志趣高雅，喜欢游历名山大川，我也不好强留了，但你为朝廷建了大功，我一定要重重酬谢你。你需要什么，我都可以满足。”李白说：“臣一无所需，只要每日有酒一醉，

心愿就足了。”玄宗说：“这好办。”他赐给李白一面金牌，并亲笔在金牌上写道：“封李白为天下无忧学士，可逢坊吃酒，遇库支钱：府给千贯，县给五百贯。文武官员军民百姓有失敬者，以违诏论。”又赐给黄金千两，金鞍玉马和御酒三杯。李白饮了皇上赐的三杯酒，告辞出朝，众官送至长安城外十里长亭。贺知章等几位知心朋友直送至百里之外，才恋恋不舍地告别。

李白回到家乡住了半年，辞别妻子，又要出去旅游。他扮作秀才模样，身边藏了御赐金牌，带上一个童仆，就骑驴上路了。

这一天，李白来到华阴县。他在一家酒馆里吃酒，听邻桌几个人谈论华阴县知县贪财害民的事，不由心中大怒，决定要去惩治一下那个知县。李白叫童仆回到旅馆等候，自己倒骑着驴子，在县衙门首连打三个来回。知县正在厅上决断公事，看见了，连声叫道：“可恶，可恶！这人竟敢耍戏本县！”忙下令叫几个公吏去把李白捉到厅前。

李白假装吃醉了酒，知县连问了几声，他都不答，只是大笑。县官叫狱卒把李白押入牢房，等他酒醒了再问。李白到了狱中，见了狱官，又是几声大笑。狱官说：“这人莫不是个疯子？”李白说：“也不疯，也不颠。”狱官说：“既不疯颠，好生招供：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倒骑着驴耍戏知县大人？”李白说：“要知我是什么人，取纸笔来！”

狱卒拿来纸笔，狱官说：“快写吧！看你这疯汉能写出什么来！”李白展开纸，提起笔来，龙飞凤舞，唰唰写了两行字，狱官拿起纸来，见上面写道：“欲问我是谁，酒仙李学士。高太尉脱靴，杨太师磨墨。细看金牌，便知来历。”

狱官不看则罢，一看吓得魂飞魄散，忙倒身下拜，说：“学士老爷，可怜小人是受上官指派，身不由己，万望海涵赦罪。”李白说：“不关你事。你去对知县说，我是奉金牌圣旨而来，不知犯了什么罪，把我拘押在此？”狱官这才拜谢起身，拿着李白写的“供状”，去见县官。

知县见了李白写的几句话，又听狱官说有金牌圣旨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慌忙同狱官来到牢房。他一见李白，立即跪下，一边磕头一边说：“小官有眼无珠，不识学士大人，一时冒犯，请大人怜悯恕罪！”他把李白请到厅上，正面坐下，让县里众官都来参拜。

李白当众取出金牌，让知县验看。知县和众官见金牌上有皇上亲笔题写的“文武官员军民百姓有失敬者，以违诏论”等话，一齐跪倒礼拜，说：“我等都该万死！”李白向众官训斥说：“你们受国家爵（jué）禄，本该爱护百姓，为何又去贪财害民？从今以后，你们要痛改前非，才可免罪！”知县等人表示决心改过，不敢再犯，李白才让他们站起来，又把爱民的道理告诫了一番。

李白在华阴县住了几日，见知县确有悔过表现，就骑上驴，带着童仆，又到别处游历去了。附近其他州县听说这件事，都以为朝廷特派李学士出外私访巡察，那些为害百姓的贪官污吏也都纷纷改过，不敢胡作非为了。

王安石三难苏学士

北宋时，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，姓苏名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，四川眉山人，在朝中任翰林学士的高官。这苏东坡天资聪慧，文章、诗词、书法，都是天下有名，很得宰相荆公王安石的器重。可东坡自恃聪明多才，并没把荆公放在眼中，有时还讥诮（qiào）一番。

王荆公写了一部书，叫《字说》，是解释文字的。一次，东坡去拜见荆公，两人谈起了这部书。荆公举例说：“你这东坡的坡，一边是土，一边是皮，所以这坡字就是土之皮。”东坡笑了笑说：“照太师所说，那滑字，就是水的骨头了。”荆公没理会东坡的嘲笑，继续说：“‘蚕’是天之虫，‘驷’是四匹马，古人造字，都是有深义的。”东坡又笑着说：“怪不得呢，‘鸠’（jiū）是九只鸟。”荆公认真地向东坡请教，问怎么解释。东坡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鸣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’七个孩子加上爹娘，不正是九个吗！”荆公听了，很不高兴，认为东坡在耍戏自己。过了不久，他禀过神宗皇上，把东坡贬为湖州刺史。

东坡在湖州做官，一晃过了三年。任满后，回到京城，暂住在大相国寺内。他想到，见皇上前，应先去见荆公，便带了随从，拿了名帖，骑马到宰相府来。离相府百来步，东坡跳下马，步行走到府门前，向守门官员问道：“请问，老太师在堂上吗？”守门官答道：“老爷昼寝未醒。请到门房中稍等。”

东坡和随从走进门房，把门半掩，坐在椅子上等候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从相府中出来一个年轻人，二十来岁年纪，虽然是奴仆装束，长得却十分精神，那些守门官员见了他，都躬身施礼。东坡叫随从去打问一下，这年轻人是谁。随从打听明白，回来禀告东坡，说那人是相府中掌管书房的管家，姓徐。东坡记得荆公书房中有个徐伦，原是个半大孩子，如今三年不见，却已长成大人了。想到这儿，对随从说：“既是徐管家，你快去追上他，就说我要见他，请他回来。”

那徐伦出了府门，已向西走到街上去了。随从飞跑着赶上他，从侧面站住，垂手侍立说：“小的是湖州府苏爷的随从。苏爷在门房中，要见您，有句话说。”徐伦问：“是那位长胡子的苏爷吗？”随从说：“正是。”原来东坡为人和气，三年前他常在相府往来，徐伦虽然还是个少年，东坡对他也很客气，还送过他自己亲笔题字的扇子。这时徐伦听说是苏学士要见他，心里高兴，转身便回。随从先快步回到门房，回复东坡，说徐管家到了。

徐伦进门房见了东坡，就要行跪拜礼，东坡忙用手搀住，说：“徐管家，不用行此大礼。”徐伦说：“这门房中不是苏爷坐处，请进府到东书房歇息。”东书房是荆公的外书房，凡是朋友、门生前来拜会，都在这里招待。当时徐伦领着东坡来到东书房，又叫童子送来一杯好茶，然后说：“苏爷，小的奉相爷差遣，要去太医院取药，不能在此服侍。”东坡说：“不妨事，你尽管忙去吧。”

徐伦走后，东坡细打量了一下书房。房内四壁都有书橱，橱内摆满各种书籍。靠窗有一张书桌，桌上除笔砚外没有别的东西。东坡打开砚匣，见那砚池是一方绿色的端砚，十分精美。砚池内余墨未干，好像刚写过字不久。东坡正要合上盖儿，忽见砚匣下边露出些纸角儿。他抬起砚匣，抽出纸角儿，原来是一张叠做两折的素笺。东坡把它打开，上边是两句未完的诗稿，诗题

是《咏菊》。东坡认得这是荆公手笔，不由笑道：“从前我在京时，此老下笔数千言，不加思索。才过三年，连一首诗也不能终韵了，真是江郎才尽啊！”再细看那两句诗是：“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。”东坡不由又大笑起来，心想：“连这两句也是胡说乱道、不合情理了。”原来，西风就是秋风，黄花就是菊花。这菊花在深秋开放，耐寒耐霜，任秋风怎么吹刮，它只是在枝上干枯，并不落瓣。这诗中说“吹落黄花满地金”，岂不是说错了？东坡兴之所发，不能自己，便提笔在纸上依原韵续写了两句：“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”

东坡写完了，再一想，又有些后悔：“一会儿荆公来书房见我，看了这诗，见我抢白他，脸上会不好看。把诗拿走吧，荆公寻找不见，又会带累徐伦。”想来想去，也没有好主意，只得仍把诗稿叠好，压在砚匣底下，又盖上砚匣，这才走出书房。到了大门口，和守门官吏打了招呼，带了随从，回大相国寺住处去了。

荆公昼眠起来，记着《咏菊诗》还有两句没有写完，便直奔东书房来。坐下后，揭起砚匣，取出诗稿一看，未完的两句诗已被人续上。这时徐伦从太医院取药已经回来，荆公叫过徐伦，问道：“刚才有谁来过东书房？”徐伦跪下禀道：“湖州府苏爷曾来拜望相爷，等了一会儿走了。”荆公再看那两句诗，也认出是东坡的笔迹。口中不说，心下暗想：“苏轼这个狂生，虽遭挫折，狂性却不改。不说自己才疏学浅，却来讥笑老夫！明日早朝，奏过皇上，把他削职为民！”可又一想：“他从未见过落瓣菊花，这也怪他不得。还是饶他这一遭吧！”想到这里，叫徐伦把湖广地区缺官册拿来查看。他不看别处，只看黄州府。这里别的官都不缺，只缺个团练副使。荆公暗记在心，叫徐伦收过册簿，把那首诗稿贴在书房柱子上。

第二天早朝，荆公密奏皇上，说苏轼才气不足，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皇上哪有不听宰相的？便降旨，令东坡去黄州任职。东坡明白，这是因续诗触犯了荆公，他借机报复自己。可是没办法，也只得谢恩出朝。东坡来到朝房，刚换去朝服，荆公乘着轿子过来了。东坡向荆公施了一礼，荆公在轿中举举手说：“午后到我府中吃饭。”东坡答应了。

回到住处后，东坡先派人去湖州，接取家眷直接去黄州相会。等到过了午时，自己换上普通服装，乘马来到了相府。守门官吏通报后，荆公把他请到大堂，以师生之礼相见。手下人敬完茶，荆公说：“子瞻这次去黄州，是皇上的主意，我也是爱莫能助啊！你是不是有些错怪老夫的意思？”东坡忙说：“学生自知才气不足，怎敢怨老太师？”荆公笑笑说：“子瞻大才，怎会不足？只是到黄州做官，闲暇无事时，还要多读些书，多增加些见识。”东坡口中说：“多谢老太师指教。”可心里却不服气：自己已经读书万卷，还读什么样的书！

吃过饭，东坡告辞。荆公送出堂外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老夫年幼时，读书过累，得了一种痰火病，如今年老了，时常发作。虽然服药，也难以去根。只有常饮阳羨茶，才不犯病。太医院医官说，这阳羨茶如用长江三峡的中峡水烹煮，服用效果最佳。但三峡在蜀地，离京城遥远，我几次想派人去取，都未去成。子瞻家乡在四川，如果家眷中有人往来，请乘便给我带一坛中峡水来。那么我能再活几年，就是子瞻给的了。”东坡答应，表示一定办到。

第二天，东坡离开京城，赶往黄州。黄州府大小官员都知道东坡是天下有名的才子，又曾任过翰林学士，所以对他都非常欢迎。东坡在黄州除了处

理公务外，就是与朋友登山玩水，饮酒赋诗，过得倒也快活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来黄州已快一年了。这天正是九月九日重阳之后，天气晴朗。东坡坐在书斋里，想道：“定慧院的长老曾送给我几种黄菊，栽在后花园内，难得今日这样好天气，何不去赏玩一番！”正要动身，恰好陈季常来访。这陈季常也是四川人，是东坡的好友，两人常在一起游玩。东坡这时见了季常，心中欢喜，便拉着他一起去后园看菊。

二人到了菊花棚下，只见满地金黄，都是菊花落瓣，枝上一朵也没有。东坡当时惊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季常奇怪地问道：“子瞻，你见了这落瓣菊花，为何惊诧？”东坡说，“季常有所不知。我平常见到的菊花，只是在花枝上干枯，并不落瓣。去年在王荆公府中，见他《咏菊》诗中，前二句说：‘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。’我以为他写错了，就续写了二句：‘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’当时真不知黄州菊花竟然落瓣。现在明白，荆公把我贬到黄州，原来就是让我看落瓣菊花。”季常听了，大笑说：“你这位学士都有弄错的时候，我就更得小心为上了。”

东坡从地上捡了几瓣菊花，一边放在手掌上看着，一边认真地说：“当初我被贬来黄州，只以为荆公恨我揭他的短处，是借机报复。现在才知道，不是他错，倒是我错了。这真是吃一堑（qiàn）长一智，以后可不能轻易说人笑人了。”季常说：“荆公不仅学识渊博，见闻也广。这菊花落瓣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怎能知道！”当下，东坡叫人取来酒，与陈季常就在落花之下，席地而坐，一边饮酒，一边闲谈。

两人正谈得高兴，家人来禀报：“本府马太守派人来说，今日要来拜访。”东坡吩咐：“就说我今日身体不好，辞了他吧。”这天，东坡和季常一直谈到晚上，才尽欢而散。

第二天，东坡写了名帖，前往太守府，答拜马太守。马太守把他迎进后堂，分宾主而坐。两人一边饮茶，一边闲谈。东坡谈起去年在宰相府错续菊花诗，得罪荆公的事。马太守笑着说：“我初到这里时，也不知黄州菊花落瓣，后来亲见一次，这才相信。学士没有见过落瓣菊花，才续写出那两句诗，这也情有可原。只是您为什么不到京中向太师陪礼一番呢？那时荆公一定转怒为喜。”东坡说：“我也想去，但没什么事由。”马太守说：“将来倒有一件事，只是不敢轻劳学士。”东坡问是什么事，马太守说：“按常规，每年冬至节时，要差一名地方官员到京送贺表。学士如不嫌这事琐屑，便可借进贺表为由进京，您看好吗？”东坡高兴地说：“承蒙大人关照，学生愿去。”马太守说：“这道贺表，还得拜托学士来写。”东坡答应了，然后别了马太守，回到自己府衙。

当初，荆公嘱咐要取长江中峡水的事，东坡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今天听了马太守的话，自己要送贺表进京，便想起了荆公的嘱托。恰好夫人思念家乡，要回蜀探亲，东坡想到，不如请假先送妻子回乡，然后回来时再顺路取得中峡水，这不是两便吗？算计已定，又和夫人商量了一番，第二天就向马太守请了假。

长江从四川流入湖北，要经过险峻的三峡。这三峡是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，全长四百里，水深流急。瞿塘峡为上峡，是出川的第一道关口；西陵峡为下峡；中峡就是巫峡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。从黄州到眉山，有四千来里的路程，夔（kuí）州正在中间。东坡怕往返耽误时间，冬至节前赶不到京城送贺表，就打算先和妻子从陆路到夔州，然后让家人送妻子回家乡眉山，

自己却从夔州乘船出川，取了中峡水，转回黄州，再去京城送贺表。

东坡筹划好了，就准备车马，选择个吉日，领着管家和随侍人员，同妻子启程上路了。到了夔州，东坡让管家小心护送夫人去眉山，自己则乘一条江船，顺流而下。

从夔州往下，两岸山峰险峻，江深水急。那船乘着顺水，像飞一样急驶。东坡望着眼前秀美的风光，不由诗兴勃发，想作一篇《三峡赋》。他构思了一会儿，有几个句子怎么也没想好。由于连日鞍马劳累，想着想着，便靠着桌子睡着了。东坡原想路过中峡时，取一坛水很容易，事先也就没有把这事嘱咐手下人。可是等他一觉醒来时，已是下峡，过了中峡了。东坡急忙对水手说：“快拨转船头，我要取中峡水。”水手说：“老爷，这三峡相连，水像瀑布一样急，船若转头便是逆水，一天只能行几里地，行起来十分吃力。”东坡沉吟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这里船可以靠岸吗？有没有居民？”水手说：“上峡和中峡两岸多是悬崖峭壁，船不能停。下峡水势渐渐平缓，船可以靠岸。这里岸上不远处就有市镇街道。”

东坡叫水手把船停在岸边，对一个随从说：“你上岸去寻一个年长些的百姓，把他叫到船上来，我有话相问。”不大工夫，随从带一位老人上船。东坡请老人坐下，和蔼地说：“我是过路的客官，有一句话问你：这长江三峡，哪一峡的水好？”老人说：“三峡相连，并无阻隔。上峡水流到中峡，中峡水又流到下峡，昼夜不断。都是一样的水，难分好坏。”

东坡听了，不住点头，心中暗想：“这话有理。三峡相连，都是同样的水，何必非要中峡的不可！荆公也太刻板了。”他叫随从拿些银子送给老人，再去岸上买个大的坛子回来。老人道了谢，和随从一起下船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随从买了坛子回来。东坡站在船头，叫水手拣干净地方，将这下峡水满满地装了一坛，又用柔皮纸封固，然后开船。

回到黄州，东坡写好贺表，亲自送到马太守府中。太守看了表文，十分赞赏，就委派东坡去京城送表，并选了一个吉日，给东坡饯行。

东坡携带表文和一坛江水，连夜赶往东京。到了京城，他仍住在大相国寺。歇息一夜后，第二天早晨，东坡叫手下人抬着坛子，自己骑着马，去相府拜见荆公。荆公正在闲坐，听守门官说苏轼求见，吩咐说：“你先慢些出去，领他到东书房相见。”

荆公起身，先来到书房。见柱上所贴诗稿，纸已经发黄，心想：“过去一年了！”顺手从鹤尾瓶中，取出拂尘，将诗稿上的灰掸了掸，随后坐在太师椅上，等候东坡。

守门官见荆公已进到书房，这才去请东坡。东坡一听在东书房相见，想起去年改诗的事，不由脸上一阵发热。他只得走进东书房，见了荆公便下拜。荆公用手扶起说：“不在大堂见你，只是因你一路劳累，在这里说话随便些。你不必多礼。”

东坡坐下，一眼便看见对面墙柱上贴着那张诗稿。荆公用拂尘一指说：“子瞻，光阴迅速啊！去年作此诗，至今已已一年了。”东坡忙起身，拜伏在地。荆公把他扶起，说：“子瞻，这是为什么？”东坡说：“学生甘心认罪。”荆公说：“你见过黄州落瓣菊花吗？”东坡答道：“是。”荆公说：“你续诗时，未见过这种菊花，也怪不得你。”东坡说：“学生才疏识浅，全仗老太师海涵。”

喝过茶，荆公问道：“老夫托你带的中峡水，带来了吗？”东坡说：“已

带来，现放在府外。”荆公叫两名随侍官将水坛抬进书房，亲自将纸封打开。又叫童子在茶灶中煨(w i)火，用银铤(diào)子舀水烹煮。童子又取来一只十分精致的白定碗，将一撮阳羨茶放在碗内。一会儿，水烧开了，童子取过银铤，将水急倒碗中。过了半晌，那碗中才出现茶色。

荆公见了，向东坡问道：“子瞻，这水在什么地方取来的？”东坡说：“在巫峡取的。”荆公说：“这么说是中峡了。”东坡说：“正是。”荆公笑着说：“子瞻又来欺负老夫了。这分明是下峡水，如何却说是中峡？”

东坡大惊，只好把那位老人的话说了：“学生听当地人说，三峡相连，都是同样的水。因误了时机，就取了这下峡水回来。不知老太师如何能分辨出来？”荆公说：“读书人，事事都要细心体察。我若不是亲到黄州，看过菊花，怎么敢在诗中乱说黄花落瓣？这三峡的水性，《水经补注》中有记载。上峡水性太急，下峡太缓，只有中峡水缓急适中。用三峡水烹茶，上峡味浓，下峡味淡，中峡水则浓淡适宜。刚才我见半晌才出现茶色。所以知是下峡水。”

东坡听了，忙离席谢罪。荆公说：“有什么罪！恰好老夫今日无事，你来了我很高兴。听说你的学问大有精进，老夫不自量力，想考子瞻一考。”东坡恭敬地说：“请太师出题。”荆公说：“别急。老夫若骤然考你，有人知道了，该说我依仗年长来欺负你。还是子瞻先来考老夫，然后我再向子瞻请教。”

东坡鞠躬说：“学生怎么敢！”荆公说：“你既不肯考老夫，我倒有个办法。”他叫徐伦把房中书橱都打开，然后对东坡说：“这左右二十四橱，里边都装满书。子瞻可在橱内上中下三层，任意取出一册书来，念一句上文，老夫答不出下句来，就是老夫没有学问。”东坡暗想：“这老头儿也太迂阔。难道这些书都能记在肚内？可虽说如此，也不好去考他。”便说：“这个学生不敢。”荆公说：“俗话说：‘恭敬不如从命。’你就照我说的做吧！”

东坡不好再谦让，心想：灰尘多处，他一定长久未看，容易忘记。便拣积灰多的书，随意取出一本，也未看书名，翻开念了一句：“如意君安乐否？”荆公接口道：“‘窃已啖(dàn)之矣。’对吗？”东坡说：“正对。”

荆公接过书来，问道：“这句话怎么讲？”东坡没读过这本书，又不敢瞎编，只得说：“学生不知。”荆公说：“这也不是什么秘书，不过是讲两个狐精迷人的故事。子瞻没有读过？”东坡说：“学生见识短浅，多蒙太师教诲。”荆公笑笑说：“这也算你考过老夫了。礼尚往来，老夫也要考考子瞻。”东坡也笑着说：“求太师出题不要过难。”

荆公想了想说：“考太生僻的，又会说老夫故意为难，如今就请子瞻对个对子。我听人说你很善于应对，那么我就出个上联，你对出下联来。”东坡心想，我从小便练习对对子，这个题难不倒我，便说：“请太师出题。”荆公说：“今年正月立春，十二月又是立春，又闰了个八月。我就以此为题，出个上联。”说着，拿起笔来，在纸上写道：“一岁二春双八月，人间两度春秋。”

东坡虽然才气过人，怎奈这上联出得过于奇特，一时想不出合适的下联来，只得红着脸说：“学生愚钝，对不上太师的佳联。”荆公说：“这对子看似简单，对好了也不容易。子瞻奇才，回去想出好下联来，再告诉老夫。”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东坡告辞，回大相国寺住处去了。

荆公虽然有意教训东坡，让他受了些气，但还是很怜爱他的才气。第二天，荆公奏过皇上，又复了东坡翰林学士的职位。

后来，有人评论这段故事时说：像苏东坡这样的奇才，还三被王荆公所难，何况才气不如苏东坡的呢！所以，为人第一谦虚好，学问茫茫无尽期。

苏小妹月夜考新郎

四川眉州，又叫眉山，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。山有峨眉，水有岷江，都是天下闻名。而最使眉州出名的，还是这里出了苏氏一家流传千古的人物。

在这一家中，老父名叫苏洵(xún)，字允明，别号老泉，是北宋时有名的学问家，文章写得也好。当时人们称他为老苏。老苏有两个儿子，大苏和小苏。大苏名叫苏轼，字子瞻(zhān)，别号东坡，小苏名叫苏辙(zhé)，字子由，别号颖滨。苏轼苏辙兄弟二人，都是博古通今的才子，同科及第，又都在朝廷里任翰林学士。人们称他兄弟二人为二苏，称他父子三人为三苏。

苏氏父子三人名满天下，这已是够奇的了。更奇的是，老苏又有一个女儿，名叫苏小妹，其聪明乖巧，更是绝世无双，不在二位哥哥之下。老泉和两个儿子每天谈论的，不是四书五经，就是诗词歌赋，苏小妹在一旁耳濡(rú)目染，自然也就都会了。

小妹十岁时，随父亲、哥哥住在京城。这年春天，家里后花园绣球花盛开，老泉赏玩了一会儿，来了诗兴，忙回到书房，取了纸笔，题起诗来。可刚写了四句，仆人来禀报说，有客人来访。老泉只好搁下笔，出去接待客人。小妹没事，闲步来到书房，见桌上有四句诗：

天巧玲珑玉一丘，
迎眸烂漫总清幽。
白云疑向枝间出，
明月应从此处留。

小妹看完，认得是父亲笔迹，知道这首诗是咏绣球花的，还未写完，便略一思索，续成了后四句，写在纸上：

瓣瓣拆开蝴蝶翅，
团团围就水晶球。
假饶借得香风送，
何羨梅花在陇头。

小妹题完了诗，放好笔，就离开书房，回自己屋去了。

老泉送走客人之后，回到书房，想把《咏绣球》诗续完。可一见纸上诗稿，已写完八句，读起来，后四句词意俱美。老泉看那续诗的笔迹，像是女儿写的，便把小妹喊了来。一问，果然是女儿所写。老泉高兴地说：“可惜你是个女孩儿，若是个男儿，我家不又多一个翰林学士！”从此，对小妹更加珍爱，让她尽意饱读诗书，不再督促她去学那些女子必会的针线活儿。

过了几年，小妹一晃长到十六岁了。老泉一心想找个天下才子与女儿相配，可一时间，上哪里去找这样的人物！

一天，宰相王荆公派堂候官来请老泉到相府去说话。王荆公名安石，字介甫，也是当时博学多识、很有才气的人物。老泉到了相府后，荆公设酒款待，两人一边举杯对饮，一边谈古说今，从诸子百家到文章诗词，无所不谈。说到高兴处，荆公夸起自己的儿子来：“小儿王雱(pāng)，读书只一遍，便能背诵。”

老泉这时已有八分酒意，顺口说道：“谁家儿子用读两遍！”荆公说：“倒是老夫失言，不该班门弄斧。”老泉说：“不光小儿只读一遍，就是小女也只读一遍。”

荆公听了，惊奇地说：“只知你两位公子才华出众，却不知你女儿也如此有才气。眉州山川秀气，都聚在你苏家了！”

老泉后悔自己失言，连忙告退。荆公叫童子取出一卷文字，递给老泉说：“这是小儿王雱的习作，拜托你费心批改一下。”老泉接过文卷，藏在衣袖中，匆匆告辞了。

老泉回家睡到半夜，醒过酒来，想起日间之事，寻思道：“荆公把儿子的文章让我批点，一定是想向我家女儿求亲。我又不愿结交他这门亲事，却又不好推辞，如何是好！唉，真不该自夸女孩儿的才气！”老泉心里有事，再也无法入睡。

天亮时，老泉起来，梳洗完了，便拿起王雱的习作，一篇篇看了起来。不看则罢，看完之后，老泉倒真喜欢上了王雱的才气。这些文章，可算是篇篇都是佳作，老泉越看越爱看。但是女儿心意怎样？是不是喜欢呢？老泉想了个主意，他把丫环叫来，吩咐说：“这些文章，是位少年名士送来的，求我批点。我没有时间，你拿给小姐批阅，完了时，再给我送来。”

丫环把文章送给小妹，又把老泉的话说了一遍。小妹手握红笔，边看边批点。看完了，赞叹说：“好文章！这一定是位聪明才子所作。只是华而不实，秀气泄尽，此人恐怕不是长寿之人。”于是，按这个意思，写了几句批语。后来王雱十九岁中了头名状元，不久夭亡，倒真被苏小妹说中。这是后话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小妹写完批语，叫丫环把文章送还父亲。老泉看了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这批语怎好回复荆公！他见了，一定怪罪！”正为难时，家仆来禀报，说相府堂候官到门，来取王公子文章。老泉听了，慌得手足无措，只得急忙把小妹批过的卷面割去，重新换过，加上好批语，然后到会客厅见堂候官，把王雱的文章交还。

堂候官收了文章，又说：“相爷还吩咐过，要问一下贵府小姐是否已许配人家？如尚未许人，相府愿意和贵府结亲。”老泉说：“相府请亲，我哪有不愿的道理？只是我那女儿相貌丑陋，恐怕不能与公子般配。请回去好好禀报相爷，只要察访一下就知道了，并不是老夫推托。”

堂候官回到相府，把老泉的话对荆公说了。荆公见卷面换了，已有三分不高兴，又听说苏小妹容貌不美，怕儿子不中意，所以对结亲的事，也就不那么热心了。不过，对老泉的话他也不完全相信，便暗地派人去打听。

原来在苏家，东坡和小妹兄妹感情不错，常常写诗互相嘲戏。东坡长了一嘴胡子，小妹写诗嘲讽说：

口角几回无觅处，忽闻毛里有声传。

小妹额头长得高，东坡也用诗嘲道：

未出庭前三五步，额头先到画堂前。

东坡下颔稍长，小妹写诗嘲道：

去年一点相思泪，至今流不到腮边。

小妹眼眶微深，东坡便写诗相讽：

几回拭脸深难到，留却汪汪两道泉。

兄妹俩这些互相嘲戏的诗句被探访的人知道了，信以为真，回报给荆公，说：“苏小妹才华确实出众，但论容貌，也只平常。”荆公听了，便把婚事搁起，再也不提。

因为相府曾向苏家求亲，很快，小妹的才名便传满了京城。一时慕名前来求亲的，不计其数。老泉叫这些书生每人交上一篇文章，拿给小妹亲自过目，只有女儿满意的，才能考虑。

小妹看了这些人的文章，没有一篇中意。有的她一笔涂倒，有的也点不上两三句。她拿起最后一篇，以为也只是平常之作。可是看了开头儿，就觉得不一般，后来一口气看完，不觉心中欢喜，暗想，从文章看，这真是一位难得的才子。她看一下卷面上的姓名，知道这个书生名叫秦观。于是，便在卷面上批了四句：

今日聪明秀才，他年风流学士。

可惜二苏同时，不然横行一世。

这批语分明是说，秦观的文才和苏轼、苏辙相仿，除了二苏，就没人能及得上他。老泉看了批语，已知女儿选中了这人，便吩咐守门家丁：“如是秦观秀才来时，快请来相见；其余的都给我辞去。”那些呈交文章的，陆续都来讨信，一个个都被门丁打发走了，谁知却只有秦观不到。

原来那秦观，字少游，是扬州府高邮人。他饱读诗书，学问渊博。平生所敬服的，只有苏家兄弟，其余的人都没放在眼里。他听说小妹很有才气，又是出于苏家，所以也呈交了自己的文章。可又担心不被选中，便没有随那些书生上门去打听消息，怕损了自己的名声。

老泉在府中等了几日，见秦观仍然没有来，反倒打发人去秦观的住处送信。少游知道自己被选中，心中欢喜。可又一想：“小妹的才名，只是从传闻而来，自己又没有见到。又听说她容貌不扬，额头凸出，眼睛凹进，不知是一副什么样嘴脸！要是能亲自见她一面才好。”

秦少游有了这个想法，就一心寻找能和小妹见面的机会。事也凑巧，一天他听人说，三月初一，苏府小姐要去岳庙烧香，不由高兴起来，心想：“我不趁这个机会，和她见面！”

少游知道，凡是大户人家女眷进庙烧香，不是赶早，就是入夜，也就是找人少的时候来，以免闲杂人打搅。到三月初一

这天，天还没亮，少游就起来了。他头裹青布唐巾，身穿皂布道袍，脚

穿一双草鞋，脖子上挂一串拇指大的念珠，手托一个金漆钵（b）盂，完全是一个游方道人模样。少游梳洗打扮完了，一大早就来到东岳庙前等候。

天色刚亮，只见苏府家人抬着一乘轿子来到。少游避开一步，让那轿子进到庙里，停在左廊下边。少游随后也进到庙内，恰好小妹出轿上殿。少游乘机打量一下小妹，见她虽然不是妖娆（ráo）美丽，却也清幽淡雅，另有一种风韵。对小妹的容貌，少游已满意了，但对小妹的才气真正如何，他还放心不下，也想考问一下。

约莫小妹已烧完香，少游顺着庙廊往前迎，两人正好在殿左边相遇。少游打个招呼，说：

小姐有福有寿，愿发慈悲。

小妹随口答道：

道人何德何能，敢求布施！

少游又说：

愿小姐身如药树，百病不生。

小妹一边走，一边答道：

随道人口吐莲花，半文无舍！

少游再想说什么，小妹已走到轿前，上了轿。少游只好停住脚，望着轿子，喃喃地说：“‘道人’得对‘小姐’，万幸万幸！”

小妹坐在轿里，全没在意，跟随的老仆人听到了，非常生气，怪这个道人太放肆。他正想回身去叱责那道人几句，只见从廊下走出一个十三四岁的书童，对那道人叫道：“相公，到这里来更衣。”那道人便走过去，书童在后边跟随。老仆人赶到书童面前，一把拉住他，低声问道：“前边是哪位相公？”书童说：“是高邮的秦少游相公。”老仆人听了，也就不再说什么。他回到家里，把这事儿告诉了老伴儿。老伴儿又说给了丫环，丫环又告诉了小妹。小妹听了，付之一笑，这才知道那化缘的道人原来是秦少游假扮的。她嘱咐丫环们，不要再传出去了。

少游在岳庙看了小妹的容貌，又试了她的才气，心中欢喜不尽。他选了一个吉日，亲自去苏府求亲。老泉自然应允，两家就订了亲。不久，少游又参加了朝廷的考试，中了进士，一举成名。他换上官服，到苏府来拜丈人，并请求要选个吉日，和小妹完婚。

老泉高兴地说：“今日就是大吉之日，不必另选日子了。

你家在高邮，京城又没有亲人，一切你都不用操办，只今晚就在我府中成亲，这不是更好！”

当时东坡在旁边，极力赞成。少游自然满心愿意了。

这天晚间，少游就在苏府，和小妹拜堂成亲。少游在前厅应酬，等到宴

席结束，这才喜滋滋来到后院新房。他正想进屋，只见房门紧闭，院里摆着一张小桌儿，桌上排列着纸墨笔砚，还有三个纸封儿，三只小杯子——一只玉杯、一只银杯和一只瓦杯。一个小丫环守在桌子旁边。

少游见了这番景象，心中纳闷，不知是怎么回事儿。他对丫环说：“烦你传话给小姐，新郎已到，怎么还不开门？”丫环说：“奉小姐之命，新郎进房之前，先要答题。这三个纸封儿里，是三个题目，都答对了，才准进房。”少游又指着三只杯子说：“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丫环说：“那玉杯是盛酒的，银杯是盛茶的，瓦杯是盛水的。三题都答对，用玉杯敬新郎美酒三杯，请进新房；两题对了，一题不对，在银杯内饮清茶解渴，等到明晚再试；一题对了，两题不对，在瓦杯内呷口淡水，罚在外边读书三个月。”

少游听了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要是别个秀才，就该求告出个容易些的题目了；下官却不怕，莫说三个题目，就是三百个，也难不住我！”丫环说：“俺小姐可不比那些盲试官，尽是之乎者也那一套。她的题目好难哩！第一题，是一首诗，要新郎也作一首，合了出题之意，才算答对。第二题是四句诗，每句诗藏着一个古人名，要猜得一个也不差，才算答对。到第三题，就容易了，只要作个七字对儿，对得好便可饮美酒进新房了。”

少游说：“请开第一题。”丫环拿起第一个纸封儿拆开，请新郎自看。少游接过花笺，只见上面写着四句诗：

铜铁投洪冶，蝼蚁上粉墙，
阴阳无二义，天地我中央。

少游看完诗，心想：“这四句诗明明是说假扮云游道人的事，若是别人，定猜不着。第一句铜铁投炉，是个‘化’字；第二句蝼蚁上墙，是个‘缘’字；第三句阴阳无二义，含个‘道’字；第四句说天地之间，则是个‘人’字。”想到这里，便提起笔来，就着月光，在纸上题诗一首：

化工何意把春催？缘到名园花自开。
道是东风原有主，人人不敢上花台。

少游写完，把这篇诗卷交给丫环。丫环将诗笺折成三叠，从窗缝中塞进屋里，高声叫道：“新郎交卷，第一场完。”小妹打开诗笺，见每句诗中的第一字合起来，即是“化缘道人”四字，不由点头微笑。

丫环打开第二个纸封儿，交给少游。少游见上面也是题着四句诗：

强爷胜祖有施为，凿壁偷光夜读书。
缝线路中常忆母，老望终日倚门闾。

少游看完诗，不用多想，就知道第一句说的是孙权，第二句说的是孔明，第三句说的是子思，第四句说的是太公望。少游用笔写好，依旧交给丫环。丫环又从窗缝中塞进屋内。

少游答完了两个题，口中虽然不说，心中却暗暗得意：“前两个题目，难不倒我，剩下一个题目是对对儿，更有何难——我五六岁时就会对句哩！”

丫环打开第三个纸封儿，交给少游。少游就着月光一看，

见花笺上写的上联是：

闭门推出窗前月

初看时，觉得这一句并不难对，可细一琢磨，这对儿却出得非常奇巧。若对得平常了，见不出自己的本事。可左思右想，却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好对儿来。又过了好久，听得谯（qiáo）楼上已经打了三鼓。到深夜了，少游仍没想出好句来，心里越发慌乱。

东坡这时也还没有入睡。他听说小妹今夜要出题考新郎，怕少游真被难住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就起身来到后院，想探听一下妹丈的消息。东坡影在暗处，见少游在院里转圈踱着步，口中不住念叨着“闭门推出窗前月”七个字，右手还做着推窗的姿势，心里便明白了：“一定是小妹出了这个对子难为他。看来少游被困住了，我若不解围，他今夜就进不去屋了。”可是急切间，也想不出好句子来。

在庭院中有一口缸，里面贮（zhù）满了清水，是为浇花用的。少游走了一会儿，来到缸前，停住脚，看那缸里的水。东坡望见，一下触动灵机，说：“有了！”他想去告诉少游，又怕被小妹知道了，连累妹夫脸上不好看。东坡又寻思了一下，倒真想出了个主意：他轻轻咳嗽一声，弯腰从地上拾取一块瓦片，投向缸中。缸里的水被瓦片所激，溅起不少水花儿，扑在少游脸上。少游低头一看，只见缸水中天光月影，纷纷乱动。少游当下晓悟，忙奔到桌前，提笔写出下联：

投石冲开水底天

丫环把这第三张试卷塞进窗缝，不大一会儿，只听“呀”的一声，房门大开，从屋中又走出一个侍女来。她手捧银壶，在玉杯内斟满美酒，献给少游，说：“请新郎满饮三杯。”

少游这时意气风发，连喝了三杯美酒。随后，丫环簇（cù）拥着他，进了新房。

这样，少游和小妹这一对才子才女，结成了美满姻缘。

云门穴李清遇神仙

隋朝隋文帝的时候，山东青州城里，有个富翁，姓李名清。他家世代以开染坊为业，在青州城内，是有名的富裕人家。全族人丁兴旺，合起来也有五六千人。李清在全族中辈份最高，年龄最大，因此被推为族长。他为人宽厚仁慈，族中不论远近亲疏，都一般对待，有什么难事，都想法帮助解决。因此，全族中男女老幼，没一个不敬重他的。

这一年，李清已是七十岁了。再过两个月，就是他的七十大寿，那些子孙们聚在一起商量道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这不比平常生日。我们都要各寻几件珍贵礼物上寿，祝他老人家长寿不老。”

李清也早料到子孙们会给他祝寿，因此就预先设下酒席，分着一支一支地请来赴宴。他对众人说：“每年你们都给我祝寿，送礼物。金银玉器，珠宝绸缎，什么都有。这些东西，我也用不上，可又不好拂了你们的盛情，也都收下了。历年积攒，不下几万件。常年堆放在库房里，恐怕多半都已朽坏了。你们耗费了钱财，却变成了我的废物，这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如今又要到我的生日了，我想你们必然要忙着张罗寿礼，所以事先

说好，你们都不用费心置办了，谁也不要违了我这个心愿！”

那些子孙们听了，纷纷说道：“今年是您老人家七十大寿，一定要好好庆贺一番。不然，我们做儿孙的，心里也过意不去。”李清说：“既然你们一定要送礼祝寿，那就依照我的意思，我要什么，你们就送什么，好吗？”子孙们都高兴地说：“请您老人家吩咐！”李清说：“在我生日前十天，你们每人送我一百尺手指粗细的麻绳，总算起来，也有五六万丈。用这些绳子来给我续寿，不是更长远吗？”

众子孙听了，心里感到奇怪，不由问道：“您老人家吩咐，敢不遵命！但不知要这许多绳子做什么？”李清说：“等你们都送齐了，我再告诉你们，现在还不能随便说。”在场的子孙听了李清的吩咐，回去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五六千子孙每人都在生日前交来百尺麻绳，李清院内竟堆成一座绳山。众人看了只是奇怪，不知要这么多绳子有什么用。

在青州城南十里，有座山叫云门山。它的山尖儿像被斧劈开似的，分做两半儿。青州城里的人，时常能看见乱云飞鸟，从这山的缺口处穿过。在山顶中间，有一个大穴，向下望去，黑洞洞的，深不见底。有人把大石块从穴口扔下去，听不见一点儿回声，人们都说这穴洞是没底儿的。

李清收齐了麻绳后，对众子孙说：“我曾听人说，云门山上的大穴，是神仙第七洞府。我今年已七十岁了，在世上也活不过几年。趁现在身子还强健，我想在生日那天，用你们献的绳子，系上竹篮，我坐在竹篮里，去探那洞穴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子孙们齐声阻拦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这个大穴里面，不知藏了多少毒蛇怪兽，您老人家不能去冒这个险！”李清说：“我已打定主意，就是死了也不会后悔。你们若不让我去，我会私自逃到山上，从穴口跳下。没有麻绳、竹篮，我就是活着也出不来了。”几个年纪大些的子孙知道李清性情固执，打定了主意，别人再也说不动他，只好对众人说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既然老太公一心要去，我们也只得依从。但这是一件大事，要做些准备，还要转告亲戚，一同去云门山相送。”李清同意说：“这倒可以。”

李清派人到云门山上，紧贴着穴口埋好两个木桩，架上轱辘（lùlu）。

又叫家人找竹匠做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大竹篮，到铜铺里买来几百个大大小小的铜铃。到了生日这天，李家全族再加上亲戚朋友，就有上万人，敲着锣鼓，带着酒馐，来云门山上为李清送行。当时，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青州城。

家人们将竹篮用绳拴好，又用另一根绳系上铜铃。李清坐在竹篮里，如遇到危险，或到洞底后想上来，就可摇动系着铜铃的绳。上边的人听到铃声，就用辘轳把竹篮摇上来。这些都准备停当了，几位年高的亲眷上前向李清敬酒。李清饮了酒，又对空拜了两拜，对众人说：“多谢诸位亲眷相送。此去是凶是吉，就看我老汉的缘分了。”说完，坐进竹篮，挥手和亲戚、子孙们告别。随着辘轳的响声，竹篮慢慢下到穴中去了。

李清也不知麻绳放了几千丈，只觉得过了好长时间，那竹篮咚的一声，碰到了洞底。洞里漆黑一片，李清爬出竹筐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用手摸索一下，觉得又湿又滑，像有水气一般。他顾不得高低，抬脚向前走了一步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一交。

好不容易爬起来，没挪上一步，又摔了一交。李清是七十岁的人了，身体本来虚弱，接连摔了这两交。一下昏了过去。

在洞穴外边的众子孙亲眷，一直等到日色偏西，也不见铜铃响动，心中都暗暗焦急：“这老人家恐怕性命难保了。”家人们摇动辘轳，把竹篮提上来一看，是个空的，不见了李清。这时大家着了慌，忙把竹篮又放回到洞中。守了一会儿，再摇上来看时，依旧是个空篮。众子孙以为李清已死，纷纷对着穴口，放声大哭。有的边哭边说道：“我们苦苦劝阻，你老人家也不听，偏要下去。如今弄得连个尸首都没了，如何安葬！”

众子孙哭了一会儿，有的亲戚劝道：“老太公也是高寿了，虽说死了，也遂了他的心愿。多哭也于事无益，不如今晚回去，明日请几个有法力的道士，来山上给他召魂，然后将他的衣冠埋葬，造个衣冠冢（zhāng）。”子孙们觉得这话有理，都停止了哭声，擦了眼泪，收拾回家。第二天，请来道士，给李清召了魂，又在府中摆设灵堂祭奠。过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找了几件李清穿过的衣服鞋帽，下棺安葬。

再说李清跌了两交，昏过去后，过了半晌，才醒转过来。他用手细细地往四边去摸，发觉这穴底也不太大，只有一丈来宽阔，周围都是石壁，并没有什么奇异处。脚下是湿滑的烂泥，李清怕再摔倒，不敢走动，便用手去摸竹篮，想坐上后，扯动绳铃，好让上边得知，把他摇出洞外。可用手在穴底遍地一摸，却不见了竹篮，心中不由着急起来。这时他出又出不去，叫又无人应，真是来时无路，去时无门。没办法，他只好盘膝坐在地上。

洞穴里漆黑不见天日，分不清白天黑夜。李清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只觉得肚中饥饿难忍，又没有可吃的食物，只好抓一把烂泥吃了。哪知这烂泥名叫“青泥”，可解饥渴，是仙人修炼时吃的。李清吃了几口，顿觉神清气爽，身体也有了力气。他又用手在穴底四处一摸，发现旁边穴壁底下，又有个小穴，穴口约有二尺来高。李清想道：“我坐在这烂泥地里，何时是头！左右是没命的人了，不如爬进这小穴里看看，就是有毒蛇妖怪，也不过一死了之。”

李清不顾性命，钻进小穴里去。约莫爬了六七里地，觉得里面渐渐高了一二尺，可还是站不直身子。他继续往前爬着，饿了就吃几口青泥，困了就睡上一会儿。也不知又爬了多久，忽见前面透出一丝光亮，李清立时高兴起来。他又吃几口青泥，打起精神，弯腰向前钻去。

李清顺着亮光，越往前钻，洞内越宽阔。到出了洞口，外边又是一个世界，青山绿水，风光十分秀丽。他沿着大路，走了十多里地，肚子又饿起来。路上没有饭店，即便有，手中也没有银子。他见路旁的溪水很是清澈，就走到溪边，弯下腰用双手捧水喝。才喝过几口，不但不渴不饿了，连手脚都轻快了。又走了十多里路，忽见前边绿树掩映中，露出黄琉璃瓦的屋舍，金碧闪烁。李清快步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座古朴整齐的庙宇。他沿着白玉石台阶走到庙门前，用手轻轻叩了两下门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青衣童子开门出来，喝道：“李清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！”李清见童子叫出自己的姓名，知道这庙里一定住着神仙，忙伏到地上磕头说：“青州染匠李清，冒叩洞府，请仙人收为弟子。”那童子笑着说：“我怎能收留得你？既然来了，也是有缘，我带你进去见主人吧。”

童子领李清来到大殿，李清向上一望，只见正中坐着一位仙长，头戴碧玉莲冠，身披缕金羽衣，腰系黄绦（t o），手执玉如意，真是器宇不凡。他的东西两旁，各坐着四位仙人，一个个也都是仙风道骨，让人敬畏。满殿祥云缭绕，香气氤氲（y n y n）。李清给每位仙人叩了头，又把愿当弟子的心思说了一遍。

中间的仙长说道：“李清，你怎么擅（shàn）自闯来洞府？我这里不收道心不坚的人，你快回去吧！”李清流泪说道：“我李清一生行善，今日有幸到了仙宫，见到仙长，怎能轻易回去？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，左右回去也活不多久，不如死在仙长阶下。”中间那位仙长还是摇头，不肯应允，却是他旁边的一位说道：“李清冒死来到这里，一片诚心，也是难得。我们今日若不收留他，传到人间，只道神仙到底修不得的了。不如暂把李清收留下来，以后如有差错，再遣他回去，也不为晚。”中间那位仙长点头说：“好吧，让他先在西边耳房住下。”李清连忙又向众位仙长叩头拜谢。

这时，一个青衣童子上前禀道：“西王母今日在瑶池设宴，派使者来请诸位仙师赴宴。”中间那位仙长当先离座下殿，另外八位仙长在后相随。李清随着一伙青衣童子，送出殿外。中间那位仙长回头对李清说：“你留在这里，可以随意观赏风光，但惟有北窗不能打开，切记，切记！”说完，众仙人各自跨上鸾（luán）鹤，腾空而起，转眼之间，不见踪迹。

李清住在耳房里，凭窗眺望，可以看见东、西、南三面景致，奇花异草，珍禽怪兽，都尽收眼底。只是北窗关着，北面的景致看不到。李清心想：“为什么三面都可看，只此面不让看？想必那里一定更有奇异之处。待我悄悄打开窗子看看，仙长已去赴会，想他也不会知道。”

李清走到北窗前，用手轻轻一推，“呀”的一声，那窗就已开了。李清向外一望，一座青州城，正在北窗之下。只见州里人家，历历在目。再看自家的高屋大宅，渐已残毁；同族近支，也都零落。李清不由慨叹一声：“怎么我出来才这几天，家里就变成这模样了？若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出来也好，何必叫不成器的子孙，把好好的家业都败坏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不由归心似箭，恨不得立时回家去看看。

李清正慨叹间，只听殿上大叫：“李清，李清！”李清连忙关上北窗，走到殿中，原来众仙长赴会已经回来了。中间那位仙长大怒说：“我临走时吩咐你不许偷开北窗，你怎么不听我话，擅自开了？你又长吁短叹，思量回去。我所以不肯收留你，就是因为你尘心未断，道心不坚。今日不能再留你了，你快快回去吧！”

李清无话可答，只是叩头请罪，哀告说：“我不知吃了多少苦，才来到这里。如今不说竹篮、麻绳没了，出不了大穴；就是那几十里的窄小穴道，我也爬不动了。”仙长听了，笑道：“这你不用发愁。我另有一条路径，叫人带你出去。”李清只好拜谢仙长，起身出殿。

这时，东边一位仙长向中间仙长说了几句话。中间仙长叫道：“李清，你回来！”李清想：“想必又像前番那样，收留我了。”心中暗暗高兴。他转身回来，重新跪下。中间仙长说道：“我打发你回去，你没个营生，怎么生活？我书架上有许多书，你可随意拿一本去，按书上说的做，就不愁没衣食了。”

李清口中答应，心里却想：“原来仙家也只知道他眼前的事，不知青州城里的事。别说我有万贯家财，就是子孙连年送的生日礼物，这辈子也享用不尽。这才出来几天，怎么就愁回去没饭吃了？”李清不好拂了仙长的一片好意，便走到书架旁边，取了一本最薄的书，然后又过去拜谢。那位仙长说：“你已有了书，就回去吧！”

李清正要出殿，只见西边一位仙长，不知又向中间那位仙长说了些什么。中间仙长点点头，又叫道：“李清，你还不要走。”李清想：“莫非这一番是要留下我？”只听仙长说道：“你回去要走好远路，才能到家。到了家里，也不能够就有饭吃。你可先在我这里吃饱了，再回去。”说话间，已有童子拿来两个大芋头，递给李清吃。李清接过来细一看，原来是煮熟的鹅卵石，就像芋头一般，软软的，嫩嫩的。他咬了一口，又香又甜，比云门山洞穴底的青泥，好吃多了。

李清吃完了，那仙长说：“李清，你回去后，青州要发生瘟疫，多少小孩的性命，都在你手上。你要广行方便，认真救治。七十年后，你还可再回到这里。”说完，叫一个青衣童子送李清回去。

童子领李清出了大殿，沿着一条平坦大路向前走。路两旁都是参天古树，间杂着一些奇花异草，走在这路上，一点儿也不觉得累。又过了一座高山，路径渐渐窄小，童子用手向前一指说：“再走七八里地，就是青州南门了。”李清说：“前两

日我是从云门山大穴里来的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条路相通。

日后我若再去叩见仙长，就可走这条路了。”

正说间，呼地一阵风起，从路旁跳出一只白额大虎来，纵身向李清扑去。李清惊叫一声，吓得惊倒在地，昏死过去。

原来这大虎是仙人守山的神虎，是童子特意召来吓昏李清的，好叫他迷了来路，并不是真要伤他的性命。过了一会儿，李清醒过来，口里还不住叫着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等他挣扎着坐起来看时，哪有什么大虎，连青衣童子也不见了。李清不由悲痛起来：“那童儿一定是被大虎吃了，可怜，可怜！”可又一想，那童子是服侍仙长的，一定也有些仙气，大虎恐怕伤不了他。只是他为什么半路里又撇下我，不见了呢？李清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整整衣服，站起身子，准备赶路。可四下一看，又吃了一惊：前后都是高山，哪还有来时的路径！李清怕再跳出一只大虎来，顾不得草深林密，一脚高一脚低地又赶了

四五里地，才见到大路。李清认出这路是通往青州南门的，便沿路向前走。

进了城门，李清觉得街道和自己离开之前不大一样了，但

还略可辨认，只是两边的房屋完全不同了，心里疑疑惑惑，不知什么缘故。他想向人打听一下，可是满街上却见不到一个熟人。天色渐渐黑下来，李清加快步子，赶回家去。到了家门前，又吃了一惊，原来这房子也都变了样子，另起了大门楼，两边八字墙，好不雄壮！李清暗想：“莫非错走到州衙来了？”可再仔细看看，确实是原先家里，院墙外那一排大柳树，自己还是认得的。李清又想：“莫不是州府乘我不在，把我家夺了去？”

只是今日晚了，等明日再问个明白吧。”

李清在附近找个客店住下来。他身上一个钱也没有，只好脱下件衣服，换了一贯钱。由于吃了鹅卵石芋头，肚中还没有饿。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中想道：“离开洞府时，仙长说过，我回去未必就有饭吃；又叫我在书架上拿了一本书，将来照书上说的谋个生路，莫不仙长早就知道有今日

了？”想到这里，往衣袖中一摸，那书还在，只是他这时又困又乏，不能读了。

第二天天亮，李清还了房钱，便在青州大街小巷里转起来。走了半天，莫说亲眷子孙没遇见一个，连自家开的染坊铺面，也没留下一间。他接连问了许多人，那些人都摇头说：“我们没听说过有什么李清，也没听说过有谁下到云门山洞穴里去。”李清在街上走了一天，也没问出个头绪来。看看天晚，又

回到那家客店安歇。

第三天，李清决定到云门山大穴洞口去看看，他想，那里总该有些遗迹。这天一早，他就急忙出了南门，直奔云门山。快到山顶时，见前面有一座亭子。他想：“这山路上原来并没有亭子，我才离开几天，怎么就建起了亭子？”他走到亭前，用眼一看，见上面写着“烂绳亭。开皇四年立”几个字。李

清想：“是了！我的子孙以为我下到云门穴里，遇到了神仙，这绳子将来会烂掉在山上，所以修这烂绳亭做个纪念，也使后世广为流传，做个美谈。后边写的‘开皇四年立’也不错，今年正是开皇四年。可我从进入穴底至今才几天时间，怎么青州城里的人家都变样了呢？”

李清边想边往上走，到了穴口，只见旁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边题着“李清招魂处”五个字。李清不由吓了一跳，暗道：“我明明活在这里，又不曾死，还招我的魂做什么！”又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是我下到穴底后，他们提起竹篮来，不见了我，疑心我已死了，所以在这里招我的魂。”他在碑前站了一会儿，又想道：“既然给我招魂，一定有我的葬处。若是安葬，必定在我家祖坟内。人家房屋虽有改换，祖宗坟墓却是百年不变的，我不如去祖坟上看一看，也许能弄个明白。”

李清下了云门山，进青州南门，又转出东门，一直来到自家祖坟。只见原先许多一围多粗的青松白杨，都已被人伐去；坟上的碑石，也多半断裂倾倒，全不似旧时模样。李清向祖宗拜了两拜，心中不胜凄楚，叹道：“难道我家子孙真个都死绝了，就没一个来坟上照管？”他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见有一块碑还完好地竖在那里，忙低头一看，见上面刻着“故道士李清之墓”七个字。李清想：“这不过是座空坟，里边无非埋着我的衣服。只是那碑石已长满苔藓，字迹也被风雨驳蚀得不甚清晰，可见不是前些天新立的。这是怎

么回事呢？难道我真的死去多时了，今日来家的是我的灵魂？”

李清疑疑惑惑离开祖坟，正徬徨（páng huáng）不定的时候，忽听一阵渔鼓响。他走过去看时，却是东岳庙前一个瞎老头儿，在那里唱道情，向听的人讨钱。瞎老头儿只讨得十来文钱，便没人再肯出。其中一个人说：“先生，你再说唱一段，我们多给你些钱。”瞎老头儿说：“不成，不成！我若说完了，你们一溜走开，我是个瞎子，找谁去讨？”众人齐说：“你放心！你是个残疾人，谁能哄你？”瞎老头儿听了众人的话，果真敲起渔鼓筒板，说起故事来。他说一会儿，唱一会儿，正到紧要处，嘎（g）然停住，就要讨钱。

那些人正听得高兴，见他停下讨钱，都一哄走开了，只有几个人扔给他五文钱。瞎老头儿讨不到钱，气得乱骂，一个泼皮无赖恼起火来，上前一把将他前后讨到的十五文钱夺过来，扔了一地，然后大笑着走掉了。瞎老头儿眼睛看不见，既追不到人，又拣不到钱，急得差点儿哭起来。

李清在旁见了，很可怜那瞎老头儿。他从地上拾起那十五文钱，交给瞎老头儿，又安慰了几句。瞎老头儿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李清说：“我是问信的。你若知道些根由，告诉我，送你十文酒钱。”瞎老头儿说：“问什么信？”李清说：“这青州城内，有个开染铺的李家，你知道吗？”瞎老头儿说：“我正姓李，请问老先生高姓大名。”李清说：“我叫李清，今年七十岁了。”

瞎老头笑了，说：“你怎么欺我是瞎子，就要讨我的便宜！我今年七十六岁了，年纪倒比你大些。我的叔曾祖父叫做李清，你也说叫李清，这不是讨我的便宜吗？”李清见他说话有些根由，就改口说：“天下有许多同名同姓的，我怎敢讨你的便宜！我问你，你那位叔曾祖父现今还活在世上吗？”瞎老头儿说：“这话儿说起来长着哩。隋文帝开皇四年时，我那位叔曾祖正好七十岁。他在大寿那天，去探云门穴，自然是有去无还，死在穴里了。从此之后，家事零落，又遭遇兵火，全族子孙都灭尽了，只剩下我一个瞎老头子，还活在世上，靠卖唱度日。”

李清又问道：“你那叔曾祖父下到云门穴里，才过了几天时间，怎么家事零落得这么快？”瞎老头儿摇头说：“哎呀，老先生真会说笑话！我那位叔曾祖父下云门穴时是大隋开皇四年，如今是大唐高宗皇帝永徽五年，前后已是七十二年时间哩，怎么能说才过去几天呢？我那叔曾祖父去世时，我才四岁，如今已七十六岁了。”李清说：“听说李家全族五六千人，便是过了七十多年，也不该都死绝，只剩你一个呀？”瞎老头儿说：“老先生你不知，隋炀帝死后，有个王世充造反，到了青州，看见我族里人个个精壮，全都拿去当兵。那王世充又没本事，屡战屡败，把手下的人马，都损失了。我那时若不亏着是个残疾人，也留不到今日。”

李清听了这番话，如梦方醒，一肚子疑惑，才弄明白。他想：“古人说：‘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’果真有这等奇事。我在云门穴里才过了几天，世上已隔了七十二年，我若在那里再多住几日，恐怕连整个青州城都没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他把手中仅有的三四十文钱，全都给了瞎老头儿，也不向他说明缘故，只是道声别，转身向青州城内走去。

李清边走边寻思：“如今我身边没半文钱，如何度日？临出仙府时，仙长曾叫我带本书回来，说将来按书里说的去做，可以谋生，我何不把书取出来看看？”李清在路边一株大槐树旁坐下，从袖中取出书来一看，原来是本医书，里边也不多几个药方，是专治小儿病症的。李清又为难起来，自己没

行过医，又没有钱置办药料，这如何是好？他坐了一会儿，只得站起身，又往前走，边走边用眼向街道两旁的店铺看。约走了三百多步，只见路右边有一家药房，白粉招牌上，写着一行黑字：“祖传金氏药铺，出卖川广道地生熟药材。”

李清心中一喜，暗想：“我进去和店主商量商量，也许有个办法。”李清进到店中，和店主打了招呼。那店主二十多岁，叫做金大郎。李清问道：“你这药材，是现钱卖，还是赊卖？”金大郎说：“平常人来买药，只有拿现钱我才卖；只有行医开铺的先生，是长久主顾，所需药料，只记个帐，一月或一季一算，总起来还钱。”李清扯个谎说：“我是个儿科医生，一向是背包沿村看病的。如今年纪老了，也要开个铺面，坐地行医，不知你家有没有空房，可以租住？如有，我也可做你的长久主顾。”金大郎说：“这隔壁就是一间空房，只怕窄狭，居住不便。”李清说：“我孤身一人，没有家眷，一间也足够了。只是铺前要竖面招牌，铺内要有药橱药刀和别的一些用具，这才像个行医的。这几件，都到哪里去置办？也能赊到吗？”金大郎说：“这几件我铺里都有现成的，我也用不上，一起都借了你。等生意兴旺时，连那药钱，一总算还给我，这也是两下方便。”

在金大郎帮助下，李清就在他药铺隔壁住下来，门外竖起了一面招牌，上写“李氏专医小儿疑难杂症”十个大字。说来也巧，这一年青州城里，不论官府大户，还是平常百姓，家家小孩都得了瘟病。儿科医生本来不多，这时一个个东家请，西家聘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连那些专给成人看病的医生，也都被请了去。可这瘟病来得实在厉害，随你有名的医生，下的药只当投在水里，那些病孩服了无效，一个个眼睁睁死了。只有李清与别个不同。他也不到病人家里摸脉看病，只要说个症候，他便随手撮上一帖药让人拿去。那些病孩不论症候轻重，服下他的药，没有不立时就好的。也有怕一帖不管用，要买两帖的，可给多少钱李清也不卖。他说：“我的药，怎么还用两帖？”一帖药只收一百个钱，再穷的百姓，也买得起。不几天工夫，青州城里，不知被他救活了多少小孩。李清的名字，一下传遍全城，人们都叫他李一帖。李清卖药赚的钱，除了日常用度和还了金大郎的房钱、药料钱外，他也不再积攒，都散给了那些贫困人家。

光阴迅速，转眼间李清行医已过了二十七年。这时高宗皇上下了一封诏书，说要亲来泰山封禅。所谓封禅，就是登到泰山顶上，祭祀神灵，再立石竖碑，刻上歌颂功德的文字。以前，秦始皇、汉武帝也都来过泰山，进行封禅。青州是去泰山的必经之地，此时州官听说皇上要来，便下令抽调民伕，整修道路，准备迎候圣驾。

民伕是按户抽调的，李清有个铺面，官府便要他也出民伕。城里百姓听说了，怕万一小孩有个急病，一时请不到他，耽误了救治，所以就推举了几个人，到州衙里替他说情。其中一个能言善语的向州官禀道：“李清已是九十七岁快到百岁的老先生了，哪有多少力气去修路铺桥！我们情愿替他出钱，另雇个壮实的后生替代他，仍留他在铺子里，谁家孩子有病，也好随时找他救治。”

这个州官最不近人情，只会讨好上司，百姓的话他哪里肯听？当即喝道：“胡说！那李清虽说九十七岁，可身子壮实。姜太公八十二岁，还要辅佐周武王，率兵上阵。李清手能撮得药，偏修不得路？就是他医治小儿，难道这么大一座青州城，只他一个儿科医生？他开业至今，也只二十七年，在这

之前，青州人家的小孩也不曾见都死绝了！他既是朝廷百姓，就要给朝廷效力，年纪再大也要去修路！”众人见州官恼怒，不敢再多说，只好退出州衙。过了两天，朝廷下来文书，说皇上有病，不来封禅了，李清这才逃过了修路的苦役。

又过了四十多年，到唐玄宗时，李清已经一百四十多岁了。人们见他这么大年纪，还面色红润，身体强健，都说他是当世的神仙。许多年轻人都围在他身前身后，要拜他为师。李清实在推辞不过，也就选几个老实忠厚的，留他们在药铺里做些事情。

玄宗皇上一向好仙求道，崇尚神仙，总想自己也长生不老。他听说青州有个李清是真仙，当即派一名钦差，名叫裴丹，去青州聘请李清来朝廷，做他的国师。这裴丹晓行夜住，等赶到青州时一打听，李清却已去世了。

原来这天早晨，李清对几个徒弟、伙计说：“今日不卖药了，你们不要挂牌面。我的大限已到，只在午时，就和你们告别。”那些徒弟、伙计见李清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死？只当他开玩笑，都没把这话放在心上。可是等到中午，一个徒弟进屋给李清送饭时，只见他穿得整整齐齐，静坐在床上，端然不动，再一细看，真是去世了。那些徒弟、伙计听说了，有的大哭，有的去备办棺木，有的东寻西觅，乘机搜索财物。乱了半天，直到傍晚，才把李清殓（liàn）入棺中，钉上棺盖，停在铺子里。

第二天，裴钦差在州官陪同下，来到李清药铺。裴丹见到停在铺子中的棺材，又细问了徒弟、伙计，知李清确实已死，叹

了口气说：“本官一路上受了许多艰辛，才到得青州，来聘仙人李清。实指望能请他入朝，本官也不负皇上的差遣。哪知偏生不凑巧，刚刚不先不后，他昨日死了，连面也不曾见。仙人都长生不老，既然他死了，也就不是仙人了。”

钦差叫乡邻写个证明，说明李清多大年岁，平时如何修行，何年何月何日怎么死的，好拿回去向皇上交差。众乡邻说：“李太医一百四十多岁了，我们都是后生，不晓得他以前的来历。听说只有金阿公是他起头相处的，能知他始末根由。待一会儿金阿公回来，再斟酌写一张证词，呈给钦差大人带回。”

金阿公就是当年开药铺的金大郎，他已九十来岁了，因为年高，子孙满堂，人们都尊称他为金阿公。七十年间，他和李清一直是邻居，两人相处得也好。昨天早晨，他到城外乡下去

了，临去时说今天早晨回来。

众人正说话间，只见金大郎背着一大包草药，赶了回来。人们迎住说：“好了，金阿公回来了！你昨日若不到乡间去，也

能和你的老友李太医作别。”金大郎奇怪地问：“他到哪里去了，要作别？”众人说：“他昨日午时，已去世了。”

金大郎摇头说：“罪过，罪过！我昨日明明在南门外遇见他，好端端的，你们怎么用这样的话来咒他？”众人也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人已死了，怎么你又看见？莫不是他的灵魂？”金大郎说：“不信有这样奇事。”一头说着，直奔李清铺中。他进到屋里一看，见地上果然停着棺木，几个徒弟穿着白衣，在那儿守灵。他们见了金大郎，说：“我师父昨日午时归天了，因为你老人家不在，灵柩还停在这里。”金大郎抚着棺材说：“奇怪，奇怪！难道真个死了？我却不信。”几个邻居上前问道：“金阿公，你说说，昨日是怎样看

见李太医的？”金大郎说：“昨日我出门虽早，可刚出城，就遇见一个亲戚，非留我去他家吃饭不可。等我吃完饭和他作别时，已是过午了。走到云门山下，因见了几种好草药，我正在那里摘采，就见李太医走来。我问他到哪里去，他说要到云门山上去，那里有九位师父正等他。我也没太在意，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。”

钦差和州官听了这话，也觉得奇怪。裴钦差说：“既是这样，何不打开他的棺木看看，是真是假，我也好回禀皇上。”众人也都赞同。两个徒弟走到棺前，启开钉子，轻轻将棺盖打开。人们向棺内一看，只有青竹杖一根，哪还有李清影子！

于是，从青州到京城长安，到处传说着李清成仙的故事。

怨赃官玉马奋神威

唐朝时扬州有一个书生，姓黄名损，年方二十一岁，生得丰姿俊秀，一表人才。他家原为名门大族，后来父母相继去世，家道也就败落了。

黄损的父亲留下一件宝贝，这是一块用纯白美玉雕成的小马儿，叫做玉马坠。它色泽光滑，镂（lòu）刻精细，虽然是个小物件，却也算得是稀奇的宝物。黄损从小就喜欢这个玉马坠，总是把它带在身上，一刻也没有离开过。

一天，黄损没事儿，在市中闲游，遇见一位老人。只见他头戴一顶竹叶编的帽子，身穿一件破旧衣服，腰系一条黄丝绦，手拿一把逍遥扇。那老人看见黄损，微微一笑。黄损见老人童颜鹤发，容貌古雅，知道不是一般的人，心里肃然起敬，便邀他到茶坊里吃茶说话儿。那老人谈的，不是理学就是佛道，非常玄妙，黄损听了，十分敬服。

两人正谈得高兴，黄损偶然一抬胳膊，老人看见了他袖中的玉马坠儿，说道：“能借我看看吗？”黄损当即把玉马坠解下来，双手献给老人。老人看了又看，不住地啧啧称赞，问道：“这坠值多少银子？郎君能卖给我吗？”黄损答道：“这是我家祖传遗物，老人家若是喜爱，我便送给您，何必谈价钱呢！”老人说：“既然郎君慷慨相赠，老汉也就不推辞了。日后，我也许有报答你的时候。”说完，就将玉马坠悬挂在黄丝绦上，向黄损挥手告别。他走路极快，就像飞一样。黄损心想：“这老人一定是位高人，可惜没问他的姓名。”

荆襄（xi ng）节度使姓刘，名守道。他听人说黄损非常有才学，就派一名官员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、金银绸缎，来到扬州，聘黄损做幕宾，协助自己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及起草奏章、代写书信等。黄损这时正是家境困难之际，听说刘节度使相聘，便很高兴地答应了。他先写封回信，叫来人带回，又约定了去荆州的日期。

差官走后，黄损收拾行装，告别亲友，就搭船起程了。到了江州，见有一艘大船泊在岸边。这船篷窗雅洁，豪华整齐。黄损心想：“我若是能搭乘这艘船去荆州，还何愁江中风大浪险呢！”

这时，恰好那船上有一个水手上岸去买酒。黄损见是个机会，忙跟上去，问道：“请问，这船从哪里来？要开到什么地方去？”水手说：“主人是安徽人，姓韩，如今是往蜀中去的。”黄损说：“去蜀中正好路过荆州。小生有事去荆州，想搭乘贵船，不知可以吗？”水手说：“这么大的船，哪差你一个人！只是主人家眷也在这船上，不知他是否答应你。”黄损取出些银子来，送给水手买酒吃，请他向主人说一下。

水手叫黄损在岸边等候。他先去买了酒，又回到岸边，

说：“等我禀过主人，才敢相请。”黄损请他一定要美言几句，水手答应着，上船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船上向黄损招手。黄损当即下到船上。水手说：“我家主人最看重读书人。他听说是个单身书生要搭船，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只是前舱装满了货物，您只能在船梢头歇息，夜间睡在后火舱里。主人家眷在中舱，您要千万谨慎，以免主人怪罪。”

水手说完，带领黄损去见主人韩翁。言谈之间，韩翁对黄损很是器重。

这天晚间，黄损在后火舱中坐了一会儿，正要解衣就寝。忽然从中舱那边传来一阵凄婉的筝声。黄损披衣坐起，侧耳细听，那筝声竟和女友薛琼琼所弹十分相像。

薛琼琼原是扬州的妓女，曾拜当时第一筝手郝善素为师，筝弹得极好。黄损与薛琼琼交情特别深厚。后来皇上要选天下能歌善舞的美女，入宫供奉，扬州刺史就把薛琼琼选送宫中去了。黄损思念琼琼，一直不忍心听别人弹筝。今夜听到筝声很像薛琼琼弹的，心中暗暗惊奇。

夜深人静，船上人都已睡熟了。黄损循着筝声，来到中舱，从窗缝往里一看，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，正抚筝而弹。她身穿杏红色衣衫，乌发蓬松，十分娇艳。过了一会儿，曲子弹完，熄灭灯烛，就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。

黄损回到后火舱中，想着少女那动人可爱的样子，翻来覆去，再也睡不着了。思虑再三，想好了一首表达自己心意的小词。好容易等到天亮，起来梳洗完了，取出一幅花笺，工工整整地把那首词抄好，后边又署上“扬州黄损”四字，折叠成一个方形，藏在袖中。

过了一会儿，韩翁到后舱来答拜，又把黄损请到前舱，献茶招待。黄损面对韩翁，心里却想着弹筝少女，谈话间有时不免走神，韩翁却一点儿也没有觉察。

这时，从中舱传来洗漱的声音，黄损急忙起身向韩翁告辞。他路过中舱时，偷眼往窗上一看，因有窗纸遮挡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却闻到一股芬馥(fù)的脂粉香气。黄损见左右无人，忙从袖中取出花笺小词，从窗缝中投进去。随后走到稍远一些站好，双眼紧盯着中舱那扇窗户。

再说中舱内那女子，正在洗手时，忽见从窗间掉下一个东西。她拾起来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首写得极为工整的小词。她一连读了几遍，然后仍折叠成方形，藏在裙带上的锦囊里。弹筝女子知道这词是那搭船的秀才写的。小词虽然只有几句，但情意深挚，词句优美，她读后赞叹不已，心中十分欣慕。这个黄损内才不错，只是不知外貌如何。想到这里，她把窗子打开一半，探头往外一望，只见船舷上站着一位书生，长得清秀俊雅，一表人才。弹筝女子见黄损正面向窗户，两眼望着自己，不由脸一红，忙把窗子关上。她又从锦囊中取出那首词，一边看一边寻思：“我生长在商人家里，若能嫁这样一个有才有貌的丈夫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黄损见女子关了窗户，只好回到后舱，但思念她的心情更加迫切。他见船还停靠在岸边，一时不能起航，就假装上岸，一次次从窗边走过。那女子听到外边脚步声，也必定把窗子打开。两人四目相望，彼此传送情意，只是没能说话。

午后，韩翁被邻船一个相识的朋友拉到岸上，去一家酒馆里吃酒。船上人都忙着各自的活计，准备明早开船。黄损又借故打中舱外走过，那女子听到脚步声，把窗子推开。她见了黄损，先是朝后退了一步，好像非常害羞的样子。稍过一会儿，又向黄损招了招手。黄损喜出望外，当即走到窗前。那女子低声说道：“夜间别睡，我有话说。”黄损想再说几句话，那女子已把窗子关上了。

黄损回到后舱，想到夜间要和女子相会，心里又喜又急。他恨不得一拳把太阳打落，好让黑夜早些降临。

这天晚间，韩翁因为多吃了几杯酒，很早就睡下了。船上那些水手，忙活了一个下午，也都已经安歇。黄损等到更深，来到中舱外，轻轻弹了三下窗子。女子把窗子打开，看见黄损，微微一笑。黄损就在船舷上作了一揖，女子在舱中还了礼。

黄损想进到舱内，女子不许，他便把身子一低，坐在窗口。女子说道：“公子是哪里人氏？娶妻没有？我因读了公子的词。敬慕您的才华，这才背着老父，来与您吐露心怀，请公子以实相告。”黄损说：“我是扬州秀才，因为家贫，至今没有娶妻。”女子说：“我母亲姓裴，也是扬州人。我父亲老家在四川，因在扬州经商，这才娶了我的母亲。父母只生我一人。我十五岁时，母亲去世了，如今服丧三年已满，父亲要把我送回蜀中老家。”

黄损听了，高兴地说：“这么说，我和姑娘是同乡了。请把你的芳名告诉我，我将铭记在心中。”女子说：“我叫玉娥。年幼时，母亲曾教我读书认字，诗词文章也懂得一些。今天早晨公子送给我的那首小词，写得新巧感人。公子既然有意，我也愿意终身服侍公子。只是将来公子大富大贵了，可不要变心，把我抛弃。”

黄损一听玉娥答应了婚事，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，当即发誓说：“今夜的事，河神可以作证。日后我若变心，天地不容。只是姑娘你是父亲的爱女，我又是一个流浪在外的穷书生，就是托了媒人向你父亲求亲，怕也未必能答应。过些天船去人离，我们再见面就不容易了。不知姑娘有什么好办法，能让你的父亲答应这门亲事？”玉娥说：“三个月后，十月初三那天，是水神生日，我们船必到涪（fú）州。那天，我父亲和船上的人都要去祭祀水神。你要在这天赶到船上来，我和你决定终身大事。千万不要负约，让我望穿双眼！”黄损答应说：“我已经记住了，到时一定去。”玉娥说：“夜已深了，公子快回后舱去吧，怕父亲的酒也该醒了。”

黄损还想再说几句，忽听韩翁喊人要茶。玉娥急忙拉上窗子，躲到舱里去了。黄损回到后火舱，想到玉娥已答应了婚事，心情激动，好久也未能入睡。

船在长江上行了一个来月，才到荆江。这期间，玉娥再也没有约会过黄损，两人只是隔着窗子，见过几次面。船到荆江时，正值顺风，水手们要赶路程，催黄损快些登岸。黄损虽然不忍别离，也没办法，只好送些酒钱给水手，告别韩翁，提着包裹上了岸。他两眼望着中舱，差点儿流下泪来。玉娥也微微打开窗子，望着黄损。可是转眼之间，那船早已离岸，像飞一样远去了。黄损在岸上伫立了好久，直到那船没了影儿，这才

转过身子，去寻旅店安歇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黄损向人打听守帅府地址，到门前报了姓名。节度使刘公很高兴地接待了他，并设宴欢迎。席间，黄损因思念玉娥，吃不下饭去。刘公见他精神恍惚，猜想他有什么心事，再三讯问，黄损什么也不讲，只推说：“在途中有病未好。”刘公只好说一些亲切的话来劝慰他。晚上，刘公亲自把黄损送到书房。这里华贵整洁，黄损却一点儿也没有兴致，仍然郁郁不乐。

过了几天，黄损怕误了和玉娥约会的日期，便假说要去外地拜访朋友，向刘公请一个多月的假期。刘公说：“现在军务事多，正想请你帮忙。等过些日子，再去看望朋友吧。”又过几天，黄损再向刘公请假，刘公只是不答应。黄损看请不下来假，心里非常着急。这帅府守卫严密，要想私自出去很不容易。他一连想了三天，也没想出好办法来。

一天，黄损偶然向收拾书房的童子问道：“这里什么地方可以散心？”童子说：“墙那边便是本府的后花园。那里有山水亭台，是消遣的好地方。”黄损叫童子打开书房至后花园的小门，来到花园，游玩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这

花园外边，是什么地方？”童子说：“墙外是街坊，周围有兵丁巡逻。白天敲梆，夜间打更，老爷法度，好不严哩！”黄损听了，心里暗暗打主意：“除非如此如此。”黄损游玩了一会儿，回到书房，童子又把小门关上，上了锁。

这天夜间，黄损衣服也没脱就躺下了。他心中有事，一宿未睡。天快亮时，外边的更鼓声已停了，黄损心想，打更的人辛苦了一夜，此时必然困倦，我这时不走，还等何时！书房外靠墙处，有一棵石榴树。黄损出了书房，爬到树上，往墙外一跳，就进了后花园。他昨日和童子来花园时，已察看了路径，所以这时他直奔靠街的那面围墙。围墙有一人多高，上面插着荆棘。黄损在亭子里找了一条凳子，放到墙下，然后踏上凳子，扒开荆棘，纵身跳到墙上，再顺着墙滑下来，就到了街上。黄损提心吊胆，四下里看看，见没有人发觉，就一路小跑，急慌慌逃离了帅府。

天亮时，童子来到书房送水，左找右找，却不见了黄秀才，忙去报告刘公。刘公听说，吃了一惊，亲到书房察看。他一步步来到后园，见墙下有凳，墙上荆棘拨动，心中一下明白了：“他说去邻近州郡访友，想是因我没答应，私自走了。”刘公先责罚了打更人员巡察不严之罪，又派人去邻州查访。过了几天，查访的人回来，说没有找到黄秀才，刘公只好叹息一番，把这事搁下。

黄损离开荆江后，日夜赶路，到涪州时，刚好十月初三日。他沿着江边，慢慢往前走，眼睛紧盯着江中，寻找韩翁的船。因为这一天要祭水神，江中的船一只挨一只，像鱼鳞一样密集，要寻一只船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黄损沿江边走了二里来地，也没看到韩翁的船。他想转回身，再寻看一遍，忽见前面五十步左右，江边一棵大柳树下，单单泊着只大船。黄损走上前一看，正是韩翁的船。船上没有别人，只中舱里坐着玉娥，倚窗而望。

原来，玉娥见江中船多，怕黄损不好寻找，又为了躲开众人耳目，所以说喜欢柳树下僻静，让父亲把船缆在这里。韩翁喜欢女儿，玉娥的话没有不听的。他叫水手缆好船，就和船上的人祭神去了，只留下玉娥一人看船。

此时，玉娥正等得心焦，见黄损走来，立刻高兴得满脸堆笑，向黄损招手。黄损也不管那船离岸还远，就要往上跳。玉娥忙说：“水势太急，你牵住缆绳，等船靠岸近些再跳！”黄损听了，便伸手去牵缆绳。哪知，那缆绳捆在柳树根上，被江水冲激，绳结儿已经松了，黄损用手一牵，便脱了结。巨船在汹涌的江涛之中，力量是那么大，黄损一个文弱书生，如何能拽得住！只听“啊呀”一声，黄损被缆绳带倒在地上，那船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顺流飞驰而下。

黄损顾不得疼痛，急忙爬起来，沿着江岸，一边追船，一边呼叫。可是，这时各船上的人都到水神庙祭神去了，便是有往来船只，因涪江一段水深流急，他们自顾已不暇，哪还能救助别人！黄损沿江边狂跑了十多里地，到了空阔处，那船早已没了影子。他又往前走了二十来里，仍不见船的踪迹。他想回去告诉韩翁知道，又怕韩翁怪罪，只得对着江面，痛哭了一场。

黄损哭了一会儿，天渐渐晚了。他想到玉娥恐怕凶多吉少，一定是船破遇险了；自己身边又没有盘缠，无路可去，不如投江自尽吧，这样也许魂魄能和玉娥相见。

想到这里，黄损挺起身子，就要投江。这时，只听背后有人叫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黄损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在扬州街上遇到的那位要他玉马坠的老人。黄损见了那老人，就像见了亲人一样，不由流下泪来。

老人安慰说：“你有什么苦楚，就对我说吧，我老汉也许能帮帮你。”黄损用袍袖擦了一把眼泪，说：“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”便把如何遇见玉娥，约定在涪江相会，以及船脱了缆绳，被江水冲走的事，说了一遍。老人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原来如此！这点儿小事，何必拚上一条性命！”黄损说：“您是局外人，自然把这事看得小。对我来说，这事却比天还要大！”

老人用手指掐算一会儿，说：“我很会算命。刚才掐算，那位玉娥姑娘命不该绝，你和她以后还能相会。现在天色晚了，从这往前走一里多地，有一所茅庵，是我师兄修行的地方，你可到那里去借住一宿，再把玉娥的事向他说说，他一定会帮助你。我就不奉陪了！”

黄损担心地说：“老伯，您若不去，恐怕禅师不肯留宿。”老人说：“你以前送给我的玉马坠儿，我一直佩带在身上，我师兄曾见过。你把这坠儿带去，他就会相信是我介绍你去的了。”完说，从黄丝绦上解下玉马坠来，递给黄损。黄损接过来，那老人就飘然而去了。等他走远，黄损才想起来，又忘了问老人的姓名。

黄损按照老人的指点，沿着江边往前走，约行了一里多地，果然在荒野中，见有一所孤零零的茅庵，门半掩着。黄损侧身而进，只见佛堂中点着一盏琉璃灯，灯光半明半暗。居中放个蒲团，一位年老的和尚坐在蒲团上，闭着双眼，盘膝打坐，好像入定的样子。黄损不敢惊动他，只好规规矩矩地跪在那里。

约有一个时辰，那和尚睁开眼睛，喝道：“哪来的凡夫俗子，竟敢混入庵门！”黄损当即向和尚拜了两拜，奉上玉马坠，代那位不知姓名的老人致意，并求借一宿。和尚说：“一宿不难。但尘路茫茫，你将到何处去？”黄损说：“小生黄损正有心愿，想请圣僧指点迷津。”于是，就把自己和玉娥的事，说了一遍。和尚说：“俺出家人，心如死灰，哪管人间儿女之事！”

黄损再三跪拜恳求，和尚才说：“看你这样诚心，神明也会保佑。但读书人应该作一番事业才对。你应先到京城应试，成名之后，你和玉娥姑娘的婚事，自然会成功。”黄损说：“我这里举目无亲，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心思想着功名！刚才若不是那位老伯相救，我已做江中之鬼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佛座下有十两银子，你拿去作路费用，快些去长安应试吧！”说完，又闭上眼睛，像睡着了一般，再也不说话了。

黄损也觉得有些困倦，就在蒲团旁边，枕着胳膊睡了起来。等他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了。爬起来四周一打量，哪有和尚的影子！只见墙壁倾斜，房顶破漏，座位上的佛像也剥落破碎，不成模样。再往佛座下一看，真露出白晃晃一锭大银来。黄损上前取了银子，揣在怀中，心想，夜来所遇，果真是一位圣僧。他向佛像拜祝了一番，起身出了破庵，取路往京城长安去了。

再说韩翁和水手们祭神回来，不见了船，急忙寻问。江上

另外那些船上的守船人有看见的，都说：“断了缆，被流水冲下去多时了，我们没本事救得。”韩翁又惊又急，忙顺江往下追寻，过了二三天，也没见到玉娥和船的影子。没办法，只好痛哭而回。

扬州妓女薛琼琼因筝弹得好，被选入宫中，一晃二年了。她的妈妈薛婆因思念女儿，便雇了一条船，去长安探女。船行到汉水时，见一只翻个的船，

从上流漂下来。薛婆的船一时避不开，砰的一声，和那船撞在一起。那只翻船被挡住，不能再漂动了。薛婆船上的水手以为翻船上定有财物，就把它牵引至岸边，用斧劈开，却在中舱里发现一个年轻女子。薛婆听说，忙叫救出来。这女子虽然昏迷过去，可心头还在跳动。薛婆因女儿琼琼进宫去了，自己觉得很孤单，今日见这女子容貌美丽，又很年轻，恰似琼琼一般，心中自然就喜欢她。薛婆忙将女子湿衣服脱下，把她放到床上，用棉被盖好，自己又脱了衣服，用身体紧偎着她。那女子得了暖气，渐渐苏醒过来。薛婆又做了米粥姜汤，亲自喂她。那女子吃了东西，身子有了些力气，就能起身说话了。

薛婆拿出一身干净衣服，让女子换上，然后细问她的来历。女子说：“我姓韩，名叫玉娥，随父去蜀中。到涪州时，父亲和船上人去祭水神，我一个人留守在船上。没想到，系船的缆绳松脱了，船被江水冲翻，漂到这里。”薛婆问：“你出嫁没有？”玉娥说：“我和扬州秀才黄损，曾有婚姻之约。如今他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正在找我呢。”薛婆说：“黄秀才原是我女儿琼琼的朋友。他才貌双全，和你正好是一对。姑娘不用发愁，你先和我到长安，明年朝廷举行大考，黄秀才一定会去应试，到那时我再寻访他，让他和姑娘成亲，你看好吗？”玉娥欢喜地说：“若能这样，您便是我的重生父母。”当日，玉娥便拜薛婆为娘，薛婆也把玉娥当做自己亲生女儿看待。

过了些天，来到长安，薛婆租了一间小屋，和玉娥住下。薛琼琼听说母亲来了，很想亲来探望，但却不能随便出宫，只好时常打发人送些东西来问候。玉娥手巧，每天都做些针线活儿，所得收入，也够她和薛婆两个人的生活费用了。

光阴迅速，很快到了新年。除夕之夜，玉娥想到母亲去世，父亲远离，情人又没有消息，不觉流下泪来。这夜她一宿也没睡着。初一早晨，她勉强起来，梳洗打扮一番。薛婆到邻居家拜年去了。玉娥垂下竹帘，站在门内，眼睛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，心中想道：“今年朝廷举行大考，不知黄郎到长安没有。若是他能从这门前经过，见上一面，也不枉我死里逃生，流落他乡了。”

玉娥正想着心事，忽见一个和尚来到帘外站住，高声叫道：“募化有缘男女！”玉娥心中一动，想与那和尚攀谈几句，可又觉得自己是个孤单女子，不好去招呼他。正踌躇(chóu chū)间，那和尚竟一揭帘子走了进来。玉娥倒退几步，闪在一边。和尚走到屋中，盘膝而坐，头上现出几道毫光。玉娥大惊，慌忙跪下，禀道：“弟子遭受不幸，望大师指点迷津，救拔苦海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的遭遇我已晓得。老僧送你一件东西，你藏在身上，不许外人知道。日后危难时，它可帮助你。”当下取出一件东西，交给玉娥，玉娥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玲珑精巧的玉马坠儿，便把它收藏起来。可还没来得及道谢，忽见金光一闪，那和尚便不见了。玉娥知道和尚是位圣僧，忙望空拜谢。

黄损自从茅庵中得了老和尚给的银子后，一路来到长安，恰好赶上朝廷大考。黄损凭着自己的才气，自然高高得中，被皇上任命为部郎的官职。当时朝廷中贪官吕用之专权，他结党营私，干了很多坏事，许多大臣对他又恨又怕。黄损不怕邪恶，给皇上写了奏章，把吕用之的罪恶都揭发出来。皇上看了奏章，非常生气，把吕用之罢了官。

黄损做了这件大快人心的事，名声一下子就传遍了朝廷内外。长安那些富贵人家，听说他年少有才，又未娶妻，都纷纷找媒人说合，要把女儿许配

给他。黄损心中想着玉娥，对其他亲事一概推托不允。那时薛婆也听说黄损做了官，想要去找他，倒是玉娥把她拦住，说：“不急！他现在已是贵人了，谁知道变没变心呢？再等等吧！”

吕用之被罢官回家，整日里还是声色犬马，为非作歹。他派人四处搜求美女，做自己的婢妾。他听人说薛婆的养女玉娥长得容貌出众，姿色秀丽，就派出十几个奴仆，直奔薛婆家，也不通名道姓，抢出玉娥，不由分说抬走了。薛婆被吓得软做一团，不知怎么是好。后来听说是吕府抢人，吓得连声也不敢吭了。她想去告诉黄损，又怕人已被抬走，反遭黄损抱怨，也就只好忍气吞声，把这事压下。

那些恶仆把玉娥抬到吕府，吕用之用眼细一打量，见果然是一个绝世美人，不禁满心欢喜。当即命丫环、养娘把玉娥扶到新房，又取出各样新奇首饰和几箱衣服，给玉娥装扮。玉娥只是啼哭，把首饰扔了一地，一件衣服也不肯穿。丫环、养娘把玉娥哭闹的话告诉了吕用之。吕用之想讨好玉娥，只是说：“你们用好话劝她，先不要难为她。”众人领命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劝说玉娥顺从。玉娥低着头，理也不理，好像没听到一般。

吕家的亲友听说吕用之新娶一个美人，都来拜贺，吕府大设酒席招待。众人饮至初更，只见一个马夫喘吁吁来到堂上，禀告道：“启禀老爷，刚才有一匹白马，一丈来长，不知哪里来的，突然闯入马棚，咬伤了好多马。小人用棍子赶它，那马直奔内宅去了。”吕用之大惊说：“怎会有这样的事！”当即命家人、奴仆到各房搜查。闹腾了半宿，连马的影子也未见到。吕用之心中疑疑惑惑，怪马夫无事生非，胡说乱语，把他打了四十大板，赶出府去。那些来拜贺的亲朋，也都不欢而散。

吕用之送走客人，来到新房，玉娥仍在床上哭哭啼啼。吕用之走到床前。说道：“我虽说年纪大些，却富贵无比，你若顺从我，明日就立你为夫人，一辈子受用不尽。”玉娥怒斥道：“我已经有了丈夫，你却倚势把我抢来，我宁可一死，也不相从！”吕用之见软的不行，乘着酒兴，恶狠狠向床上扑去。玉娥一边叫骂，一边用双手推挡。

正在危急时候，忽见一匹白马，约有一丈来长，从床中奔出，向吕用之乱扑乱咬。吕用之吓得魂飞魄散，一边大喊“有妖怪！有妖怪！”一边逃出门外。等他逃出门去，那白马也不见了。

第二天，吕用之正要派人去请法师，来宅上除妖，只见守门家丁来禀报：“有一个老和尚在门外，要见老爷，说我们府上有妖气。”吕用之听了，这话正说到心上，忙亲自出迎，把和尚请到书房。和尚说：“府上妖气弥漫，若不设法解除，主人可要有祸患啊！”吕用之又惊又怕，忙问：“大师，妖气在什么地方？”和尚说：“好像隐藏在哪间房子里，老僧细查就会明白。”

吕用之亲自带领和尚，到各房查看。当来到玉娥房内，和尚见了玉娥，大惊说：“妖气就在这里！不知这女子是施主什么人？”吕用之说：“是我新纳的小妾，还没有成婚。”和尚说：“恭喜施主，幸亏还没成婚。若成亲之后，你就要大祸临头了。这女子是天上的玉马精，到人间来行祸患的。她如今来到施主府中，要不早些想办法，恐怕施主的性命就不保了。”

吕用之一听，越发害怕，再加和尚说的玉马精的话，正和昨夜发生的事相合，便把和尚当做神仙一样看待，忙问：“请问大师，有什么办法除妖，救我性命？”和尚说：“施主只要把这女子送给别人，让那人遭祸，你就没事了。”吕用之虽然看上玉娥的美貌，可还是性命要紧，忙又问：“送给谁

好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平时最恨的人是哪一个？把这女子送给他，一月之内，那人必定遭祸，施主既报了仇，又可高枕无忧了。”

吕用之因为黄损一道奏章，被罢了官，最恨的当然是黄损了。这时听了和尚的话，当即打定了主意。他向和尚再三拜谢，又叫仆人准备斋饭，拿出许多金银相送。和尚说：“施主是有福气的人，老僧特来相救，哪敢接受厚赠！”说完，连斋饭也未吃就走了。

吕用之派人把薛婆找来，说道：“你这女儿虽说容貌不错，可是不懂礼数，我府中不好收用。听说新进士黄损还没有成家，我想把这姑娘送给他，以消除我和他之间的怨恨。你要亲自送去，多说些好话，一定让他收下才好。”薛婆说：“相公吩咐，我老婆子哪敢不依！”吕用之又说：“房中的箱笼衣物，当做嫁妆，你都抬去吧。你和你女儿收拾好了就可离去，也不用来见我了。”这话正合薛婆的心意。她向吕用之拜了两拜，由丫环领着，来到玉娥房中。

玉娥见薛婆到来，以为是吕用之叫她来劝自己的，心头突突直跳。薛婆拉住玉娥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这下好了，吕相公不用你了，叫我把你另送一个人。”玉娥说：“我所以不辞辛苦，随妈妈来到长安，就是想和黄郎团聚。妈妈如把我转送别人，和陷身吕府，有什么不同？我宁愿一死，也不受人侮辱！”薛婆笑着说：“傻闺女，刚才说要送的那人，正是你日思夜想的黄公子。房中这些衣物箱笼，吕老爷也都送给你了。我们快些出门，防他变卦反悔！”当下母女二人，急忙收拾停当，又雇了一个挑夫，担着东西，逃也似的出了吕府。

薛婆回到家里，安顿好玉娥，第二天就去见黄损。黄损正在书房看书，只见守门家丁来报：“有扬州薛妈妈求见。”黄损忙叫请进。薛婆进来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公子，贺喜！”黄损说：“我有什么喜可贺？”薛婆说：“我来到长安，已半年多了，平时不敢来打扰。今日特奉一贵人之命，送一位姑娘来府上，和公子成亲。”黄损摸不着头脑，疑惑地问：“那位贵人是谁？”薛婆说：“是新罢职回家的吕老爷。”

黄损一听，不由大怒：“这个奸贼，竟敢用美人计来诱骗我！薛妈妈，若不是看着过去的情分，今日一定连你也轰出去！”薛婆说：“公子先别恼！那美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我的女儿，和公子有些瓜葛的。”黄损听了这话，立时把怒容放下了五分，问道：“琼琼早已被召进宫去，还有什么人能与我瓜葛？”薛婆说：“是我新认的一个女儿，姓韩，名玉娥。”

黄损又喜又惊，问道：“玉娥真还活着？你在哪里见到她？”薛婆先把如何在江上救玉娥的事说了一遍，然后说道：“女儿前日被吕老爷派人强行夺去，没想到她死不相从，吕老爷这才吩咐我接回来，还特意叫我把她送给公子，以表示和好之意。”黄损摇头说：“既被吕用之那奸贼夺去，哪有白白送出的道理！又为什么偏偏送给我？”薛婆说：“要想知道细情，只有问我女儿玉娥了。”

黄损恨不得马上见到玉娥，当即派手下人随着薛婆，去接玉娥来府衙相会。过了一个时辰，玉娥坐着轿子来了。她见

了黄损，一下扑到他的怀里，痛哭起来，黄损也流下了热泪。两人哭了一会儿，这才各叙别情。

玉娥从身上解下玉马坠，举在手中说：“若不是这件宝物，我就会死在吕贼面前，见不到公子了。”黄损惊奇地说：“这玉马坠是我家祖传下来的，

去年在江边茅庵里，我献给了一个和尚，怎么到了你手里？”玉娥说：“今年正月初一，我正在屋中思念你，一个老和尚进来，把这坠儿送给我，并说将来夫妻相会，都在这坠儿上。前天夜间吕贼向我扑来时，忽然有白马从床上跃出，啮(niè)咬吕贼，他吓得惊慌逃去。第二天，给我坠儿的那位圣僧走来，对吕贼说我是玉马精，他若不放我出去，必然害他，并让吕贼把我送给他最仇恨的人。”

黄损听了玉娥这番话，一下全明白了，说：“你我夫妻团聚，全靠那位和尚。他真是个神僧，玉马坠也是个神物，我们应好好拜谢才是！”

黄损吩咐手下人摆设香案，把玉马坠供在上边。他和玉娥两人一齐跪下，虔(qián)诚礼拜。这时，忽见一匹白马从香案上奔出，腾空而起。众人急忙跑出门外观看，只见云端里站着一人，黄损认出，他正是在扬州市上向自己要玉马坠的那位不知姓名的老人。

除恶霸花仙助秋公

宋仁宗年间，江南平江府东门外有个长乐村。这村子离城约有三里左右。村子里有位老汉，姓秋名先，人们都称他为秋公。秋公六十左右年纪，胡须花白，两鬓染霜，身子却还硬实。他原是庄稼人出身，家里有几亩田地，一所草房。没有儿女，老伴已经去世，只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。

秋公自幼喜欢栽花种果。他若是遇到一种异花，比见到珍宝还欢喜。他平常外出，看到谁家有株花儿，不管主人愿不愿意，都陪着笑脸，靠近去赏玩。如是一般的花，或家里已有这种花，正在开，他看一会儿，便可转身走开；若是一种名花，家中又没有，或者虽然家中有，却已开过了，他便整日看着这花儿，依依不舍，把正事都忘了。有时，遇见卖花的有株好花，他无论身边有没有钱，一定要买。没钱时，便脱下身上衣服抵押。也有卖花的知道他这个爱好，故意抬高价钱，秋公也要忍贵买回。这样，广泛搜求，日积月累，秋公家里就建成一个好大的花园。

这花园的四周，是用竹篱编成，篱上交缠着蔷薇、茶、木香、刺梅、木槿(jǐn)、棣棠(dì táng)、金雀等各种花草藤蔓，篱边栽种下蜀葵、凤仙、鸡冠、秋葵、金萱、百合、剪春罗、剪秋罗、满地娇、十样锦、高良姜、白蛱蝶、缠枝牡丹等数十种，每当花开时，那竹篱围墙，就成了花的屏障。园内，则到处栽种名花异卉(huì)，这种花未凋谢，那种花又开了，一年四季，都是五彩缤纷。花园南墙，有两扇木门，门内小路两旁，长着翠竹和松柏。转过柏屏，是三间草房。屋内宽敞明亮，墙上挂一幅无名小画，地上放一张白木床。桌椅家俱，都洁净整齐。

秋公每天清晨起来，先扫净花下的落叶，然后提水，一株株浇灌。到晚上，还要浇灌一次。他若见有一株花将开，便欢喜异常，或者热一壶酒，或者煮一杯茶，在花下自斟自酌，饮到高兴处，还唱几句歌儿。身子困乏时，就枕块石头，躺在花下睡一会儿。如遇刮风下雨天气，秋公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整日在花间巡视，见哪株花被风吹倒了，便用竹棍支扶起来。就是夜间，他也起来巡看几次。若见哪株花要谢了，秋公愁得直叹息。他把落花扫起来，装进干净的瓮(wèng)中，用茶酒浇奠(diàn)一番，然后埋到地下，他管这叫葬花。

秋公平日最恨的，是攀枝折花。他说：“花一年只开一次，四季中只占得一季，一季中又只占得几日。它熬过了三季的冷淡，才有这几日的风光。那花随风而舞，迎人而笑，忽然被攀折摧残，就像人遭横祸一样，它若会说话，能不痛哭流涕？再说，那花盛开的时日，本来不多，又有蜂采虫咬，日晒雨打，人本应去护惜它，反而随意摧折，于心何忍！留花在枝上，人人见了都欢喜，大家赏玩，有何不美！”秋公这样说，自己也这样做，他平生从不折一枝花。别人家园子里有什么好花，他若喜欢，宁可整日去看，假若主人想折一枝送他，他连连摆手，坚决不要。如有别人来园中折花，他见到时，先是再三劝止，那人如不听，他便低头下拜，代花求情，等人们住手，他又深深作揖道谢。为怕人折花，他的花园轻易不放人来游玩，偶尔有亲戚、邻居要看，他也先嘱咐一番，才让进园。日久天长，人们知道了秋公爱花的性情，也都不折他园中的花朵。每当园中那些桃李梨杏等果子熟了，秋公都要先摘一些送给左邻右舍尝个鲜，然后才拿出去卖。他粗衣淡饭，生活俭朴，卖果的钱除自己用外，剩余的，就都周济村中的贫困人家了。这样，全村的

人对秋公没有不敬仰的。

平江府城里，有一个官宦人家子弟，姓张名委。这人奸诈狡猾，残忍狠毒，靠着自家权势，平日里专门欺压百姓，无恶不做。他在城里玩腻了，便领了几个奴仆，来到长乐村消遣。长乐村有他家一座庄园，离秋公家不远。

这天早饭后，张委带着一群家人、奴仆在村上闲走，不觉来到秋公门前，只见篱墙上鲜花盛开，四周绿树环绕，不由欢喜地说：“不知村里还有这样幽雅地方，这是谁家的？”家人说：“这是种花秋公的园子，他是有名的花痴(chī)。”张委说：“我常听说庄边有个什么秋老头，种得许多好花，原来就在这里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！”家人说：“这老头儿脾气有些古怪，不许人去看的。”张委说：“别人他不肯，难道我也不行？快去敲门！”

这时园中牡丹盛开，秋公刚刚浇灌完了，正提着一壶酒，摆两碟果品，在花下独酌，忽听得砰砰的敲门声。他放下酒杯，走过来开门一看，只见门外站着六七个人，满嘴喷着酒气。秋公料想他们一定是来看花的，便拦住门口，问道：“诸位有什么事来这里？”张委说：“你这老头儿不认得我吗？我是城里有名的张衙内，前边那座庄园就是我家的。听说你园中有许多好花，快让我们进去看看！”

秋公说：“禀告衙内，我也没种什么好花，不过是桃李一类，都已谢了。如今并没有别的花。”张委瞪起双眼说：“你这老头儿真是可恶！看看花儿打什么紧，却说没有！难道吃了你的？”秋公说：“不是我老汉说谎，确实没有。”

张委哪里肯听，伸出右手，当胸揪住秋公，往前一推，秋公站立不住，跟(liàng)踉跄(qiàng)跄，撞出好远。那些家人、奴仆簇拥着张委，一哄而进。秋公见他们势头来得凶，只得让他们进园，自己把篱门掩上，随后跟进来。

张委来到园中，见姹(chà)紫嫣(yān)红，到处是花，其中牡丹开得最为艳丽。这牡丹不是玉楼春那些寻常品种，而是黄楼子、绿蝴蝶、大红狮头等珍贵名花。这些花正种在草堂对面，周围用太湖石拦上。花的四边还竖个木架子，上边搭个布篷，用来遮挡阳光。由于护理得好，这些牡丹花一朵朵光华夺目。五色灿烂，高的有一丈多，矮的也有六七尺。张委等人见了，一齐喊道：“好花！”那张委更踏上太湖石，近前去嗅花的香气。

秋公最不愿的是别人嗅花，说这样会把花嗅污了。此时他见张委嗅花，忙说：“衙内站远些看，不要到石上去。”张委本来已恼他不让进园，心里正要寻事，听了这话，不由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老东西太不识抬举！你知道我张衙内是什么人？你这么说，我偏要闻！”说着，把花逐朵攀下来，将鼻子贴上去闻。

秋公在一旁，气得敢怒不敢言，原想他们看一会儿也就回去，哪知却听张委说：“有这样好花，怎能空过？快去拿酒来，好好赏玩！”几个家人答应一声，取酒去了。

秋公见要取酒来赏，更加烦恼，上前说：“我屋内窄小，没有坐处。衙内赏完花，还是回到贵庄上吃酒吧。”张委指着地上说：“坐这儿就可以了。”秋公说：“地上不洁净，衙内如何坐得？”张委说：“我自有办法，不用你啰嗦！”不一会儿，家人取来酒菜、毡(zhān)条。张委等人坐在毡条上，猜拳行令，大呼小叫，十分得意。秋公噘着嘴，坐在一边生气。

张委见这园子花木茂盛，就起个坏念头，想把它占为已有。他斜着醉眼，

向秋公说：“看不出，你这蠢老头儿倒会种花儿。过来，赏你一杯！”秋公哪里有好气答他，气忿忿地说：“老汉天生不会饮酒，没那个福气！”张委又说：“你这园子卖吗？”

秋公一听口气不好，心中惊讶，答道：“这园是老汉的性命，如何舍得卖？”张委说：“什么性命不性命，卖给我罢了。你若没去处，一发也归到我家，也不做别的，单给我种花儿，你看好吗？”那些家人、奴仆齐声说：“你这老头儿好运气，难得衙内这样照看你。还不快些谢恩！”

秋公见他们一步步欺负上来，气得手脚麻软，一声不吭。张委高声说：“我的话你没听见？肯不肯卖，怎么不答应我？”秋公说：“老汉已说过不卖了，怎么只管问？”张委叫道：“好大胆！你若再说句不卖，我就写个帖儿，把你送到县里去！”

秋公气不过，想要和他分辩几句，可又一想，他是有势力的人，得罪不起，只好把他哄（hōng）走了再说，便忍着气答道：“衙内总要买，也得从容几日，这哪是说办就办的事。”几个家人、奴仆说：“这话也说得是，就定在明日吧。”

张委已喝得烂醉，站起身来，摇摇晃晃，踩上一块太湖石，要去摘花。秋公一见不好，忙扯住他说：“衙内，这花虽说不值什么，但一年间老汉不知费多少工夫，才伺弄得开这几朵，把它摘下来，不过两三天也就谢了，岂不可惜！”张委喝道：“胡说！有什么可惜？你明日卖了，这园子就是我的，我便把花都摘了，关你什么事！”说着，用手推开秋公。可秋公揪住他死也不放，说：“衙内便是杀了老汉，这花也不能摘掉。”众奴仆说：“这老头儿真可恶！衙内摘朵花儿，值什么大事？”他们乱纷纷走到牡丹花前，乱摘一阵。

秋公急得叫屈连天，丢下张委，拚命去拦阻众奴仆。可扯了东边，顾不得西边，顷刻间，被他们摘下许多。秋公像自己身上的肉被割下一样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些贼强盗，上门来欺负我，我这老命也不要了！”冲向张委身边，一头向他撞去。由于秋公用力猛，张委又多喝了几杯酒，一下站不住脚，跌倒在地。众奴仆喊道：“不好了！衙内被打坏了！”一齐将花撇开，赶过来要打秋公。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见秋公年老，怕打出事来，劝住众人，又把张委扶起来。

张委跌了这下，心中更加气恼。他领着奴仆，上前把牡丹花扯得一朵不留，花瓣撒了一地。还嫌不解恨，又用脚在花中践踏了一回。

秋公见了，气得呼天喊地，把“贼强盗”骂不绝口。左邻右舍听到秋公园中喧闹，纷纷跑进来。他们见张委等人正在行凶，花枝满地，都吃了一惊，忙上前劝住。邻里中有的的是张委的佃户，他们问明了原因，上前替秋公陪个不是，用好话语把张委一伙人劝出园门。张委对众人说：“你们告诉那老东西，好好把园子送给我，便饶了他；若说半个不字，小心他的老命！”这才领着一帮家人、奴仆走了。众邻里以为张委说的是气话，都没放在心上。他们转身又把秋公劝慰一番，这才告别出了园子。

秋公舍不得这些残花，用手捡起几朵，见被践踏得凋零残落，沾满泥土，不由心中凄惨，哭道：“花呀，我一生爱护你，从不曾损坏一瓣一叶，哪知今日你却遭此大难！”

正哭之间，只听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秋公，为何这般痛哭？”秋公回头看时，见是一个年轻女子，十七八岁年纪，姿容美丽，服饰淡雅，但却不认识

是谁家的。秋公止住哭，抹把眼泪，问道：“姑娘是哪家的？来园中有什么事？”那女子说：“我家住在附近。听说你园中牡丹花开得艳丽，特来游玩，哪知却都已谢了。”

提起牡丹二字，秋公又哭起来。女子说：“你有什么伤心事，这般痛哭？”秋公便将张委毁花的事说了。那女子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个缘故。你想让花还回到枝头上吗？”秋公说：“姑娘不要哄我老汉，哪有落花还重返枝头的理？”女子说：“不哄你。我祖上传下个落花返枝的法术，十分灵验。”

秋公听说，化悲为喜，说：“姑娘真有这个法术吗？”女子说：“怎么不真！”秋公倒身下拜，说：“姑娘若真能施这法术，让落花重返枝头，我老汉没别的报答，只要每一种花开，便来请你赏玩。”女子说：“你先不要拜，去取一碗水来。”

秋公急忙跳起，转身去取水。他边走边想：“怎能有这样妙法？莫不是她见我哭泣，故意耍笑？”可又一想：“和这姑娘从不相识，她怎能无故耍笑我？还是真的。”等舀(y o)了一碗清水回来，却不见了姑娘影子。再抬头看那牡丹花，不由又惊又喜：原先被张委践坏的花，又都一株株含笑开放，比原来更加鲜艳。再看地下，一瓣残存的花也没有。

秋公欢喜地说：“不想这姑娘果然有祖传妙法。”他以为姑娘到别处赏花去了，便放下水，前去寻找。可寻遍整个园子，也不见姑娘的踪影。秋公心想：“姑娘必定出园去了。我要赶上去求她，让她把这个法儿传给我。”

秋公赶到园门，那篱门仍是关着。他拽开门，只见门外坐着二位老汉，一个叫做虞(yú)公，一个唤做单老，是秋公的左右邻居。二老见秋公出来，一齐立起身来，拱手说：“听说刚才张衙内在这扰闹，我们恰往田里去了，没能过来探问。”秋公说：“咳，没想到受了这帮狗男女的气！幸亏一位姑娘走来，用了一个祖传妙法儿，又把花都救活了。我还没有谢她一声，她就出园了。二位见她往哪边去了？”

二老听了秋公的话，惊讶地说：“花打落到地上，如何还能救活？那女子离开多久了？”秋公说：“刚刚出来。”二老说：“我们坐在这里好一会儿了，连个人影也没见到，哪有什么女子？”

秋公听了，疑惑地想：“这么说，这姑娘莫不是神仙下凡？”二老又问道：“你说说，她是怎么救起花的？”秋公就把自己去

取水，回来见牡丹花鲜艳如故，却不见了姑娘的事说了一遍。二老说：“有这样奇事？我们去看看。”

秋公把园门关上，同虞公、单老一起来到牡丹花下。二老看了，连连称怪，说：“这一定是个神仙。凡人哪有这样法力！”秋公当即焚起一炉好香，对天拜谢。

二老说：“这也是你平日爱花心诚，才感动了神仙下凡。明

日索性叫张衙内那些贼男女看看，也好知道上天报应！”秋公说：“不要，不要。这些人就像恶狗一样，远远见了就该躲避，怎还能引他来！”二老点头说：“这话也是。”

秋公心中欢喜，热了一壶酒，留二老在花下饮酒赏玩。三人越谈越高兴，直到晚上才分手。二老回去后，把这桩奇事，当晚就和全村人说了。村里人都想第二天去看，只是担心秋公不许。谁知第二天一早，秋公却把园门大开，任人来看，只是嘱咐要爱护花树，只看莫采。人们得了这话儿，互相传开，全村中不论男人妇女，都纷纷来秋公园中观看。

再说张委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对众奴仆说：“昨日被那老东西撞了一交，不能轻饶了他。今日去要他园子，他若不肯，你们就把园中花木都打个稀烂。”众奴仆说：“这园子不怕他不给，只是昨日不该把牡丹花都打坏，要是留几朵，园子归我们

了，还可再看看。”张委说：“不打紧，那花明年还会再发。我们快去吧！”

张委领着家人、奴仆出了庄门，就听有人说：“秋公园上神仙下降，打落的花儿，又都重上枝头。”张委不信，说：“这老头儿有什么好处，能感动神仙下凡？况且不前不后，刚刚我们打坏，神仙就来？难道这神仙是他家养的不成？一定是怕我们又去，编出这话来让人传说，好使我们不去摆布他。”众奴仆说：“衙内说得对，一定是那老东西编出的瞎话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一行人来到秋公园门口，只见两扇园门大开，男男女女，来往不绝，口里都说着神仙下凡的话。一个家人说：“原来真有这么回事！”张委说：“莫管他！就是神仙来这里坐着，这园子也少不得要的。”

他们进园，来到草堂前，往花丛中一看，果然话不虚传。只见那牡丹花，比昨日更加光彩鲜艳，迎着阳光，就像对人欢笑一样。张委心中虽然十分惊讶，可是那吞占的念头，却一点不改。他见看花的人多，不好动手，想了一下，一个恶念萌生心头，对奴仆们一招手说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奴仆们随着张委出了园门，不解地问：“衙内怎么不要园子就走了？”张委说：“我想出一个好计策，不用和他要，这园子明日就归我。”众奴仆问：“衙内有什么妙计？”张委说：“如今贝州府王则造反，专行妖术。朝廷发下文书，到处捉捕妖人。平江府已出三千贯赏钱，募（mù）人出首。我明日就以落花重上枝头为由，告发秋老头会妖术。他熬刑不过，自然招认下狱。那时，这园子就要官卖。你们想，谁敢买他的？少不得让与我。好处不只这些，还有三千贯赏钱哩！”众奴仆说：“衙内好计策！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去办吧！”

当下，张委领着几个奴仆回到城中家里，写了告发秋公的状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打发家人张霸到平江府首告。这张霸能说会讲，衙门里上下都熟。府尹听张霸一说，又是全村男女都看见的，不由不信。当即派缉捕使臣领几个公人，随张霸去拿秋公。张委在衙门中使了银子，安排妥当，自己随后带着家人、奴仆，也来到长乐村。

缉捕使臣领人来到秋公园中，秋公还以为是来看花的，并没在意。那些公人发一声喊，上前按住秋公，用绳索捆上。秋公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老汉犯了什么罪，你们来捆我？还望各位说个明白。”

那些公人也不管秋公喊冤，口口声声，大骂妖人反贼，不

由分说，把他拥出园门。看花的村中百姓也吃惊不小，纷纷随着出了园门，齐上前来询问。缉捕使臣说：“你们还要问？他犯的罪可不小，只怕你们村上人都有份哩！”众人被这大话一吓，心中害怕，都赶快走开了，只有虞公、单老和几个平日与秋公不错的，远远跟在后边看着。

张委等秋公走后，领着仆人到秋公园中，把看花的人都赶走，将园门锁上。随后，又回城赶到平江府来。这时，缉捕使臣已把秋公解进府中，让他跪在堂下。那些狱卒都得了张委的银子，早已把各种刑具准备好。府尹坐在堂上，对秋公喝道：“你是哪里妖人，敢在此处用妖术煽惑百姓？还有多少党羽？从实招来？”

秋公被问得不明不白，不知从何说起，只得禀道：“小人家世代住长乐村中，并不是别处妖人，也不晓得什么妖术。”府尹说：“前日你用妖术使落花重上枝头，还敢抵赖！”秋公听府尹说到花上，才知这场官司是张委所为，便将张委占园践花，以及仙女下降的事，细说一遍。

这府尹性情固执，听了秋公的话，哪里肯信？冷笑一声说：“多少慕仙求道的，修行到老，还不能见到神仙；怎么因你一哭，花仙就来？就是来了，她也要留个名儿，使人晓得，如何又不别而去？你这话想哄哪个！不用说，你就是个妖人。快夹起来！”

狱卒们一听，齐声答应，如虎狼一般，蜂拥上来，揪翻秋公就要上刑。这时，府尹突然一阵头晕，险些跌下公堂。他只觉得头疼目眩，坐身不住，只得吩咐给秋公上了枷，押下狱中监禁，等明日再审。

秋公被狱卒押着，流泪走出大堂。他一眼看见张委，说：“张衙内，我和你近日无怨，往日无仇，你怎么下这般毒手，害我性命！”张委也不答话，和张霸等一伙家人、奴仆，转身就走。虞公、单老在外迎住秋公，打听了审问情况，说：“不想竟有这样冤枉的事！你放心，明日我们全村人联名保你，管你无事。”秋公哭着说：“全靠众邻里费心了。”狱卒推着秋公，喝道：“你这死囚还不走，只管哭什么！”秋公含着眼泪走进牢房。

夜间，秋公躺在囚床上，心中凄苦，想道：“不知哪位神仙救活了花，我却张委这贼陷害。神仙呵，你若可怜我秋先冤屈，也来救我性命吧。”一头想着，只见前日那仙女，冉冉而至。秋公急叫道：“大仙快来救我！”仙女说：“我正是来救你的。”上前把手一指，秋公身上的木枷自行脱落。秋公爬起来，向前叩头说：“请问大仙姓氏。”仙女说：“我是瑶池王母座下的司花女，因可怜你诚心爱花，才使个法术，叫落花复生，哪知这却让你受屈吃了官司。我会暗中助你，明日就可脱灾。张委毁花害人，花神已奏请上帝，要对他严惩。那些助恶的奴仆，也都要各受责罚。”

秋公听完仙女的话，叩谢起身，却不见了仙女。再抬头一看，只见那仙女站在狱墙上，向他招手道：“你也上来，随我出去。”秋公使用手攀着上墙。用了好大劲，刚攀到墙顶，忽听下边一声锣响，有人喊道：“妖人逃了，快拿下！”秋公心中着慌，手脚酥软，一下从墙上掉下来。秋公一惊，从梦中醒过来，原来仍睡在囚床上。想起梦中仙女的言谈笑貌，还历历在目。秋公暗自寻思，这一定是仙女托梦来了，明日想会无事。这样想着，也就不再发愁了。

张委见府尹已把秋公认作妖人，心中欢喜，对家人们说：“今夜叫那秋老头儿在囚床上受罪去吧，那园子该让给我们乐了。”家人、奴仆们说：“那园子前日还是秋老头儿的，我们没能尽兴，今日是衙内的了，一定要好好赏玩一番。”张委说：“好，我们这就去。”

一行人出了城，直奔长乐村。家人们带了酒菜，随着张委来到秋公花园。左右邻舍见是张委，心中虽然不平，可谁敢多说一句？张委进了园门，来到草堂前，一看那牡丹花，不由又吃一惊。原来枝头上一朵花也没有了，和前日打落时一样，满地是乱纷纷的花瓣。家人、奴仆们都连叫奇怪，张委说：“看起来，这老东西果真有妖法。不然，怎么半天间这花又变了？难道也是神仙打落的？”张霸说：“一定是秋老头儿晓得衙内要来赏花，故意弄成这样来吓我们。”张委说：“我不会上他的当。我们就赏落花！”

当下，家人们把毡条铺上，酒菜摆好，张委就和他们畅饮起来。饮到月

色偏西，这些人都有些半醉，突然，呼喇喇刮起了一阵大风。那风过处，把地下这些残花碎瓣刮得都立了起来。眨眼间，这些花瓣又都变成一尺来高的女子。众人大惊，叫道：“怪事，怪事！”说话间，那些女子迎风一晃，都已长大，一个个衣服华丽，美貌无比。张委等人见了，都发起呆来。只听其中一个穿红衣的女子说道：我们姊妹住在这里几十年，深受秋公爱护，不料想却被这些狂徒摧残。如今他们又诬陷秋公，设计要吞占他的花园。现在仇敌就在眼前，姊妹们，我们快一齐来打他们！”众女子齐声说：“阿妹说得对！我们快下手，别让他们逃了！”

说完，这些女郎纷纷举起袖子扑过来。那衣袖都有几尺长，就像鞭子一样，在张委等人身上乱抽。他们只觉得冷风飕飕，疼痛难忍。张委等人齐喊有鬼，吓得四处乱跑，各不相顾。有的被石块打了脚，有的被树枝刮了脸，有的跌倒了爬起，有的爬起了又跌倒。他们乱了好一阵，才收住脚。一清点人数，只不见了张委、张霸二人，别人都在。这些家人喘息了一会儿，又找几个健壮庄客，打起火把，去找张委、张霸。他们寻了几处，只听得大梅树下有人呻吟。举火近前一看，却是张霸被梅树根绊倒，跌破了头，在树下躺着叫唤。两个庄客把他扶起，送回庄上去了。

众人来到草堂前，见那牡丹仍是花枝鲜艳，地下连个花瓣也没有。再看那残杯剩酒，还摆在那里。可是张委却连个影儿也不见。莫不是被大风吹去了？是被女鬼吃掉了？这些人疑疑惑惑，寻不见张委，便准备回庄上睡觉。正要出园，只见门外又有一伙人，提着灯笼进来。来的不是别人，却是虞公、单老，听说园里闹鬼，又不见了张委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便领着村里几个年轻人进园查看。

二老向张家奴仆、庄客问明了情况，知道事情属真，心中惊异，叫他们先不要回去，再细寻一遍。众人打着灯笼、火把，在园中四处照看，还是没有找到张委。大家无法，只得走出园门。正要回去时，只听一个庄客在东边墙角下叫道：“衙内找到了！”众人一齐蜂拥过去。那庄客用手指着说：“那槐枝上挂着的，不是衙内的软翅纱巾吗？”众人说：“既然有了头巾，人也就在这附近。”人们沿着墙往前找，走不几步，只见粪窖中有一人，两脚朝天，倒插在里边。那些家人、奴仆认得张委鞋袜衣服，知道是他，也顾不得脏臭，只得上前打捞起来，人却早已死了。他们把张委尸首在湖边洗净，抬回庄上报丧。虞公、单老和村里人心中暗暗高兴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，平江府府尹病已好了，正想升堂审问秋公，只见公差来禀告：“原告张霸、张委，昨晚都死了。”便把昨夜的事，细说了一遍。府尹听了，心中惊奇，不信有这样怪异的事。不一会儿，又有长乐村百姓联名呈报此事。呈文中把秋公平日如何爱护花木、助人行善，及张委如何设计陷害、受到花仙惩罚等细细写明。府尹看了，这才相信秋公不是妖人，而是有神仙相助。当即叫人把秋公从牢房中带出来，立时释放。又写了一张告示，盖上官印，让秋公带回去在园门张挂，不许闲人损坏他的花木。

秋公拜谢了府尹，出城回到长乐村。虞公、单老和众邻居都出来迎接，一齐把他送进园中。大家又整治酒菜，给秋公压惊。酒宴就设在草堂前，众人一边饮酒，一边赏花。那牡丹花也像在欢迎秋公归来，开放得愈加灿烂、艳丽。

李畿尉旅馆遇侠客

唐朝玄宗时候，京城长安有一个读书人，名叫房德。他三十多岁，长得四方大脸，身材魁梧。房德父母早已去世，没有留下遗产，房德又没有什么本事，家里十分贫穷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全靠妻子贝氏纺织来维持生活。

已经是深秋天气了，房德头上还裹（gu）着一顶破头巾，身上穿着一件旧葛衣。那葛衣破了许多地方，就像蓑衣似的。他看着自己这身破旧穿戴，心想：“天气日渐寒冷，我这模样怎么见人？”房德知道自己老婆手里还有两匹布，想去要来做件衣服，可又不敢张口。他老婆是个厉害婆娘，那嘴头子十分会说，就像刀子一般快，凭你什么事，高来高就，低来低对，死的也说得活起来，活的也说得死了去。她见房德没本事养家，常常埋怨父母，把自己嫁错了人家，误了终身。房德靠老婆养活，说话不响，遇事也就让着她，渐渐有几分怕起老婆来。

事在无奈，房德硬着头皮，来到贝氏面前，把要布做衣服的话说了。贝氏一听，发起火来，指着房德说：“老大一个汉子，没本事吃饭，靠女人养活，如今连衣服也要在老婆身上出，说出来不羞么！”房德被抢白了几句，满面羞愧，可是没办法，只得老着脸，低声下气说：“娘子，家里生活，一向靠你张罗，我心里感激不尽。你先把布借给我，等以后日子好了，再报你的情吧。”

贝氏摇着手说：“你的甜话儿我听了好多年了，信不过！这两匹布，我自己要做件衣服过冬的，你别指望！”

房德没要来布，反倒被老婆奚落一场。他想闹一闹，出口闷气，又知道老婆嘴头厉害，说不过她，只好闷声不响，赌气走出家门，指望找个朋友借些银子。

房德走了半日，也没遇到个熟人。那天气也好像要和他做对，偏偏地刮一阵寒风，哗啦啦下起雨来。房德冷得浑身发抖，只好冒着风雨，到前面一座古寺中躲避。这寺叫云华禅寺。房德跨进山门看时，已有个高大汉子，坐在左廊槛上，自己就在右廊槛上坐下。殿中有一个老和尚在念经。房德听了一会儿经，抬头看看天，那雨渐渐地住了，心想：“这时不走，恐怕一会儿又下大起来。”

他站起身，刚想迈步出寺，忽见墙上画了一只鸟。这鸟儿却画得出奇：翎毛、翅膀、尾巴都有，单单没画鸟头。房德心想：“常听人说，画鸟先画头。这画法怎倒与人不同？做画那人，为什么又没有画完？”他边看边想，觉得这鸟画得也满可爱的，如能给它添上个头，岂不更好！于是就向老和尚借了一支笔，蘸（zhàn）足墨，走到画前，几笔将鸟头添上。自己又打量一番，却也不算难看，不由欢喜地想：“我若学画画儿，也许能成功。”

房德刚画时，坐在左廊槛上的那个汉子就走过来看。等房德画完鸟头，那人又把房德上下仔细打量一番，笑容可掬（j）地说：“秀才，和你说话。”房德说：“你是谁？有何见教？”汉子说：“秀才不用细问，同我去，自有你的好处。”

房德正是贫困的时候，听说有好处，不胜欢喜。他把笔还了老和尚，又把破葛衣整一整，就随那汉子出了古寺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踏着泥泞的道路，出了城门，来到荒郊一座冷清院落。那汉子在一个小角门上连敲了三下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个人开门出来，也是个

高大汉子。他看见房德，现出很高兴的样子，上前打了一声招呼。房德心中暗暗猜疑：“这两个大汉，不知是什么样人？他请我来有什么好处？”他左右看了看，问道：“这里是谁家？”一个汉子说：“秀才到里边便晓得。”

房德走进门里，两个汉子把门关上。房德随他们往院内走去，只见荒草漫漫，楼台倒塌，一片荒凉景象，原来这是个败落的花园。三人来到亭子上，从里面又走出十四五汉子，一个个也都高大魁伟，面目凶恶。他们见了房德，脸上都堆下笑来，齐声说：“秀才请进。”房德心中暗暗惊骇，只得随他们走进亭中。

众人让房德在板凳上坐下，问道：“秀才贵姓？”房德说：“小生姓房，不知各位有什么话说？”起初领房德来的那个汉子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这些弟兄都是江湖上的豪杰，专去那富贵人家取些不义之财。可我们弟兄都是粗人，不会谋划，前日险些弄出事来，因此对天祷告，要找个足智多谋的好汉，让他做大哥，我们都听他的指挥。那云华寺墙上未画完的鸟，便是我们对天祷告时，设下的誓愿，意思是羽翼俱全，单缺个头儿。若有哪位好汉来补上这鸟头，我们便迎请他来做头儿。我在寺内等候了几天，也没遇到。可喜天随人愿，今日房大哥到来，又是这般奇伟相貌，智勇全备，正是真命寨主了！众弟兄今后都听大哥调度，保你终身快活，可不好么？”又对身旁的几个汉子说：“快去宰杀牲口，好祭拜天地。”有三四个大汉，一溜烟跑向后边去了。

房德暗自寻思，这帮人原来是一伙强盗！我一个清白的读书人，如何能干这种事！想到这里，便说：“各位好汉在上，若让我做别的事都可，只有这件事不敢奉命。”众人问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房德说：“我是个读书人，还巴望有个出头日子，怎能干这犯法的勾当？”众人说：“秀才想错了。当今朝廷中奸贼杨国忠掌权，结党营私，贪污受贿。有钱的，便可做大官；没钱的，就是李太白那样的高才，也受他的恶气，不能得中。不是冒犯秀才说，看你这身穿戴，也不像有钱人光景，如何指望做官！不如随了我们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整套穿衣裳，论秤分金银，何况又让你做我们的大哥，这等好事，天底下上哪找去！”

房德听了这些话，只是低头寻思，沉吟不语。先头从寺里领他来的那个大汉又说道：“秀才若十分不愿意，也不敢强逼你，但只是来得去不得。照我们的规矩，如不入伙，就要坏你的性命，这可莫怪！”

大汉说完这话，其余的汉子都嗖地从靴子里拔出刀来。房德吓得魂不附体，后退了十多步，说：“各位好汉莫动手，容再商量商量。”众人说：“干还是不干，一句话，还商量什么！”房德心里想：“在这个荒僻地方，若不依从他们，不是白白送了性命，有谁知道？不如先答应了，哄过一时，等明日脱身出来，再去官府自首吧。”算计定了，就对众汉子说：“多蒙各位好汉相爱，但我平素胆子小，怕做不了这种事。”众人说：“不打紧。头一二次有些害怕，做过几次胆子就大了。”房德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随顺各位了。”

众汉子都很高兴，把刀子依旧插进靴中。先头那位大汉说：“如今已是一家人了，今后都以弟兄相称。快拿衣服来给大哥换上，好祭拜天地。”

一个汉子走进去，不一会儿捧出一套新衣服，一顶新头巾，一双新靴子。房德打扮起来，比原先精神多了。众汉子齐声喝彩说：“凭大哥这表人材，莫说做我们的头儿，就是皇上老子，也做得过。”

房德穿上新衣，自己打量一遍，心里也十分欢喜，再把众人的话细一品

味，也觉有理，想道：“如今朝廷昏暗，奸臣当权，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贤才。像我这样平常学问，家中又没有钱财的穷秀才，如何能够做官？若不能做官，终身贫贱，反不如这些人受用了。今日就随他们胡做一场，倒也落得半辈子快活。”可转念一想，又怕起来：“不可，不可！要是被官府拿住，这性命就没了！”

房德正胡思乱想、疑惑不定时，众人已把香案摆好，又抬出一口猪，一只羊，当做祭品。连同房德，共是十八条大汉，一齐跪下，拈香设誓，歃（shà）血为盟，结拜为异姓兄弟。祭过天地之后，摆上酒宴，众人请房德坐了第一席。平日里，房德吃的都是粗茶淡饭，哪里吃得到酒肉！今日见了这般好饭菜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再加上众人大哥前，大哥后，轮流敬酒，真是越吃越高兴，欢喜得眉开眼笑。起初他还在想干还是不干，这时便死心踏地愿意干了。

众人杯来盏去，直吃到天黑。引房德来的那个大汉说道：“今日大哥初来，我们何不找地方发个财，欢庆一下？”众人齐

声赞成：“说得对！只是到哪一家去好？”房德说：“京城最富的，莫过于延平门的王元宝了。他家又在城外，没有官兵巡逻，前后路径，我都熟悉。我看今晚就到他家去，不知各位意见如何？”众人说：“不瞒大哥说，王元宝这老头儿家，我们也早就留心了，只是没得方便。今日大哥提出来，正合我们弟兄意。”

众汉子吃饱喝足，已到一更天气。他们撤去酒席，取出硫磺、焰硝、火把和各种器械，穿戴收拾停当，就出了园门，直奔延平门而去。约走了六七里地，便到了王元宝家。这王元宝是防守京城的王将军的哥哥，家里极为富有，三天前被小偷偷去了一些东西。王元宝告诉了王将军，王将军一面派差役缉捕，一面又拨了三十名军卒在王元宝家守卫。房德一伙人不知这些细情，当下拿出火种，引着火把，抡起刀斧，呐喊一声，砍开庄门冲了进去。那些防护军卒和家丁从睡梦中惊醒，忙敲响铜锣，各拿棍棒，上前擒拿。庄前庄后邻居听到锣声，也都前来救护。房德一伙人见这情势，心下慌张，便放起火来，夺路逃

走。那些军卒和家丁分一半人救火，一半人追赶。房德一伙人少，寡不敌众，有七八个人被打倒，其余十来个汉子都四处逃跑了。房德也在被打倒的人中，那些军卒、家丁用绳索把他们捆了，等到天明，押送到王将军府中。王将军十分气忿，叫主管刑狱的畿（jī）尉李勉严加审讯。李勉字玄卿，官职虽然不高，却很有才气。他为人忠厚正直，掌管刑讯，从不滥用酷刑。经他审理的案子，没有一件冤案。

这天，李勉升堂，房德等七八个强盗和王家五六个被砍伤的家丁，分两边跪在阶下。李勉用眼打量一下众强盗，见房德人材出众，仪表不凡，心想：“这样一条汉子，怎么做了盗贼？”心中就有了一个怜惜的念头。他先讯问了王家的家丁，了解了被劫细情，然后又一一审问被擒（qín）众盗。当问至房德时，房德跪在案前，含泪说道：“小人自幼读书，并不是强盗。只因家境贫穷，衣食艰难，昨日出去想找亲戚借些银子。谁知被雨阻在云华寺中，这些人用计把我骗去，逼迫入伙，小人实在是不得已，请大人宽恕！”于是，把画鸟及入伙的前后事，细说一遍。李勉见他读书人，又说得情词恳切，就有意释放他。可是一伙强盗，单放他一人，这也没有道理，上司也容易追究。李勉略一思忖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便假意把房德呵叱一顿，吩咐把众强

盗上了枷锁，监在狱中，等拿到逃跑的同伙，一并处理。对那些受伤的家丁，夸赞了几句，发落他们回去养伤。

李勉退堂，回到后衙，叫人把管牢房的王太叫来。这王太过去由于误伤了一位大官的公子，被诬陷成死罪，亏得李勉审理，把他减轻罪责，留在衙门里服役。王太感激李勉的恩德，做事十分尽力，李勉就让他做了押狱长。当下王太来到后衙，李勉吩咐说：“刚才审问的犯人中，有个房德，是个读书人，不得已做了强盗。我有心开脱他，但又不好在众人面前，当堂明放。托在你身上，找个方便，放他逃了吧！”说完，又拿出三两银子递给王太，让他交给房德，当做盘费，好去远处躲避。

王太接过银子，说：“相公吩咐，怎敢不听？但恐怕房德逃出后，连累众狱卒，如何是好？”李勉说：“你放走他后，就带妻子躲到我家里。我向上司申报，把罪过都推到你名下，众狱卒自然没事。你在我身边，做个亲随，不是比当狱卒好多了？”王太说：“能在相公身边，自是万分好了。”

王太出了后衙，来到牢房，对一个狱卒说：“这些新到囚犯，都没挨过杖刑，别把他们押在一起，免得弄出事来。”狱卒听了，就把这些犯人四散分开。王太单单带着房德一个人，来到僻静处，将李勉的好意，细说了一遍，又把三两银子交给了他。房德千恩万谢说：“请代小人致谢畿尉相公，小人这辈子若不能补报，来世做牛做马，也要酬谢大恩。”王太说：“相公一片热心救你，哪指望报答！但愿你此后，忠厚做人，改行从善，莫辜负了相公救你的一片苦心。”房德不住点头称是。随后，王太把他安排在一个单人牢房里。

等到晚上，众犯人都上了囚床，王太乘着人静，悄悄来到房德囚室，打开他身上的枷锁，又把自己的旧衣帽给他换上，然后轻轻开了狱门，放他出去。房德向王太拜了一拜，急匆匆走了。他没敢回家，连夜出了城门，向安禄山驻守的范阳奔去，心想：“如今安禄山很受皇上宠爱，正收罗豪杰，只有投奔他了。”果然，房德到了范阳，拜见安禄山后，安禄山很高兴地把他收留下来。不久，房德又派人悄悄把妻子接到范阳。

王太当晚放走房德后，随即也出了狱门。回到家中，收拾好东西，领着妻子连夜躲到李勉府中。

第二天，众狱卒察看牢房，发现不见了房德，一个个吓得变了脸色，叫苦不迭地说：“这该死的囚徒，他逃跑了，却害我们吃官司！”一个年纪稍老些的狱卒说：“你们监管好别的犯人，我去报知王狱长，叫他赶快禀报畿尉相公，好派人追捕。”这个狱卒一口气跑到王太家，只见房门紧紧关着。他敲了半晌，里边也没人答应。一个邻居走过来说：“王狱长每日都起得早，怎么今日还不起来，难道睡死不成？”

狱卒又敲了一会儿门，仍没有应声，他和那位邻居都感到很奇怪。两人用力把门撞开，原来里边是用一根木头反撑着的。屋中除了几件笨重家具外，贵重东西都没有了，人也一个不见。那狱卒一下明白了：“他为什么连夜全家走了？房德莫不是他放走的？不管是不是，都推到他身上罢了！”打好主意，依旧把门带上，也不回狱，径直向畿尉衙门奔去。他见了李勉，把王太放走房德，并连夜逃跑的事说了一遍。李勉假做吃惊地说：“向来只说王太小心，不想却这么大胆，竟敢放走重犯！我想他也不会逃远，你们快去四处缉访，抓到了自有重赏。”

狱卒走后，李勉写了公文上报。上司责怪李勉失职，将他罢官为民。李

勉收拾好行装，把王太藏在家眷中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。

李勉是个清官，家里并不富裕。过了两年后，家境越发困难。他听说老朋友颜果卿新任常山太守，就决定前去投奔。李勉带着王太和两个仆人，在行到柏乡县时，只见一行人手持白棒，排成仪仗队，开道而来。他们见了李勉，喝道：“县令相公来，还不下马！”李勉跳下马，躲到路边回避。王太远远望去，见那县令骑着白马，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再仔细认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二年前放走的房德，便对李勉说：“相公不要回避了，这县令是房德。”

李勉一听，心中欢喜，说：“我说房德不是那种低下之人，将来会有出息，果然如此。但不知怎地就做了官？”正要迎上前去，忽又想道：“我若这时去见他，恐怕他会以为我晓得他做了官，特意来求告他——还是不见吧。”当即吩咐王太不要做声，转过头去，不让房德看见。

房德骑在马上，渐渐走近。他向路旁两人的背影一看，认出是李勉和王太，又惊又喜，连忙跳下马，向前作揖说：“恩相见了房德，怎不呼唤一声，反掉过头去？险些儿错过。”李勉还礼说：“怕妨碍您的公事，所以没敢打扰。”房德说：“说哪里话！难得和恩相见面，请到县中多住几日。”

李勉见房德诚心实意，再加上自己一路上又很劳累，也就答应了暂到县里休息一下。二人上马，并辔（pèi）而行，王太等人跟在后面。不大工夫，到了县衙，房德把李勉让进后院书房，吩咐随从不必跟进，只留一个心腹差役陈颜在门口伺候，又安排人去准备宴席。房德平日在县里同僚中，一直冒称是宰相房玄龄后代，以炫耀家世。人们不知他的底细，都信以为真，对他十分敬重。今日李勉一行突然到来，相见之间，房德怕提起过去做过盗贼那段情由，被人知道了，无法做官，所以才不让那些随从进来。他特地从自己府衙中叫来两个家人，一个叫路信，一个叫支成，来服侍李勉。

这个后院有三间正房，两间厢房。庭院内种植许多花草，环境整洁幽雅。李勉一走进书房，房德就忙拿过一把椅子，放在屋中央，请李勉坐下，然后自己跪倒便拜。李勉急忙扶住说：“快请起！为何行如此大礼？”房德说：“我是一个犯了死罪的人，幸亏恩相救助，又赠送盘缠，我才能逃到此处，有了今

日。恩相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怎能不受一拜！”

李勉是个心地忠厚的人，见他说得有理，就受了三拜。房德拜完起来，又向王太行礼致谢。随后，引着王太和李勉的二个仆人到厢房休息。房德向他三人叮嘱说：“如有人询问时，诸位千万不要提起过去的事。”王太说：“相公放心，小人明白。”

房德又回身来到书房，扯把椅子，打横陪着李勉，说：“相公救命之恩，我日夜思念，总没机会酬报。没想到今日得见恩相，您一定要多住些日子。”李勉说：“这点小事，不必挂在心上。”家人献上茶，房德又说：“请问恩相，升到哪里任职，路过此地？”李勉说：“我放走了你以后，上司怪罪下来，把我罢了官。在乡下闲暇无事，想出来走走，舒散一下心怀。常山颜太守是我多年的朋友，这次去看他，路过此地，不想和先生相遇。如今您又得了官职，真是万分高兴。”房德说：“原来恩相是因我的缘故，被连累罢官，而我却侥幸（Jì o）幸得了官职，心中真是惶愧！”李勉说：“古人为了义气，性命都可以舍弃不顾，我这小小的官职，算得了什么！但不知先生逃出之后，如何能到此县做官？”房德说：“我先逃到范阳，由朋友引见，被安节度使

收留。半年以后，任命为这柏乡县县尉。最近县令病逝，安节度使又晋升我为县令。只是我德薄才浅，不能胜任，还望恩相多加指教。”

李勉早听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，如今见房德和他关系密切，怕将来也沦为逆党，所以就乘着他此时请教，用话点拨道：“做官也没什么难处，只要上不负朝廷，下不害百姓，不受名利诱惑改变自己的气节，就可以了。先生如能抱定这个主意，别说这个县令，就是宰相也做得的。”房德说：“恩相的话，我一定铭记在心，终身不忘。”

二人正说话间，路信来禀告：“宴席已准备好，请相公入席。”房德起身，请李勉来到后堂。屋中摆着上下两席，房德叫人把下席移到左边。李勉见他要旁坐，说道：“先生要是这样，我心中反倒不安，请先生不要过谦。”叫人依旧摆成对席。侍从摆上了酒杯筷子，庭下奏起了音乐。这宴席十分丰盛，山珍海味，无所不有。王太和两个仆人，房德已安排人在另一边款待。

房德陪着李勉，一直畅饮到天黑。二人越谈越亲热，到一更左右，这才互相拉着手，一同回到书房。房德吩咐路信，取过一副专门招待上司的铺盖，自己亲自动手铺好，又给提来便器。李勉扯住他说：“这是仆从做的事，哪敢劳动先生亲自动手！”房德说：“我受相公大恩，就是生生世世服侍您，也不能报答万一，今日只是稍稍尽些心意罢了。”李勉见房德说得诚恳，以为他是很重信义的人，对他就愈加敬重。房德叫家人在李勉床铺旁边，另放一张床，自己在旁相陪。两人灯下对坐，彼此倾心吐胆，各叙生平志愿，真是情投意合，只恨相见太晚。一直谈到四更天气，两人方才睡下。

第二天，县里的同僚听说房县令来了贵客，都来拜访。相见之间，房德只是介绍说，李勉是他过去的朋友，对自己有很大帮助。那些同僚为了讨好房德，纷纷置办酒席款待。

自从李勉到后，房德整日陪着饮酒谈论，县里的事情都扔下不管。他侍奉李勉那种恭谨的态度，就是亲儿子也不过如此。李勉见他过于殷勤，公事都荒废了，心里反觉过意不去，住了十来天，就要告辞。房德百般不肯放，说道：“恩相来到小县，正好相聚，哪能这么快就离开！一定要多住几个月，然后我亲自送到常山。”李勉说：“和先生知心相处，我也不忍分别，但你是一县之主，却因我住在这里，耽误了许多政务，如果上司知道了，一定要怪罪你。况且我已决心要走了，先生不必再挽留了。”房德料道留他不住，只好说：“恩相一心要走，我也不好苦留。只是从此一别，再见面就难了。明日我准备些薄酒，和恩相再畅饮一天，后天早晨走吧。”李勉说：“先生如此盛情，只得再留一天了。”房德留住了李勉，带着路信回自己府衙去了，他想抽空给李勉准备些礼物。

房德老婆贝氏，见丈夫一连十来天没回家，以为房德瞒着自己做了什么事，心中非常恼恨。这天见房德回来了，原想发作一番，可又一寻思，还是先探探口气再说，便满脸堆下笑，问道：“外边有什么事，这好久没回来？”房德说：“告诉你，大恩人来了！我和他路中相遇，差点儿当面错过。幸亏我眼快瞧见，留他到县里来，一起相聚了几日。后天他要去，我特地回来与你商量，收拾些礼物送他。”

贝氏疑惑地问道：“哪里什么大恩人？”房德说：“哎呀，你如何忘了？他就是二年前救我性命的畿尉李相公。只因放走了我，他却被连累罢了官。如今他是去常山拜访颜太守的，那狱卒王太也随他同来。”贝氏说：“原来是这人。你打算送他多少东西？”房德说：“这位大恩人，如同再生父母，

须得重重酬谢。”贝氏说：“送他十匹绢行吗？”

房德听了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你是不是说笑话？莫说这么一个大恩人，就是送他家仆人也少！”贝氏说：“胡说！你做了县官，家里仆人到哪里一次得十匹绢去？一个被罢了官的穷汉，如何仆人便要许多？老娘再多加十匹，你快打发他走！”房德焦急地说：“你怎么说出这样没情义的话来？他救了我性命，又赠送盘缠，又丢了官职，这二十匹绢能拿出手吗？”

贝氏听了这话，心中不高兴，故意说道：“给他一百匹怎样？”房德说：“一百匹只够送王太的。”贝氏惊得瞪大了眼睛：“什么？”

贝氏本来是个很吝啬（lìn sè）的人，只为李勉是丈夫的救命恩人，才舍得拿出二十匹绢来，这已是够心疼的了。此时听房德说一百匹只够送王太的，不由发起急来，说道：“王太送一百匹，那个畿尉相公就得送五百匹？”房德说：“五百匹也不够。”贝氏大怒说：“送他一千匹怎样？”房德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贝氏向房德劈面啐（cuì）了一口说：“想是你发疯了？做了几天官，交了多少东西给我？像你这样大方，恐怕连老娘身子卖了，还凑不上一半哩！”

房德见老婆火了，便低声下气地说：“你有话好好商量，怎么说恼就恼！”贝氏嚷道：“有什么商量的！你若有一千匹绢，就拿去送他，别和我说！”房德说：“家里没有，只得从库里拿。”贝氏冷笑一声说：“你好大的胆儿！那库藏是朝廷财产，你敢私自动用？若是上司来查核，看你怎么说！”房德一听，心中烦恼，说：“你的话虽说有理，可是恩人去的又急，一时无法筹措那么多绢，这如何是好？”

贝氏见房德一心要送厚礼，就像从身上割肉一样疼，连肠子也急成千百段，想了想说：“我看你吗，白做了个男子汉！这点儿事都没有决断，如何做得大官？我这倒有个好办法……”房德忙问：“你有什么法儿？”贝氏说：“自古有句话：‘大恩不报。’我看不如今夜找个机会，结果了他性命，倒也干净。”

房德一听这话，气得耳根通红，喝道：“你这个泼妇！当初只为向你要匹布做件衣服，你不给，我走投无路，才被那些人骗去入伙做了强盗，险些儿送了性命。若不是这位恩人，宁肯丢了自己官职，把我救出来，哪里还有今天？你不劝我做些好事，反叫我伤害恩人，就不怕上天不容？”

贝氏见房德真动了怒，立即陪笑说道：“我是好话，你何必发怒？我若说得有理，你便听；没理时，你就当我没说，怎样？”房德说：“你就说吧，有什么道理？”贝氏说：“你不是说以前没把布给你，至今还记恨我吗？你想想，我从十七岁嫁了你，日常吃用，哪一件不靠我张罗？难道这两匹布，真个舍不得？我听说古时有个苏秦，没发迹时，全家故意冷落他，激励他做到挂六国相印。我指望学这故事，也把你激发，谁知你时运不济，却遇见了强盗。你又没苏秦那般志气，就随他们胡做，弄出事来。这是你自己做的孽，和我有什么相干？你想想，那李勉当时真是为义气上放你吗？”

房德疑惑地问道：“难道是假意不成？”贝氏笑着说：“你呀，白有许多聪明，这些事便看不透。那些做刑法官儿的，有几个不是贪赃枉法的？就是最好的亲戚朋友犯到手里，还不肯轻饶呢，何况他和你素不相识，怎肯舍了自己的官职，冒险把你放走？无非他听说你是个强盗头儿，以为一定窝藏有许多赃物，指望你逃出去后，暗地里取出赃物去孝顺他。他可拿出些买上嘱下，保住自己的官儿不丢，又可私吞不少。不然，为什么一伙之中，独独

只放你一个？他哪里知道你是个初犯的穷鬼，竟一溜烟跑了，他的官儿也丢了。这不，他打听到你在这里做县令，就特地赶来了。”

房德摇头说：“不是这回事。他当初放我，确实是一番好意，没有别的念头。这次他是去常山，和我在路上偶然遇见的。他还怕误我公事，把头掉转过去，不肯相见，可见不是特意来找我的。不要错疑了人！”贝氏摇头说：“他说去常山，那是假话，你为何就当真？不说别的，单他带着王太同行，便可知他的来意了。”房德问道：“带王太同行便怎么？”贝氏说：“你也太不开窍。那李勉和颜太守是朋友，或者去相访是真了。这王太是个狱卒，难道也和颜太守是朋友而去相访？若说把头掉转过去，那是冷眼瞅着你，看你是不是去迎他。这正是李勉奸诈处，哪是什么好意？如果他真要去常山，怎么肯在这儿住十多天？”房德说：“他哪里肯住，是我再三苦留的。”贝氏说：“这也是他奸诈处，看你待他的心意诚也不诚。”

房德本是没主意的人，被老婆这些话一怂恿（s ōng y ōng），也就渐生疑惑，半晌不说话。贝氏见房德已经入了道儿，又接着说：“不管怎的，这恩是报不得的。”房德问：“如何报不得？”贝氏说：“你想，若报得薄了，他一时翻起脸来，把过去的事说出来，你的官儿丢了不说，只怕当做越狱强盗拿去，连性命也没了。若报得厚了，他吃到甜头儿，就会常来索取。你若有一次不满足他，照旧把过去的事揭起，不是还得吃官司？古语说，先下手为强。你若不听我的话，到时出了事儿，后悔也晚了。”

房德听到这里，暗暗点头，觉得老婆的话有道理。可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原是我说起要报他的恩，他一字也没提起，恐怕他没那意思。”贝氏说：“他还没见到你的礼物，所以还没开口，到时候自然会嫌多嫌少的。再说，他这番来，就是没别的事情，你的县令也保不住了。”房德问：“为何保不住？”贝氏说：“李勉到县里来，你对他又百般亲热，衙门里的人自然要看重他。可又不知他的来历，必定要问他的随从。你想，那两个随从肯替你遮掩？少不得把实情说出来。衙门里的人，一个个口嘴好不厉害，他们若知道本县令是强盗出身，定然当作新闻，互相传说。同僚们虽不敢当面笑你，背后那些议论也受不起，你还能在大堂上坐得住？这个还算小事。那李勉既然与颜太守是朋友，他到了那里能不说？听说颜太守这老头儿对属下最严，你又正归他管辖。他若是知道了，还能饶你不成？现在如急急下手，杀李勉灭口，也就不怕颜太守知晓了。”

起初，房德原怕李勉的随从走漏消息，所以才暗地叮嘱王太。如今听贝氏这一说，心中不由害起怕来，把那报恩的念头，早撇向东洋大海，连连说道：“还是你看得透，不然，险些害了自己。但他来这里，全衙门的人都晓得了，明日突然不见了人，岂不遭人疑惑？再说，尸首也不好处理。”贝氏说：“这个不难。一会儿你到书房，只留一二个心腹家人伺候，把其余的人都打发走，然后将李勉和他的三个随从灌醉。到夜静更深时，再派人将他们刺死，随后放把火烧了书房。明日寻出些残尸剩骨，假哭一番，用厚礼安葬。那时人们只认为是失火烧死的，谁还怀疑？”房德欢喜地说：“多亏你想出这样的妙计！”说着，就要起身去书房。贝氏怕房德此时去见了李勉，两人坐下长谈，说得高兴，再改变主意，所以又说道：“天色还早，等过一会儿再去吧。”房德对老婆已言听计从，听了这话，真就停下不去了。

俗话说，隔墙有耳。贝氏和房德在屋里商量杀害李勉的话，已有人听去。原来家人路信在外间屋等候呼唤，最初听他们夫妻俩为送绢多少互相争执，

后来又听了贝氏要害人的那些话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原来我主人曾做过强盗，亏这位畿尉相公救了性命，如今反要恩将仇报，真是没有良心！他对大恩人还如此，我们这些奴仆、家人若得罪了他，性命就更不保了。像这样残忍薄情的人，我何必去服侍他！不如救了李畿尉四人，随后我也逃了吧。”打好主意，便取些银两，藏在身边，悄悄离开屋子，直奔书房。

路信来到李勉住的院子，只见支成坐在厢房的门槛上，手里拿把扇子，正在打瞌睡。路信也不去惊醒他，直进正房。屋内王太和两个仆人都不在，只李勉一个人坐在桌前看书。路信走到他身旁，低声说：“相公，你祸事到了，快些逃走吧！”

李勉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什么祸事？”路信把刚才听到的，低低说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相公仗义救人，却无辜受害，小人于心不忍，特前来报信。此时不走，一会儿就晚了！”李勉听了这话，惊得身子如同掉进冰窟里，不住地打寒战，向着路信跪倒便拜：“若不是你仗义相救，我就死在此地了。大恩大德，一定厚报。我李勉决不学那忘恩负义的人！”

路信慌忙答拜，说：“相公不要高声，快些走吧！走漏了消息，你我都活不成了。”李勉说：“我走后，必然连累你，这如何是好？”路信说：“小人无妻无家，等相公走后，我也远逃他乡。相公不用挂心。”李勉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何不随我同往常山？”路信说：“相公如肯收留，小人情愿在身边相随。”

李勉朝厢房喊王太，一连喊了十来声，也没人答应，不由着急地说：“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路信说：“等小人去找找看。”李勉说：“我们几人的马匹都养在马房中，怎么办？”路信说：“也等小人设法牵出来。”

路信出了书房，一看支成已不在门槛上打盹了，再走进厢房中去看，也不见他的影子。原来支成上厕所去了，路信却以为自己和李勉说的话被他听见，报告房德去了，不由心中慌张，急回来对李勉说：“相公，不好了！刚才的话，想被支成听见，去报主人了。快走吧，等不及王管家了！”

李勉惊得半句话也说不出，顾不得拿行李，空着手和路信踉踉跄跄地出了后院。衙门里的人见了李勉，坐着的都恭敬地站了起来。两人出了县衙，见外边有三匹马系在桩上。路信知道这是给县令、县尉随时外出准备的，便心生一计，对马夫说：“李相公要去西门拜客，快带马来！”那马夫知道李勉是县令的贵客，又是县令的家人吩咐，哪敢不听，连忙牵过两匹马来。李勉和路信刚刚上马，王太手提一双麻鞋，跑到马前，问道：“相公到哪里去？”路信说：“相公要去西门拜客，你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王太说：“因麻鞋坏了，才上街去买了一双。相公拜哪个客？”路信说：“你跟来吧，不用问了。”又叫马夫把余下那匹马也牵过来，给王太乘坐。

三人离了县门，李勉加上一鞭，那马放开四蹄，飞奔起来。王太见主人这般慌促，又不知去拜什么客，心中疑疑惑惑，也加鞭紧随。走不到半里，只见两个仆人也各手提一双麻鞋迎面走过来。他们望见李勉，忙闪在路边，问道：“相公往哪里去？”李勉说：“你两人快跟来吧，不要问了！”说话间，三匹马已跑过去了。两个仆人忙掉转身子，在后面拚力追赶。

李勉等人跑到县城西门，只见有二人骑马从一条街巷中横冲出来。路信抬眼一看，原来是陈颜和另一个县吏。他们见了李勉，忙跳下马问候。路信见景生情，急叫道：“李相公的两位管家还缺坐骑，不如借这二位的暂用。”李勉会意，在马上答道：“这样最好！”路信向陈颜说：“李相公要去拜客，

暂借二位的马给管家骑用，一会儿回来便还。”陈颜二人一心想奉承李勉喜欢，指望他在县令面前多说几句好话，哪有不愿意的？听了路信的话，连声答应说：“相公要用，只管骑去。”说话间，两个仆人已喘吁吁的赶上来。陈颜二人将马鞭、缰绳送上来，两个仆人上了马，随着李勉出了城门。李勉在前边加了一鞭，五匹马循着大道，向常山飞奔而去。

再说支成从厕所回来，烹好茶，捧进书房，却不见了李勉。他以为是到院中花树间散步去了，便到外面寻找一遍，可也没见李勉的影儿。支成心想：“李相公一定是在这书房中坐久了，嫌闷得慌，到街里闲游去了。”可他又等了一个来时辰，也不见李勉回来，他正想再出屋去外边看看，只见主人房德走了进来。

原来房德被老婆留住，又过了好久才到书房这边来。他见了支成，问道：“见到路信了吗？”支成说：“没看见，想是随李相公出外闲走去了。”房德心中疑虑，正想打发支成去寻找，只见陈颜从外边走进来。房德问道：“看见李相公没有。”陈颜说：“方才出西门去了。路信说，李相公要去拜客，连小人的马也借去，给他的家人乘坐。他们一行五人，把马打得飞跑，不知有什么要紧事。”

房德听了，料是路信走漏了消息，心中又急又怕。他也不再问，忙转身奔回自己家中，把这事告诉了老婆。贝氏也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这祸事来得更快了！”房德见老婆也着了急，慌得手足无措，埋怨说：“本来没见他有什么恶意，都是你说长道短，如今倒弄出事来了。”贝氏说：“不要慌！俗话说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事情到这地步，说不得了。想他也去不远，快叫几个心腹人，扮成强盗模样，连夜追赶，把那五个人一齐砍了，岂不干净！”

房德当即把陈颜叫来，和他商量。陈颜说：“这事做不得。一来小人们只会服侍相公，那杀人的勾当，从未干过；二来万一有人救应，被他们捉住，反送了性命。小人倒有一个计策，不用劳师动众，叫他们一个逃不掉。”房德欢喜地问：“你快说，有什么妙计？”陈颜说：“小人隔壁，一月前有一位奇人，搬来居住。他不说姓名，也不做什么事情，只是每日出去吃得大醉才回来。小人见他来历蹊跷（qī qiāo），行踪诡秘，有心去察访他的动静。一天，有一个年轻汉子，穿着青布锦袍，骑马来拜访他，跟随的有五六个人。他留那客人住了三天，每日都是饮得大醉。小人私下向那随从打听他们宾主姓名，都不肯说，只有一个年纪稍长些的悄声对小人说：‘那人是个剑侠，能飞剑取人头，又会飞行术，百里之内，转眼间便到。他又是极讲义气的人，因在长安市上替人报仇，白昼杀人，才潜藏到这里。’如今有这样的奇人，相公何不带些礼物前去，只说被李勉陷害，求他报仇？他若应允，这事一定成功。”房德说：“这计策虽说好，可怕他不肯答应。”陈颜说：“相公是一县之主，屈身求他，他怎好推托？还怕连礼物也不肯收哩！”

贝氏在屏风后听了，走出来说：“这是条好计，快去求那位侠客吧！”房德说：“带多少礼物送他？”陈颜说：“他是位义士，重情不重物，三百两银子足够了。”

傍黑时候，房德换了便服，带着陈颜、支成，也不骑马，悄悄来到陈颜家里。这是一条偏僻的小巷，总共住不上四五户人家。陈颜请房德在屋里坐下，点上灯，从墙缝中向隔壁一看，那人还没回来。陈颜走出门口观望，又等了一会儿，只见那人喝得烂醉，东倒西歪的，撞入屋里去了。

陈颜回屋告诉房德，房德起身就要过去。陈颜叮嘱说：“相公见他时要下拜，说话更要耐心些，这事才能办成。”房德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三人出屋，走到隔壁门首，陈颜向门上轻轻敲了两下。那人开门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陈颜低声下气地说：“本县县主，特来拜访义士。”那人带醉说道：“俺这里没有什么义士。”说着便要关门。陈颜忙说：“请别关门，还有句话说。”那人说：“俺要去睡觉，谁耐烦听！有话明日说吧！”房德说：“只打扰一会儿，就可告别。”那人说：“到里边来吧！”

三人进到屋内，那人把灯点上。房德倒身下拜说：“不知义士来到小县，有失迎接。今日有幸相见，深感高兴。”那人用手扶住说：“你是一县之主，怎能行如此大礼，这不失了体面？再说俺也不是什么义士，你不要认错了。”房德说：“下官特来拜访义士，怎会认错！”回头叫陈颜、支成把礼物献上，恭敬他说：“这点儿薄礼，献给义士买杯酒喝吧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俺不过是个流浪汉子，四海为家，无一技一能，怎敢称做义士！这些礼物我也用不下，快请收回去！”房德又躬身说：“礼物虽说轻微，却是出自下官的一点诚意，请义士千万收下。”那人说：“先生突然屈身来访，又赐赠厚礼，有什么事情吗？”房德说：“请义士收了，才好相告。”那人说：“俺虽贫贱，却从不收无名之物，先生若不说明白，我决不能收。”

房德一下又跪拜在地，假哭着说：“义士，我有大冤啊！仇人就在眼前，可我自己能力低下，无力报仇雪恨。今知义士是位仗义救人的好汉，所以才大着胆子来求拜您，请您可怜我含冤负屈，施展您的高强本领，刺杀那个奸贼，下官生死不忘义士的大恩大德。”

那人听了，摇摇头说：“我说先生认错人了——俺都无力养活自己，哪还能替别人申冤报仇！再说杀人的勾当，可不是小事。刚才这话如被人听见了，连俺都被连累，先生快些请回。”说完，起身就要往屋外走。房德上前，一把扯住，说：“听说义士一向乐于助人，济困扶危，除暴安良。如今下官身受大冤，义士要不可怜，我的大仇就永不能报了！”说完，又假意大哭起来。

那人又认真看了房德一眼，以为他说的都是真情，便回转身来，坐下问道：“先生真有大冤吗？”房德说：“若没有大冤，下官也不敢来求义士。”那人说：“如真是这样，先生请坐下，把冤屈细情，仇人姓名，他现在什么地方，都一一告诉俺。”

房德就在那人对面坐下，把早已编好的假情由讲出来。他先说李勉为了诈取钱财，把自己诬为强盗捉起来，百般毒刑拷打，押进狱中，后来幸亏李勉被罢官，新到的畿尉为官清正，审清案情，自己才得以释放，来到此地做了县令。然后又说李勉并不死心，带着狱卒王太，又来此地要挟敲诈，因没有如愿，就勾结家人路信，要刺杀自己，不想他们的计谋败露，就一起逃跑了，要去常山峻使颜太守，来整治自己……

房德把编造的一番假话讲完了，那人大怒说：“原来先生有如此大冤！俺不能忍心不管。先生请回县中，今夜俺就往常山路上寻找此贼，给你报仇。半夜时分，一定把仇人之头，送到府上。”房德说：“多谢义士相助，今夜我就在家中相候。事成之后，下官一定重谢。”那人听了这话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俺一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哪个希图你的重谢！这礼物你也带回，俺不要！”说完，身子一纵，出门而去，霎时不见踪影。房德和陈颜、支成见了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心知果然遇上了身怀绝技的大侠。房德不敢违拗那人的话，

只好叫支成拿起带来的银子，一路回县衙去了。

李勉带着几人出了城门，一口气跑了三十余里。这时天渐渐黑了下來，一轮明月升到空中。他怕后边有人追赶，也不找旅店，就着月光，继续赶路。约莫到二更时分，来到一个小镇，这里已是井陘（xíng）县地方，出了柏乡县了。几个人又饿又渴，马也有些跑不动了。路信说：“我们已走出百来里地，他们也难追上了。就在这里找个旅店住下，明早再行，怎样？”李勉点头同意。

这时夜已深，家家户户关了门。几个人走到街尾，才见有一家旅店半开着门，店小二正在屋里收拾东西。他们下了马，走进店门，给牲口卸了鞍辔（pèi），系在槽边喂上草料。路信喊道：“主人家，找一间洁净屋子，给我们安歇。”店主人答道：“不瞒客官说，我这店里，没有一间不洁净的。今夜也只剩下一间空房了。”他叫店小二提着灯，把李勉五人领进房中。

一路上，王太和两个仆人只顾跟着赶路，心里虽然存着疑惑，但也来不及细问。直到此时，李勉在一条板凳上坐下了，王太才忍不住问道：“请问相公，房县令百般挽留，相公也答应后天早晨走，为何今夜像逃难一般，连行李也不带，匆匆赶到此地？路管家怎么也随我们同来？”李勉叹口气说：“你哪里知道，若不是路管家，我们几人早已葬身火海了。今日能够逃离虎口，就算万幸，哪还能顾得什么行李、辛苦！”王太听了这话，越发惊疑，请李勉说明缘故。

李勉正要叙说，店主人走了进来。原来他见五人骑着马，深夜来投宿，又不带行李、家眷，怀疑是坏人，所以特意进来盘问。他向李勉问道：“请问客官是做什么生意的？从哪里来，这时候才到？”李勉一肚子气恨，正没处说，见店主人问，就答道：“说来话长。主人家愿听，请坐下，等我细说。”接着，就从房德做强盗被捕讲起，将自己如何爱才把他释放、被罢官归家、出来访友，路遇房德，到房德听信老婆谗言、设计杀害、路信相救等前后经过，细说了一遍。王太听后，气得骂道：“真是负心贼！世上竟有这样的恶人！”店主人也很气忿。路信说道：“主人家，相公一路劳累，你快些安排酒饭，吃了好睡觉。”店主人答应一声，走了出去。

这时，忽地从床下钻出一个大汉，手持匕首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李勉主仆吓得说不出话来，愣在那里。那大汉说：“李相公不必慌张。俺是个义士，平生专抱不平，要杀那些恶人。刚才房德找俺，诬说相公谋财贪赃，要害他性命，求俺来行刺。哪知这恶贼竟是个狼心狗肺、忘恩负义的人！要不是相公刚才的那番话，被俺听见，险些误杀了好人。”李勉连忙跪下，拜谢说：“多谢义士活命之恩。”那人扶起说：“莫谢！莫谢！请相公稍候，俺去去便来。”说完奔出屋子，纵身上房，像飞鸟一样，顷刻间就没影了。李勉、王太等又惊又怕，不知一会儿来是什么意思。他们不敢睡下，连要来的酒菜也吃不下去了。

房德的老婆贝氏，见丈夫回来，大事办成，礼物又原封不动，喜得满脸都是笑，连忙准备酒菜，摆在桌上，专等那位侠客提人头到来。陈颜、支成，也留在堂下伺候。

三更时候，房德正等得心急，忽听门响，一人大步跨入屋中。房德抬头一看，正是那位义士，浑身黑衣黑裤，打扮得如同天神一般。房德又惊又喜，忙起身相迎。那人也不谦让，气忿忿地走到桌前坐下。房德、贝氏上前拜谢，正想询问，那人嗖地掣出匕首，指着房德骂道：“你这个恶贼！李畿尉是你

救命大恩人，你不报答，反听老婆的话，要去害他！他既然逃去，你就该悔过，却又编造假话，哄俺去行刺。若不是他说出真情，俺几乎上你的当，成为不义之人。今日，俺就要除掉你这恶贼！”房德还未来得及开口求饶，头已落地。

贝氏在旁边见了，吓得慌成一团，浑身发抖。她平时能说会讲，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义士骂道：“你这个狗妇！不劝丈夫为善，反唆使他谋害恩人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怎样长的！”腾地跳起身子，将贝氏一脚踢翻，用左脚踏住头发，右膝压住她的双腿。贝氏动弹不得，口中叫道：“义士饶命，今后再不敢了！”那义士骂道：“你这恶妇，俺肯饶你，你却不肯饶人！吃我一刀！”提起匕首，向胸膛上刺去，随后向下一划，把心挖了出来。那义士将贝氏的头也割下，连同房德的头，一同装入革囊，藏好匕首，一跃身子，奔出房门去了。原先在堂下伺候的陈颜、支成，在那义士刺杀房德时，早已溜走了。李勉在旅店中等到五更时候，忽听一声响，见一人从窗中飞入。众人惊慌中用眼一看，正是那位义士。他放下手中革囊，从中取出两颗人头，说道：“恶贼、狗妇，都已被俺杀死。”李勉倒身下拜说：“义士仗义除恶，救了我们主仆几人性命，感谢不尽。请留下姓名，日后也好报答。”那义士笑道：“俺自来没有姓名，也不要人酬报。夜间相公不是见俺从床下出来吗，以后如能见面，你就叫俺‘床下义士’好了。”说完，从怀中取出一包药，用小指甲挑出一些，弹在房德和贝氏的头上，然后向李勉一拱手，纵身飞出窗子，无影无踪。

李勉见地上扔着两颗人头，心里慌张，不知怎么办好。哪知，不大工夫，那人头渐渐缩小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化成一汪清水，李勉这才放心。

几人坐到天明，取些银子给了店家，就骑马上路了。又走了两天，便到了常山。颜太守见老朋友李勉来了，喜笑颜开，赶忙叫人收拾房间，安排酒宴，热情款待。谈话间，李勉把路遇房德、险些被害、义士仗义除恶等事说了，颜太守听了，也非常惊异，叫李勉安下心来，多住些日子。

那天夜间，陈颜、支成逃出后，直到天亮时，才敢领着几个家人，进屋察看。二人见房德、贝氏的尸体横在血泊里，脑袋却不见了，赶忙去见县尉禀报。县尉带人验看了现场，又向陈颜、支成询问细情，二人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、请人行刺、却被刺客所杀等情由说了一遍。县尉当即叫陈颜带领差役，去捉拿刺客。可陈颜领人来到他的间壁时，推门一看，却是一间空房，哪还有个人影儿！

互敬爱义子胜亲生

明朝时，有一位老汉，姓刘名德，家住在河西务镇上。这镇子在运河旁边，离北京有二百来里地，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。

刘德和老伴都六十多岁了，没有子女，只是老两口独自生活。他们虽不算富裕，但也并不贫困。家里有几十亩田地，几间草房，门前还开一个小酒店。

刘德平素对人热情和善，谁家有什么大小事情，他都愿意帮忙。凡到他酒店吃酒的，偶然身边银钱不够，少给他些，他也不十分计较。这样，镇上的人对他没有不敬重的，都称他为刘公。

一天，北风呼号，大雪纷飞，天气格外寒冷。刘公烫了一壶酒，和老伴两个一边烤火，一边饮酒。两人吃了一会儿，身上渐渐暖和，起身走到门外看那纷扬的大雪。刘公“咦”了一声，对老伴说：“你看，这么大的雪，还有人出门。”刘妈往远处一看，只见一个人背着包裹，同个少年迎风冒雪而来。那人走着走着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一交，跌在雪里，半晌爬不起来。那少年忙上前去搀扶，由于雪深地滑，好容易才搀扶起来。

等他们走近了，刘公才看出，那人原是六十来岁的一个老头儿，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破旧。那少年脚穿一双棉鞋，长得十分清秀。老头儿抖抖身上的雪，对少年说：“儿呀，风雪越来越大，爹走不动了。这里有个酒店，进去买壶酒驱驱寒，等身子暖和了再走。”爷儿两个走进店中，放下身上包裹，在一张桌旁坐下。

刘公烫了一壶酒，切一盘牛肉，连同两碟小菜，两副杯筷，一同摆在桌上。那少年捧起壶，先斟上一杯热酒，双手递给父亲，然后又给自己斟了一杯。刘公见他年纪不大，却很懂事，便向老头儿问道：“这孩子是你儿子吗？”老头儿说：“正是。”刘公说：“叫什么名儿？今年几岁了？”老头儿说：“他乳名叫申儿，十二岁了。”刘公又问道：“客官贵姓？这么大的风雪还出门，是往哪里去？”老头儿说：“我叫方勇，是戍守京师的一个老兵。原籍在山东济宁，如今是回老家讨要补贴费的，不想老天下起雪来。”方勇说完，问起刘公的姓名，刘公告诉了他，然后又问道：“济宁离这里还很远，怎么不找匹马骑，却受这般辛苦？”方勇说：“我是个穷兵，哪里雇得起牲口骑，只得慢慢地走吧。”

刘公见他父子俩只把小菜下酒，那盘牛肉一口不动，问道：“长官是吃斋吗？”方勇说：“我们当兵的人，吃什么斋！”刘公说：“既不吃斋，怎么不吃些牛肉？”方勇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身边没多少盘缠，吃些小菜，还恐不能到家，哪里还敢吃肉！”

刘公听了，心里一酸，可怜起这父子俩来，说道：“这么大的雪，肚内没些酒肉，如何挡得风寒？你只管用，我这里不算帐就是了。”方勇说：“店主不要取笑，哪有吃了东西，不算帐的道理！”刘公说：“不瞒长官说，我这店和别家不同。若过往客官，在我这吃酒，偶尔缺了银子，我就不和他要了。长官既然没有盘缠，今日就算我请你吧。”方勇见刘公说得真诚，便说：“多谢店主好意，等我从老家返回来时，一定奉还。”刘公说：“出门在外，谁都有为难的时候。一顿酒饭能值多少钱，怎还说起奉还的话！”随后，又盛了两碗饭来，放到桌上，说：“吃饱了，赶路才有力气。”方勇十分感动，

说：“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父子二人吃完酒饭，刘公又叫老伴给他们斟上两杯热茶。方勇从腰间取出些碎银来，要算还饭钱。刘公连忙拦住说：“刚才说过，是我请你的，哪还能收你银子？那样时，倒像我取巧儿卖给你肉了。请你收好，到前边做盘缠用吧。”方勇只好收起银子，背上包裹，向刘公夫妻道了谢，告别起身。

方勇和申儿走出门外，只见那雪下得越发大了，天地白茫茫一片，对面看不见人。申儿被迎面寒风一吹，站不稳脚，倒退了几步，回头叫道：“爹，这么大的雪，怎么走啊？”方勇说，“没办法，先往前走吧，等找个旅店再住下。”申儿顶不住风雪，眼中流下泪来。

刘公见了，心中不忍，说道：“长官，这大风雪天，何必急着要走！我家还有空房子，你们父子就在我家住下，等天晴了再走也不晚。”方勇说：“多谢店主好心相留，只是多有打搅，心里不安。”刘公说：“说哪里话！谁是顶着房子走的？快些进来，外边风大天冷。”

方勇和申儿重又进门，刘公把他们领到一间客房里。方勇打开包裹，取出被子，铺到床上。刘公出去关好店门，回来向这边叫道：“方长官，我这里有火盆。天气寒冷，过来烤烤火吧！”方勇听了，和申儿走出屋子，来到火盆边，和刘公夫妻一起烤火。

这时，主客间更加熟识了，一边烤火，一边聊起家常。方勇问道：“店主，你家怎么只有老夫妻两位？儿女在外另住吗？”刘公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老夫妻俩都六十四岁了，这一辈子也没有儿女。”方勇说：“怎不收养一个，等你们晚年时，也好有人服侍。”刘公说：“起初我也有这个心思，可后来见有些人家收养了孩子，不但不能替你分忧解愁，反倒多生不少闲气，不如没有倒心里清静。就是想要一个，也难找到个中意的。若是能有像你家申儿这样的，可是好了，只是哪里能够得到？”

说了一会儿话，天渐渐黑下来。方勇讨了灯火，向刘公夫妻道声安好，就和儿子回到客房安歇。躺到床上，方勇说：“孩子，多亏今日遇到这样好人，要不冻也冻死了。明日不管晴天雪天，咱们早些走吧。再打搅人家，我心里不安。”申儿说：“爹说得对！”

哪知方勇年老体弱，受了风寒，到下半夜，浑身就发起烧来。他干渴难受，不住地气喘，想喝杯水。可在这深夜里，又是借住在人家，上哪儿弄水去？好容易等到天明，申儿起来打开房门看时，刘公夫妻还没有起床。他不敢惊动，又把房门掩上，守在爹爹床前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公在外边咳嗽，申儿忙开门出屋。刘公已起来了，见了他，说道：“申儿，怎起得这么早？”申儿说：“我爹昨夜突然发起烧来，口中不住气喘，要讨口水喝，我起来想给他弄杯水。”刘公说：“哎呀，想是他昨日冻着了。这凉水怎能喝得？等我烧些开水给他。”申儿说：“怎好又劳累公公？”

刘公叫刘妈烧了一壶开水，然后亲自送到方勇屋里。申儿把爹爹扶起，方勇喝了两碗热水，对刘公说：“难为你老人家了，我怎么报答呀！”刘公说：“别这么说，你先安心养病。盖上被子，发出些汗来就好了。”申儿又扶爹倒在床上。刘公把被子给他盖好，又见这被子太薄，说道：“可知你着了寒！被子这么薄，如何不冻着？”刘妈在门外听了，忙去取了一床厚棉被送过来，对刘公说：“你给他盖好了，多发些汗。”刘公接过被子，给方勇盖停当了，才走出屋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公洗漱完了，又走进来，问道：“出汗没有？”申儿说：“我才摸过，一些儿汗也没有。”刘公说：“看来你爹病得不轻，得请个医生来，给他吃些表汗的药才好。不出汗，风寒就泄不出去。”申儿为难地说：“公公，身边无钱，如何请得起医生？”刘公说：“你不用费心，由我安排。”申儿当即跪下，磕头说：“多谢公公大恩。”刘公把他扶起来说：“快不要这样。你们在我这儿住，我就是你们的亲人了，怎能看着你爹有病不管！你留下好好服侍你爹，我去请医生。”

外边已经雪住天晴，路上的积雪被车压马践，泥泞难行。刘公在街上走了几步，又返身回来。申儿以为他不去了，两行泪珠从腮上滚下来。他正想上前去问，只见刘公从后屋牵出毛驴骑上，出门走了，申儿这时才放下心来。

不到一个时辰，刘公把医生请来了。那医生也骑一条驴儿，仆人背着药箱随在后边。医生进屋后，先吃了一杯茶，然后到客房给方勇诊脉。这时方勇已昏迷过去，不省人事了。诊完脉，医生说道：“病人得的是双感伤寒。这是不治之症，吃药也没有用了。”申儿听了，急得哭起来，拜在地上说：“请先生可怜可怜我父子俩吧，若救得我爹性命，一辈子也忘不了先生的大恩！”医生把他扶起来，说：“不是我不想救你爹性命，是他的病已经不能治了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！”刘公说：“先生，他父子是外地人，无亲无故的，你就给他开付药吧。若是他命不该绝，也许吃下药就好了。万一不好，也不能怪怨你。”医生说：“既是你老人家这么说了，就先用一付药看。病人吃后如能发汗，便可救治，你们快来告诉我，我再给他开药；如一些汗不出，性命就难保了，你们也不必再来找我。”

医生说完，从仆人手中接过药箱，打开撮了几味药，递给刘公说：“用生姜做引子，快熬了给他吃，就看他能不能发汗了。”刘公接过药，又拿出一百文钱递给医生说：“这点儿钱，就当药费吧。”医生百般不肯收，告辞走了。

刘公亲自把药煎好，拿到房中，给方勇吃了，又把两床被子严严实实地给他盖上。申儿在爹爹旁边守候着，只等他发汗。刘公忙乱了一个上午，早饭没顾上吃，连生意也耽误了。直到中午，才做了饭。刘妈去叫申儿吃饭，申儿见父亲病重，心中着急，不肯吃。刘妈再三劝解，申儿才过来吃了半碗，然后又回屋去照看父亲。捱到傍晚，方勇仍是一些汗未发，这时连刘公也慌张起来。他骑上驴，又去请医生，医生问了病情，说无法救治，不肯来了。

方勇昏昏沉沉地挺了七天，终于去世了。申儿万分悲痛，哭得昏倒在地。刘公夫妇流着眼泪，把申儿扶起来，劝道：“你爹死了，你再哭他也不能复生，你要将息自己的身子。”

申儿双膝跪下，哭着说：“儿不幸啊！前年母亲在京师去世，至今未能埋葬。本想和父亲回原籍，求取些银两安葬，却不想被大雪阻在这里。幸好遇见公公，赐给酒饭，又留住在家里。哪知父亲又突然发病，公公像对待亲人一样，请医买药，日夜照看。儿只想等父亲病好之后，将来报公公大恩，父亲却把我扔下走了。儿在这里举目无亲，棺木、寿衣也无钱置办，只好向公公借几尺地方，把父亲遗体埋了。儿情愿终身为奴，服侍公公，不知公公肯不肯答应？”

刘公把申儿扶起来说：“你不必发愁。你父亲的丧事，都由我来安排。”申儿又拜了二拜说：“儿只想有个地方把父亲埋了，怎敢又让公公破费银两！公公的恩德，儿如何才能补报？”刘公说：“你无亲无故，年纪又小，我便

帮你办了，哪里要你的报答！”

当下刘公取了银子，买来寿衣、棺木，又雇了两个土工，在自家屋后空地上挖了个墓坑，将方勇埋葬了，又用青石立了一块墓碑。刘公夫妇陪着申儿，在墓前焚化纸钱，祭奠了一番。

过了几天，刘公对申儿说：“我本想打发你回家乡去，投奔亲友，可又担心你年纪小，不认得路途。我看你就暂住在我家吧，等以后有熟识的亲眷路过这里时，再把你带回去，不知你的心意怎样？”

申儿跪下，哭着说：“公公的大恩大德，儿还未报，怎敢说离开！公公膝下没有子女，儿虽然愚笨无才，只要公公不嫌弃，把儿收做奴仆，儿愿意早早晚晚服侍您，稍尽一点儿孝心，这就是儿的心愿。”刘公刘妈听了，十分欢喜，说：“你若真有这个心意，便是老天有眼，给我送来了儿子。怎么能让你充当奴仆呢？今后就以父子相称。”

申儿转哭为笑，立即拿来两把椅子，请刘公刘妈在上面坐了，自己拜了八拜，叫了一声：“爹、妈！”刘公、刘妈乐得合不拢嘴。从此，申儿改姓为刘，刘公又不忍心他丢了原来的姓，就把原姓改做名，称他为刘方。从此，刘方日夜辛勤，料理家务，尽心尽意地服侍刘公夫妇，非常孝顺。刘公、刘妈也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一样看待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刘方在刘公家不觉已过了两个年头，长到十四岁了。这年深秋，一连下了半个月的大雨，那运河里的水，暴涨了好几丈高。水深流急，往来的船只，被冲坏了许多。一天午后，刘方正在店中收拾，听得外边人声喧叫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忙出来观看。他见堤岸上聚了好多人，都望着河中，也走上前去看。原来是上流头一只大客船，被风打坏，顺流漂下来。船上的人，大多已被卷进漩窝去了，剩下的有的抱着桅杆，有的攀着船舷，呼号哀叫，高喊“救命！”岸上的人虽想去救，可是一看那滚滚巨浪，哪个还敢下水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船上人一个个落水。

这时，刮起一阵大风，把那只船吹近岸边。岸上人齐声喊道：“这下好了！”他们用二十多把挠钩，搭住破船，把余下的十几个人救到岸上，分头送往各客店去。其中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本来身子虚弱，又被挠钩扎伤了几处，到岸上后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倒在地上，怀中还紧紧抱着一只竹箱。刘方在旁见了，想到自己往年冬天的事，不觉流下泪来，寻思道：“这人的苦，正和我一样。我当时若没有刘公相救，早不知死到何处了。这人如今日没人救，也性命难保。”想到这里，急忙转身回家，把见到的讲给了刘公夫妇，说自己想把那少年扶回家来调养。刘公说：“别人有难，正该相救，这是积善积德的好事。”刘妈也说：“你怎么没把他一起带来？”刘方说：“没禀过爹妈，儿怎敢擅自作主？”刘公说：“说哪里话？我和你同去。”

父子二人来到运河岸边，只见众人正围着那少年观看。刘公挤到近前，弯下身子叫道：“小官人，我扶你到我家去，好吗？”那少年睁眼看了一看，点点头儿。刘公和刘方上前搀扶，可是一个年老，一个年少，都没多少力气。人群中走出一个壮实后生说：“老人家闪开，让我来。”他向前一抱，就把那少年轻轻扶了起来。后生在右，刘公在左，一人架着少年一只胳膊，搀扶着往前走。少年虽然说不出话，可心下明白，用嘴努着竹箱，刘方说：“这箱子我给你拿了。”他提起竹箱，扛在肩上，在前开路。

刘公一行人走后，众人议论纷纷。有的说：“还是刘公义气，要不是他，恐怕这个少年就没命了。只可惜他没有个儿子！”有的说：“他虽没有亲儿，

可收养的这个刘方，却十分孝顺，看上去比亲儿子还亲呢！”也有的说：“那竹箱里装的一定是金银珠宝，刘公未必不是看中了竹箱，才救那少年哩！”

众人议论的那些话，刘公早已走远，一句也没听到。他同壮实后生把少年扶到家后，向那后生道了谢，后生告辞走了。刘妈取来了一套干净衣服，给少年换上，又把他原来穿的湿衣服洗了，晾上。刘公给少年喂了些米粥，让他躺在床上静养。晚上，就让刘方和他睡在一起，照看他。第二天一早，刘公进屋来探视，那少年已好多了，连忙挣扎起来，要下床道谢。刘公忙扶住说：“不要动，调养身子要紧。”那少年便伏在枕上致谢说：“多谢公公救命之恩！请问公公尊姓？”刘公说：“我姓刘。”少年说：“原来公公和我是同姓。”刘公问：“小官人哪里人氏？”少年答道：“我叫刘奇，山东章丘人。因随父母去京赶考，不幸遇上瘟病，几天之内，父母先后去世。我无力扶灵柩回乡，只得将父母遗体火化，这竹箱内就是父母的骸骨。”刘公说：“小官人不必着急，你在我这儿将息几日，等身子养好了再说。”刘奇听了，对刘公愈发感激。

过了两天，刘奇已能下床行走了。他长得潇洒俊雅，对人很有礼貌。刘公夫妇很喜欢他，每日都用好酒好菜待他。刘奇见了，心上更觉不安，想要告辞回乡，可身上的钩伤溃烂成疮，行走不便，再加上一文钱盘缠也没有，没办法，只得在刘公家暂时住下。

刘方和刘奇年岁相仿，两人情投意和，再加上处境相似，就更加友爱，像亲兄弟一般。一天，刘奇对刘方说：“贤弟这样聪明，怎不读些书呢？”刘方说：“小弟也早有这个心意，只是没人教导。”刘奇说：“不瞒贤弟说，我从小读书，经史百家，无所不通。贤弟如愿意学，我来教你好了。”刘方听了，非常高兴，忙去告诉了刘公。刘公说这是好事，当即去买来了许多书。从此，刘奇认真指教，刘方努力诵读。两人白天在店里照管，夜里挑灯读书。刘公夫妇见了，心里越发欢喜。

刘奇在刘公家住了半年，身上的钩疮早已痊愈了。一天，他对刘公说：“公公救了我一命，又打扰您半年，这大恩大德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如今身体早已康复，想暂辞公公，回老家把父母安葬了，等三年服孝期满，再来报答您老人家。”刘公说：“回去安葬父母，这是你的孝心，我怎好阻挡，只不知你何时起程？”刘奇说：“今日禀过公公，明早就走。”刘公说：“也好。我给你找条船去。”刘奇说：“水上风浪险恶，我又没有盘缠，还是从陆路走吧。”刘公说：“走陆路雇牲口骑，比坐船要多花几倍钱，还十分劳累。”刘奇说：“我不雇脚力，只是步行。”刘公说：“你身子软弱，不骑马怎能走得远路？”刘奇说：“俗话说得好，有钱用钱，无钱用力。像我这样的穷人，还怕什么劳苦！”刘公想了想说：“这也好办。”便叫刘妈准备几样酒菜，给刘奇饯（jiàn）行。

饮酒中间，刘公说道：“小官人这次远行，我老汉实在不忍分别，只不知今后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！”说着，流下了眼泪。刘妈和刘方也都流了泪。刘奇流泪劝道：“我这次回去，也是不得已。等孝期一满，就来服伺二位老人家。”刘公说：“我老夫妻俩，都是快到七十岁的人了。等你服孝三年后，我们在不在就难说了。只要你不忘了我们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刘奇说：“公公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刘妈起来做好饭，让刘奇吃了。刘公取出一个包裹，放在桌上，又叫刘方到后边牵出那条小驴来，对刘奇说道：“这驴我也很少用，

你就骑去吧，省得路上再雇牲口。这包裹内是一床被子，几件粗布衣裳，你带上，以防路上风寒。”随后，又从袖中摸出一包银子，递给刘奇说：“这三两银子，你将就着用，也可到得家了。”刘奇哭拜在地上，说：“公公这番厚恩，我今生今世报不了，来世也要补报。”刘公把他扶起来说：“不要说这话了，早些赶路吧。”

刘奇打点好包裹、竹箱，放在驴背上，告别起身。刘公夫妇送出门外，到望不见刘奇的影子了，才返回屋去。刘方又送出十多里地，才流泪分手。

刘奇无日无夜地赶回章丘故乡，大吃一惊。原来去年深秋那场暴风雨，河水泛滥，家乡村镇全被淹没，人畜房舍，都被洪水冲走。刘奇用眼四处一望，几十里内，空荡荡的，一户人家也没有。他无处投奔，心想：“不如还回到刘公处，把父母遗骸就埋在那里，也好长久侍奉刘公、刘妈二位老人家。”打好主意，又骑上小驴，打原路赶了回来。

到了刘公门口，刘奇跳下驴子，见刘方正在店中，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，就向他叫道：“兄弟！”刘方抬头见是刘奇，喜出望外，忙把书撇下，上前接住驴子，牵入后院拴好，又返回身来说：“爹妈天天都在想你，你回来得正好！”

两人说着话儿，一齐来见刘公夫妇。刘公、刘妈见了刘奇，真是又惊又喜。刘奇上前倒身下拜，刘公还了礼，把他扶起来，问道：“你回来这么快，父母安葬的事都办好了吗？”刘奇先把家乡被淹情况细说一遍，随后说道：“因家乡已不能安身，所以又把父母的骸骨带回。我想向公公求一块空地，将父母安葬在此处，并拜公公为父，今后和刘方兄弟一起，侍奉二老，不知公公肯不肯答应？”

刘公一听，乐得合不拢嘴，说道：“只要小官人愿意就好，这是我老汉求之不得的哩！”当下，刘奇请刘公、刘妈坐好，自己跪下拜了八拜，叫了声：“爹！妈！”刘公夫妇答应着，把他扶起。第二天，刘公雇人挖了墓坑，把刘奇父母的骸骨也葬在屋后空地上。从此，刘奇、刘方兄弟二人，协力同心，勤苦经营，家业渐渐兴旺起来。他们对刘公、刘妈也非常孝敬，全镇的人没有不夸奖的。

一家人和睦相处，又过了三四年光景，刘公、刘妈先后去世了。刘奇、刘方悲痛万分，二人商量着，要把三家父母合葬在一处。刘方先到京城，把母亲的灵柩迎来，然后，他们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，举行了葬礼。刘公夫妇葬在中间，刘奇将自己的父母葬在左边，刘方将父母葬在右边。三座坟像连珠似的，紧挨在一起。镇上的人一来敬重刘公夫妇的为人，二来喜欢刘奇、刘方的品德，差不多都来参加了葬礼。

